

作者：禾真

---

出版日期：1998-3

突如其来的家变，断送了穆瑶的舞蹈生涯，  
在她人生最低潮之际，连汉彦闯进了她的生命。  
他震慑于她天使般的曼妙舞姿，  
而他呵护备至的温柔也瓦解了她冰冻的心灵。  
然而，已有婚约的他，是无权再爱上别人的，  
他只希望这个断翼天使能够再次翩然起舞。  
这是一场摆荡在责任与欲望边缘的危险恋情……

---

楔子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第10节

---

楔子

---

“太棒了，人生实在太美妙了！”穆瑶怀里捧着刚领取到的奖座，兴奋地奔跑在路上。她此刻的心情有如飞上云端般美妙。

今天是学校所举办的一年一度舞蹈大赛，没有学级限制，全凭个人本事。若能夺得冠军，势必能引起董事会的关切，极有机会进入LIAN舞团，那可是所有舞者最大的梦想。

而穆瑶才进入学校不到一年的时间，便以新人之姿和学长前辈们角逐比赛。她像一颗闪亮的新星，光芒盖住了所有的参赛者，赢得最后的优胜。

她飞奔回家，希望与最疼爱她的父母共享这个荣耀。沉浸在极度欢欣中的穆瑶，脸上漾满幸福的笑容。

“爸，妈——”人还未进门，穆瑶就大声嚷着。

她进了大门，冲过前院，急急忙忙地甩下脚上的鞋，蹬着兴奋的步伐——

“我得到冠军了！”她立于玄关，高举奖座，咧着嘴大笑。

但是她的动作及笑容却在听见警察公式化的声音时顿时僵住……

“穆先生，你涉嫌这一年来不当超贷巨额款给建设公司……”

当警察将手铐拷上父亲的手腕时，咔嚓的一声，正与她手中的奖座摔落在地上的碎裂声相呼应。

她的双眸瞪大如铜铃，眼看父亲被警察带走，耳际传来母亲哭天喊地的凄恻哀嚎。

这一切全叫她措手不及，她只能愣愣地看着一切发生，无力阻止；而摔破在地板上的奖座，已成了一尊断腿的舞者……

第01节

-----

四点到，穆瑶走进员工室，脱下超市的围裙，从柜子里拿出背包，往肩上一揽，步出员工室。

她顺手拿了提篮，选了一些蔬菜鱼肉，和一些日用品……挑完东西便走到柜台处。

新来的工读生故意暧昧地对她说：“要好吃点的料理给男朋友吃喔！”

岂料迎面而来的是一双冷漠的眸子。

“一共多少？”穆瑶脸上毫无表情。

“一共是二百三十元。”贴了冷板凳的工读生，只好红着脸，困窘地答道。

穆瑶从口袋中掏出钱来，放在柜台上。

“找你二十元，谢谢。”

“再见。”穆瑶收下零钱，抓起提袋，依旧是冷冷的声音及眼神。

跟穆瑶同期进来的同事拍拍那个菜鸟的肩膀。“别在意，她对谁都是那个模样，并不是针对你，跟她相处久了，就习惯了。”

回家路上，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淋得穆瑶浑身都湿透了，她只好冲进一幢大厦的玄关处躲雨。

她拭着脸上的雨珠，望着这场大雨，咕哝着说：“还不快停。”

等待雨停是无聊时刻，她漫不经心地瞄了四周一眼，却瞄见身旁玻璃门上的海报——是一张舞团巡回公演的宣传海报，上面的女舞者摆着一个很美的舞姿。

起初，她佯装不在意地撇开视线，但最后还是克制不住地被吸引了。她凝视着海报上的女舞者，身体不自觉地也跟着摆起海报上的姿势，提起手臂，拉直身躯，弯起膝盖……眼中的泪已然滑落，她却毫无所觉。此刻，她沉浸在自己小小的美丽世界里。

突然，从大厦里走出了两个人，他们的说话声惊醒了穆瑶，将她自冥想中拉回这个现实世界。

此时雨早已停歇。

她慌乱着心，拔腿就跑，一辆宾士车急速地从她面前驶过，浅起地面上的水，喷得她满身狼狈。

对方停了车，只见司机下车朝她走来。

“小姐，很抱歉溅了你一身水，我们董事长吩咐要贴你衣服的钱。”

穆瑶没有理会那位司机，冷眼朝那辆车望去，后座的车窗已经摇下来。

那个人果然一副派头十足的大老板样子，浑然天成的气势，深邃慑人的眸子，俨然一方之尊。一番比较，让此刻一身泥水的更显得穷酸，黯淡无光。

虽有感于二人身份的悬殊，但她仍毫无畏惧地冷眼望进他别有深意的黑眸。

司机见穆瑶不语，将手上的几张千元钞票，递到她眼前。穆瑶看了司机手上的纸钞一眼，再望向车子里的男人唇上泛起一抹冷笑，然后，绕过那司机，踩着地面上潮湿的小水洼，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身上这件地摊货根本不值几千元，并不是耍骨气，不过是讨厌对方那股强势的感觉，好像料准了她这个穷酸女孩会因为他的赔偿而高兴不已……这点尊严她还有。

连汉彦——LI AN舞团及舞蹈学校的负责人。他本身虽然不是一个舞者，但是他对舞蹈却有很高的鉴赏力，而且对于挖掘舞者更具慧眼。

LI AN是享誉国际的知名舞团，不仅在国外设有舞蹈分校，更有附属舞团的分部。因为舞团遍及世界各地，所以LI AN的规模及国际性是其他舞团所及不上的。

刚才在车内，连汉彦看见穆瑶随着海报而摆的舞姿，着实叫他眼睛为之一亮。

她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女孩，没有炫丽的舞衣妆扮，但她所散发的独特气质和魅力，完成掩盖过海报上那位LI AN舞团首席舞者的光芒。

“她是个天生的舞者。”连汉彦给了穆瑶这样的评价。

“妈妈，你今天去看医生了没？”

穆瑶翻开电话留言本，上头记了一家加油站需要一名兼差的临时工，正好让她打打零工，贴补家用。她立刻拨了电话去回复对方，表示愿意接下工作。

直到挂上电话，她才发现妈妈一直没有回答她，她慌张地冲进房间，只见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

“妈妈——”穆瑶惨白着一张脸，忧惧惶恐地走向母亲，伸出手探一探母亲的鼻息——

“喔——”她松了一口气，还好妈妈只是睡着了。

她窝在床边将脸贴在床沿上，像个小小的守护神守着她唯一的亲人，她唯一的依靠。

“小瑶，你回来了。”

“吵醒你了？”穆瑶抬起头来望着母亲。

“肚子饿了吧？妈去给你煮晚餐。”母亲说完，便起身往厨房走去。

穆瑶跟在母亲的后头问道：“妈妈，你今天去看医生了没？”

“看了、看了。”妈妈捏捏穆瑶的脸颊。“你呀！像个小管家婆似的，老盯着妈妈看医生。”

穆瑶腻在妈妈的怀里。她这个撒娇的模样跟她在外面的冷漠形象大相径庭。

自从父亲被警察抓走，然后又又在牢里自杀，这一连串的打击，让穆瑶彻底从天堂摔下地狱。

后来母亲罹患了胃癌，这更让穆瑶对亲人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她很担心哪天会再失去唯一的亲人，所以，她尽全力地守护住唯一的亲人。她已没有多余的心思花在外面的人际关系上，旁人对她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星期六晚上，加油站的生意很好，等着加油的车辆大排长龙。

再过半个小时，穆瑶就要下班了。

一辆车加满油，又上上前一辆。

穆瑶瞥了来车一眼，是辆很拉风的跑车。

“加满吗？”她重复着同样的问话。

“没错。”

穆瑶只顾专心加满车子的油，并没有发觉到车子的主人一直盯着她看。

直到她加满油，拿发票给对方，她才看了那人一眼。“一共五百元。”

“又碰面了。”

没想到对方竟给了她这一句话，穆瑶眉心微蹙，有些疑惑，自己并不认识开得起这拉风跑车的人。

她竟然认不得他了，虽然那次只是短暂的相视，但是——她却忘了他。连汉彦第一次有种被人忽略的感觉。

“那个雨天溅了你一身水。”他提醒着她。他一直想再见到她，没想到在这儿让他给遇上了，真是幸运。

经他一提，穆瑶才忆起，那天他是坐在一部宾士车里，身着体面的装束，显得高高在上，一派大老板的姿态。今天他自己开了一辆跑车，身上套的是轻便的休闲装，有的只是名流绅士的感觉。所以，她才会认不出他来。

“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见到你，肯赏个光一起喝杯茶吗？”

“没必要。”穆瑶很直接地拒绝他。她直觉认为眼前这个有钱阔少只是闲来无聊，想钓钓马子，玩玩游戏。她没那个闲工夫陪他。

“别急着拒绝，何不听听我邀你的理由呢？”

“不管什么理由，我都没兴趣。”

“跳舞呢？站在舞台上。”他那对阉暗幽深的黑瞳将她的视线给吸引住。

站在舞台上跳舞——那是多么遥远的美梦……

“喂，搞什么啊！”排队加油的顾客不耐烦地叫嚣出声。

穆瑶这才乍然醒来，表情恢复成原来的冷淡。“没兴趣。现在请你离开，后面的人等着呢！”

连汉彦递给她一张名片。“这是我的名片。”

LIAN！穆瑶吃惊地瞪著名片——他竟然就是鼎鼎大名的连汉彦，LIAN的负责人。以前在学

校时，LIAN的负责人就十分出名，同学间总爱流传着连汉彦的种种故事或小道消息。

今日一见本人，穆瑶总算明白，为什么他会那么受女同学的爱慕。英俊、多金，更重要的他还是享誉全球LIAN的大老板。

“那天我看见你摆着与海报上舞者同样的姿势，非常吸引人。”

他并不是那种要钓马子的无聊阔少，他是连汉彦。她强压下心中的震荡，脸上挂起强装的淡漠。“请你快点离开，别影响我的工作。”

即使她再怎么佯装出一副冷漠的态度，她仍是个稚嫩的女孩，情绪的伪装是骗不了世故练达的人，在连汉彦的面前，她完全泄了底。

连汉彦二话不说地上了车，穆瑶以为他要离开，没想到，他竟然将车子开到一旁去，摆明就是在等她。

穆瑶还是继续她的工作，实际上，她的心绪已被他扰乱得失了神。

不只是她，连在场的一些女同事们也都失了神，他们全被他炫眼的外表给吸引了。开着进口跑车，身着名牌服饰，这样多金又有魅力的男人，简直就是梦中情人的最佳代表。连汉彦倚靠地跑车的门板上，安静不语地盯着穆瑶瞧。他只消安静沉稳的眼神，就足以迷倒在场的所有女人。此刻，大家莫不希望自己就是被盯住的那个女人。

交班完毕，穆瑶进去里面换下制服，正好跟几个与她同一时间下班的女同事遇上。

大家都好奇地询问她。“穆瑶，外面那个帅哥是谁啊？”

“不知道。”她面无表情地回答她们。

“喂，问一下而已嘛，干嘛什么呀，以为钓上有钱公子，就很了不起了吗？”

“是你自己以为很了不起吧！”穆瑶瞥了对方一眼，便推门步出室外。

视线正巧与连汉彦投射而来的目光接触，他手上正拿着大哥大跟人讲话。

“……嗯，今晚的约会就取消了。”说完，他合上大哥大。

连汉彦赶紧上车，追上她。

他将车子开在她身边，缓慢地行走，他摇下车窗对着她喊：“喂，我是特意在等你。”

穆瑶还是继续往前走，不搭理他。

“谈谈好吗？”

“没必要。”她没有缓下脚步。

“我想请你加入我们LIAN舞团。”

加入LIAN！这曾是她的梦想，可是——

她终于停下脚步，看着车里的连汉彦。“对不起，我拒绝。”

她将刚才给她的名片还给他。“我想这名片我是用不上了，还你。”话说完，便转身离去。

连汉彦对着她的背影喊：“我不会放弃的！”

她虽是背对着他，但是他那句“我不会放弃的！”深深地嵌进她的心中。原以为自己早已被遗弃在人间的一颗玻璃珠，怎会有幸得到鼎鼎大名LIAN舞团负责人青睐？这就像梦一样不真实。

她回头看他，而她的眼神像是在说——永远不会有那一天。

她彻底地激起连汉彦的兴趣。每个人都恨不得能得到的机会，而她却推开。“终有一天我会得到你的。”凡是他连汉彦看中的人，他会不计一切代价地将对方纳入LIAN。

LIAN的邀请对穆瑶而言是极具诱惑的，能再重拾所爱的舞蹈，是她不敢再奢望的梦。自家变以来，父亲自杀，母亲生病，她不得不辍学舍其最爱的舞蹈，一肩负起家计。但深藏在她心底的梦，仍不时地侵扰她，提醒她对舞蹈的想望与热爱。

LIAN是每个舞者梦想中的舞蹈天堂，她也曾是那样的期盼能成为LIAN的舞者。但今天她却亲手推掉这个机会。

现在的她已经失去所有的自信，冷漠不过是她用来伪装自己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她不敢再有梦想，她只想守着妈妈，这是唯一仅剩的，至于舞蹈早在家变时，便放弃了。能跟妈妈多相处一些时间，是她此刻最想做的事，没有比这更值得怕，穆瑶安慰自己。

下班前，穆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所以她一下班便赶紧赶到医院。

“穆小姐，关于你妈妈的病情，上一次我们又帮她做了检查——”

看见医生脸上严肃的表情，穆瑶不禁紧张起来。“结果如何？”

“发现癌细胞有蔓延及恶化的迹象。”

“恶化？我妈妈一直有按时服药，怎么会恶化呢？医生。”这个消息对穆瑶来说，是个莫大的打击。

“穆小姐，我很抱歉，但这是个事实，以一个医生的立场，我所能给你的建议是，让你的母亲住院接受治疗，机会会更大一些。”

“机会更大一些？还有多少机会呢？你能告诉我吗？”她哀愁满面地望着医生说道。

“如果控制得宜，也许还有几年的时间——”

“最差的情况呢？”她要清楚所有的可能。

“半年不到。”

半年不到！穆瑶忍不住地红了眼。“那开刀呢？可以开刀治疗吗？”

“穆小姐，你应该知道的，一年前，你母亲发现得到胃癌时，开刀就已经没用了。你最好还是尽快送你妈妈来住院，在医院里有完善的设备及专业的人可以照顾她，这样对你妈妈比较好。”

“我知道了。”

穆瑶精神恍惚地步出医院。

她漫步在街道上，心中盘旋的全是医生的话，妈妈的情况已经不乐观了，如果不送母亲住院，也许她连半年也活不过了……

不，我不要妈妈死。穆瑶终于忍不住地蹲在人行道上痛哭失声。

这世界上，她只剩妈妈一个亲人而已，若失去了，她就真的孤单一人。

她是这样用尽心心地守着妈妈，难道老天仍要那么残忍地带走妈妈？

穆瑶站在家门外深呼吸好几次，调整好情绪，确定脸上没有遗留的忧容，她才展开笑颜，开门进去。

“妈，我回来了。”

她脸上的笑容却因屋内有着另一人而僵住——他怎么会来？

连汉彦唇边泛着一抹别有深意的笑意。没想到她的笑容会这样的甜美，很可惜，她却吝于给任何人这样甜美的笑容。

“小瑶，你快过来。”妈妈向她招手着。

穆瑶始终盯着连汉彦，她在母亲身旁坐下，正好面对着他。

“小瑶，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位先生就是LI AN舞团的负责人连先生，他说他很欣赏你的舞蹈才华，愿意栽培你。”

“是吗？”她脸上虽然挂着笑意，但是声音却没有一丁点的喜悦。

“小瑶，你一下很喜欢舞蹈，若不是家里发生这么多事，你就不会被迫放弃你最爱的舞蹈……”

“妈，人家连先生很忙的，我们别耽误人家太久的时间。”穆瑶打断妈妈的话，她不想让他知道太多有关她的事。

连汉彦明白她是在下逐客令，便识相地起身告辞。“我该告辞了，希望穆小姐能好好的考虑一下。”

“妈，我送连先生出去。”

“再见了，穆太太。”

穆瑶“陪”连汉彦一起站在电梯前等电梯。

连汉彦板起脸孔，语带责难地问道：“你还来我家干什么？上次我不是已经拒绝你了吗？”

“我也告诉过你我不会放弃的，我连汉彦想得到的，就一定会尽一切的方法，直到得到为止。”他冷静平缓的语调底透着狂肆的自信。

她冷哼一声。“不要以为的人都会像个傀儡任你摆布。”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失败过。”连汉彦回她一个极为自满的笑容。

“我会是你第一个失败的例证。请你别再来了，我不会改变心意的。”穆瑶口气里有不容置喙的坚定，只希望他别再来撩拨她对舞蹈的那份想望。

“你曾经是LI AN的学员——”

他竟连她的过去都查清楚了。穆瑶不耐地撇撇嘴角，心想是妈妈告诉他的。“我不知道我妈妈告诉你多少我的事情，不过，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事实上，你的事情早在我登门拜访前，就已经查清楚了。原来你就是去年那个令人惊鸿一瞥的舞蹈新秀。很可惜去年我有事情去法国，所以没有参与那次的比赛。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一定不会错失你这块宝玉。”对于这个调查结果，连汉彦也感到十分讶异。没想到这个人才竟是从LIAN流失掉的。

对于他对自己的底全探得一清二楚，穆瑶感到极为不悦。

她抬高下巴瞪视着他。“不要以为你这些好话，我就会感激涕零地跟你签约。你还是趁早死心，别再浪费气力了。”说完，她旋身要走。

他倏地拉住她的手臂，用力一扯，将她圈在自己两臂与墙间，让她无所遁逃。

“干什么？”穆瑶对他逼近的脸庞，炙人的注视，身体的贴近，感到心慌。

“为什么？你明明是那样热爱舞蹈，现在有机会给你，你为什么要拒绝？”

“因为现在的我已经不再热爱舞蹈了。”她违心地道。“说谎！如果你真的不再热爱舞蹈，为什么那天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海报上的舞者摆出姿势来？过去根本没有过去，你只是在自我欺骗罢了。”

“我——”她无话可辩驳。

他紧接着说：“我知道你是因为家变，才不得不舍弃舞蹈，可是，现在你可以不用再顾虑那些了，我们可以尽一切让你无后顾之忧。”

她眉心深陷。“LIAN里不乏才华出众的舞者，你又何必花费力气在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身上呢？”

他更加靠近她，他的脸几乎就要贴触上她的，而他说话的气息拂过她的唇。“千万别看轻自己，你是个天生的舞者，而且是我见过最出色的舞者。”

他的话动听得叫她心颤。

他单手托起她的下巴，如夜色般的眼瞳投射进她的眼底。“你的拒绝不过是因为你在害怕，而你所有强装的冷淡疏离，其实是在掩饰你信心全失的恐惧。”

连汉彦的话就像一根针，毫不留情地戳破她伪装许久的保护膜。

穆瑶像只惊恐的小刺猬，圆睁的眼瞳里凝了一层泪水，朝他大吼：“你懂什么？”

在她转身逃开的那一刹那，她的眼泪奔泻而出。

穆瑶紧紧咬着牙。“你懂什么？你这自以为是的人。”而他竟完全看透了她的。

穆瑶低垂着头，沮丧地回到家中。

“妈——”她掩上大门，颇为无力地喊了一声。

不见妈妈回头，她转进厨房里探看，也不见踪影。

穆瑶往房间走过去。“妈？”

当她推开房门，却见妈妈倒在房间的地板上。

穆瑶瞪大双眸，尖叫出声：“啊！妈——”

她苍白着脸，慌乱地冲到客厅，抓起话筒，打到医院去。

“医——医院吗？快、快——”愈是慌乱，话愈是说不清楚，她急得眼泪直往下掉。

突然门口传来拍打声。“穆瑶，发生了什么事吗？”

连汉彦没有搭乘电梯下去，当他听见穆瑶的尖叫声时，他立刻冲过来。

穆瑶一听见外面传来人声，管不得对方是谁，便冲过去打开门。

门一打开来，迎面而来就是穆瑶苍白且慌乱的脸，眼泪又是直落个不停。

“怎么了？”

“我……我妈妈……”她连话都说不清楚，唇齿发颤得严重。

连汉彦立刻往房间冲过去，看见穆瑶的母亲昏倒在地上，他赶紧抱起她。

“快送到医院。”

在医院的急诊室外，穆瑶缩身子坐在椅子上，此刻，她的身体冷得似冰。

所有的事情都是连汉彦帮她处理好的。

“你母亲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她抬起头来仰望着他，眼神显得十分无助 徨。“谢谢你。”

她汪汪如水般的眸内着晶莹的泪光。“可不可以麻烦你——”她的声音愈来愈小。

“嗯？”他听不清楚。

“肩膀借我一下。”她好想靠在一个厚实的肩上。以前如果有什么伤心不愉快的事情，爸爸总会让她靠在他的肩上好好地哭上一场。

连汉彦什么话也不多说，安静地坐在她身边，让她纵情地大哭一声。

她不过是个二十岁的女孩，她的脆弱此刻显露无遗。

连汉彦敲了敲病房的门，随即开了门进去，手上还提了一篮水果。

穆瑶一见来人是他，便立即展开笑靥。“连汉彦。”

自从那天他帮了自己这么大的忙，她对他已不再排斥。他成了她目前唯一能信赖的“朋友”。

“穆太太，感觉好多了吗？”

“听小瑶说，是你救了我，还安排这么好的病房，真是谢谢你了。”

依穆瑶的经济情况根本无法供应母亲住在头等病房养病，这全都得感谢连汉彦的安排。

“这没什么。”

护士推了轮椅进来。“穆太太，要照胃镜了。”

“小瑶，你先陪连先生聊聊。”

穆太太让护士推走后，病房里只剩穆瑶跟连汉彦两人。“没想到你今天还特别来看我妈妈。”穆瑶眼底有着欣喜的感激，已不见先前的冷漠。

“今天除了来看穆太太外，另外还有一些事想跟你谈谈。”

“什么事？”

面对穆瑶信任的眼神，连汉彦略微踌躇了一下道：“我问过医师，有关你母亲的病情，穆太太她恐怕——”

见穆瑶神情黯淡下来，想必她也已经知晓了。

“穆太太这一次住院恐怕就不会再出院了，依你目前的能力，根本无法供给你母亲最好的住院医疗。”

“我会拼命工作赚钱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穆瑶以为他要跟她清算住院费用，口吻有些急切。她在心里懊恼着，跟他非亲非故，他当然没有义务白花这笔钱，而自己却没想到这点，还等着人家来暗示她费用问题。

连汉彦并不是来跟她算帐的，她却误会了，不过也好，就利用这个机会道出本意。“你还得了这次的费用，那下次呢？就算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又能赚得了多少钱？”

这是现在的问题，穆瑶比谁都要清楚，可是，她能怎么办呢？

“接受我的邀请吧！”

“什么？”她圆瞪着惊愕的眼望他。

“只要你加入LIAN，我可以供给你母亲一切最完善的住院设备，你有特别护士照料，最先进的医疗……”

“够了！”她大嚷一声。原来他帮她是别有意图的，一切只为了要她加入LIAN。她还以为……以为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一切不过是他想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

“你为我妈妈安排的一切，原来都只是为了要我加入LIAN。”

对于她的指挥，连汉彦没有加以辩驳。

“既然你能为你母亲去做任何事，那么加入LIAN，又有何差别呢？而且还能让你母亲得到最妥善的照顾。”

她的脸再度袭上寒冷的霜，眼眸也变得冰冷。“是啊，我会为了妈妈去做任何事，包括将自己给卖了。”她能有所选择吗？不！根本没得选。她在心里嘲讽世界的荒谬，她竟被逼着再度踏上她最爱的舞蹈之路。

他伸手抬起她的下巴，让她面对他。“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你是以伯心加入LIAN。”

她甩开他的手，往后退了几步，依旧瞪视着他。“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少一副心疼的模样。”穆瑶脸上的不屑清晰可见。“签了‘卖身契’之后，我就任你宰割了。”

“我只买你的才华。”他将合同递给她。“合同里面的条约你看一下。”

连合同都准备好了，可见他多有自信。

“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还可以商量。”

还有什么好看的，如果她可以选择的话那就是立刻将他轰出去，但可悲的，她的确需要他，他所说的一点也没错，她得靠他的“资”援，才能供给母亲完善的照顾。

她大笔一挥，签下名字，然后将合同往他的身上砸去。“我又是你辉煌战绩下的一笔记录，果然，如你所言，你从不曾失败过。”

穆瑶在房间里收拾着衣物。“卖身契”签下之后，所有的事情都要由连汉彦作主。

她得立刻搬离原来住的地方，住进他的华宅里。

他特别请了一位舞蹈老师，为穆瑶做为期一个月的密集特训。虽然穆瑶在舞蹈上很有才华，但毕竟她已荒废了一年。

其实她也没什么东西好整理的，所以只提了一只提袋便下楼了。

司机看见她下楼，准备上前去帮她提其他的行李。

“不用了，我的行李就只有这只提袋而已。”

她坐上了连汉彦那辆宾士车，抬头看了看这幢与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的大厦。

其实她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地方，她最爱的地方还是那个有前院后庭满植花儿的房子，那个充满了父母及她笑声的房子。

司机踩下油门扬尘而去——对于将要面临的一切，她感到迷惘。

## 第02节

---

连汉彦的华宅位于市郊的高级社区里，社区里的每户人家几乎都是上流社会的人士。

司机将车子驶进社区里，来到连汉彦华宅的大门口，立刻，保全守护便为他们开启了大门。

那是幢极具欧式建筑内格的豪华大宅。一进大门，便有一座美轮美奂的花园，壮丽得没有真实感，不像以前她老家的院子，充满了亲切感。瞧瞧这里的花木修剪得太过整齐，显得造作不自然，不过，这也许就是所谓有钱人的气派吧！

司机将车子停在红砖空地上。

穆瑶随着司机下车。立在红砖道上，前方是一排矮树墙。

司机领着她走进矮树墙中央的一扇弧形门。

正前方就是立于花海、树海中的欧式建筑，而房子的前庭还有一座游泳池。整体的设计给人隐蔽的感觉，想必连汉彦是个注重隐私的人吧！

在她冥想时，迎面而来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佣。“穆小姐？”

穆瑶仅颌首示意。

对方主动伸手去提过穆瑶手上的提袋。“请跟我来。”女佣领着穆瑶走进房子里，里面也是十分的富丽堂皇。“你的房间在二楼。”

穆瑶静静地跟在女佣的身后。

“连先生说晚上会回来和你一起用餐。”

有必要这样吗？她不过是他手上的一枚棋子，没必要这样讨好。穆瑶在心里咕哝着。

女佣推开房间的门。“这里就是你的房间。如果你有什么吩咐，可以摇门旁的铜铃。”

“嗯。”

“穆小姐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

“没有。”

“我先出去了。”

这是一间很宽敞的房间，以淡色系为主色，感觉上很舒服，房间有个很大的落地窗，外面

上是个大阳台，视野很好。

伫立在这偌大的房间的中央，穆瑶长吁了一口气——以后，就要住在这里了。

晚间，连汉彦与穆瑶一起在饭厅用餐。

饭桌是一张长型的大桌子，他们两人分别坐在两端，隔着不短的距离。

“房间你还满意吗？”连汉彦打破这沉默的气氛。

穆瑶没搭理他，还是继续用她的晚餐。还好这饭厅够大，她不用和他太过靠近。她可以假装没听见他在说话。

这一年来，她已经很习惯以冷漠的外表去面对所有人，但是对他，她却无法心平气和，他总叫她情绪失控，她觉得在他面前自己透明得无处隐藏。

连汉彦从椅子上站起来，腿腹往后一推，椅子便“吱”地一声往后退。

穆瑶始终低着头，但是她可以感觉到他走近她的身旁，接着拉开旁边的一张椅子坐下。

同时，他也开口要求老管家。“以后，如果只有我跟穆小姐两人用餐，位置便像这样安排，不要排得太开。”

他话一说完，老管家立刻将他原来位置上的晚餐端至他面前。

老管家一退下，连汉彦便趋近她，近得几乎要抵上她的额头。“为你安排的房间还满意吗？”他故意再问一次。

她抬起眼与他饶富兴味的黑瞳相接。“一个‘卖身奴’是没有表示意见的权利的。”

她本想移开视线，但是，他直逼无讳的黑瞳像块黑磁铁，让她不得不继续与他相视。

“为什么要贬低自己？你拥有傲人的才华，却被压抑埋没得发不了光，我珍惜你，要让你发光发亮。”

他的话让她心中发紧，谁不想让人珍惜器重，但是，他对她的所为，辜负她对他的信任，却让她无法释怀。

她好不容易发出声音来，却声调微哽。“你会珍惜我，那是因为现在的我是你手上的一张好牌。”

他没有出言反驳，算是默认了。

穆瑶明知不该流泪的，但是眼泪还是自眼角溢出，顺着鼻梁滑至鼻尖。

在她最孤立无援的时候，逼迫她签下合约，这样的手段，的确教人不齿。但是，她不同于以往她所看中的舞者，以前，他可以戒急用忍地等待时机，再签下舞者。穆瑶却教他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他有这样不计一切的心情。他将一切归于他是爱才、惜才的缘故。

望着泪水在她的鼻尖上开成泪珠，泫然欲滴。

连汉彦禁不住地凑上唇吻去她鼻尖的泪珠。穆瑶却因他的举动，给震慑住了，愣愣地眨着眼睫看他。

而他的反应仍是一贯的沉稳模样。“不管你多恨我，但是不能置疑的，你仍是热爱舞蹈的。”

他的确说中了，在她心里对舞蹈的热爱，从未减低一丝一毫。

“在我的羽翼下，我可以让你纵情恣意地跳，毋需为其他的事担心，将你的才华完全展现。”

“我终于知道，LIAN为什么会是所有舞者最想加入的舞团，你的话的确能教所有的舞者心动不已。”

他伸手去碰触她的脸颊。“既然如此，那么你就尽情发挥你的长才吧！”

“我会的。我跟你签了合约，而你也妥善地安排好我母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点认知我还有。”

她站起身来，避开他的碰触。“我吃饱了，容我先离开。”她旋身回避他灼人的黑眸，往楼上走去。

连汉彦一直注视着她的背影，直到她合上门，看不见她的身影。但她挺直的背脊及倔强的神情，却深深烙进他的脑海，盘旋不去。

穆瑶住进连汉彦华宅的隔天，便开始接受连汉彦为她安排的一连串密集训练。

他为她请来的是一位美国籍女老师，她是美国学校的舞蹈老师，深谙各种舞蹈，同时也曾是LIAN舞团美国分部的首席舞者，不这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穆瑶换上紧身舞衣，和舞蹈老师在舞蹈房里，奋力地练着一次又一次的舞。练习过程虽然辛苦，可是却是愉快的。一年没有跳过舞的穆瑶，并不因久未练习而显得笨拙或生疏，反而更透显出一股对舞蹈的热忱与渴望。

老师拍了几下手，表示今天的练习到此结束。穆瑶半启着唇喘着气，香汗淋漓。由于老师口中蹦出一堆英文，这让穆瑶听得一头雾水，她眉心微陷地望着翻译先生。

“罗丝是在称赞你，说你跳得实在太好了，根本就不需要她来教你。”

翻译也是连汉彦特别请来当她跟舞蹈老师的沟通桥梁。她连续喘了几口大气后，以一个国际共通语言——笑容，回给老师。

接着罗丝又说了一大串。

“罗丝说你的舞蹈素质非常好，将来一定是一个很成功的舞者。”

穆瑶还是只能笑着。透过第三者沟通，还真教人不习惯。她弯身拾起地板上的外套及矿泉水、毛巾。

这个时候出连汉彦出现在门口。

罗丝一见到连汉彦便上前与他相拥一番，好似许久未见的好友相逢。

两人当下便聊起天来。

“罗丝，真高兴你能来。”

“我也很高兴你能邀请我来，她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者，你很有眼光。”

“你知道我一直是有眼光的。”他在说话的同时，眼睛瞟了穆瑶一眼。

穆瑶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能肯定的一点，就是他们谈到了她，否则连汉彦不会特别看她一眼。

虽然很好奇他们都谈论她些什么？但是又不好叫翻译先生帮她翻译，所以，她只好当个局外人似的将外套披在身上，自顾自地往地板上一坐，背倚着镜子墙，呼噜呼噜地大口喝着矿泉水。一整天的运动量下来，她的体力透支了不少，汗水更是拼命地流着。

罗丝走后，连汉彦移步到她身旁。

“练了一天，还习惯吗？”

“还好。”她口气冷淡。然后，从地板上站起身准备离开。突然她想起一个问题，她旋身面对他。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见我妈妈？你每天排那么长的练习时间，我根本没有时候去见我妈妈。”

“一个月后。”

“什么？！”她的声调提高许多，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一个月后？”

“没错，这一个月你必须接受密集的训练。我打算一个月后正式将你介绍给舞团的人认识。”

“我可以在这一个月內接受你所的任何魔鬼训练，也不会有任何抱怨，可是你必须让我有时间去见我妈妈，我甚至可以利用半夜的时间练习，不会耽误进度的。”

“不行。”他的态度强硬，丝毫不容置喙。“这样你会累垮的，况且我希望你在这一个月内心无旁骛。”

“旁骛？”她的妈妈岂是“旁骛”？“你不让我去见我妈妈，万一在这段期间她——”医生说妈妈的情况有恶化的趋势，万一——

“你放心，我会请专业的特别护士照顾你母亲。”

她瞪着他。“你以为你是万能的神吗？什么事情都会在你的掌控中，随心所欲。我现在就要去看我妈妈，你无法阻止我……”他强势的作法，很令她不满。

她转身便往门口跑去。

连汉彦迈开大步，大手往她纤细的手臂一抓，她就落入他的怀中，她身上的汗水渗进他的衬衫里。

“别逼我严厉地对待你。”他威胁的话自口中吐出来。她扯动着身体，想挣开他的怀抱。

“我不是你的犯人，你没权利限制我的自由。”

“你不是说你是我的卖身奴吗？既然如此，你的行动就得受制于我。”

他真够卑鄙，竟然拿她先前气愤时所说的话来堵她的嘴。

“你——”在口舌上，她实在说不赢他。只有气鼓了腮帮子瞪着他。

哼！就算他不准她去医院看妈妈，她就真的会听他的话？不，他走着瞧吗！

连汉彦似乎看出她心里的盘算，于是他唤来女佣。

在女佣走进来时，他松开对她的钳制，改环抱着浑身骨感的她。怀中的她虽称不上软玉温香，但在触感上却有某种程度的奇妙魅惑感觉，在他的感官上扩散着。

“连先生？”女佣的轻唤，惊醒了他的迷思。

“以后，你就随身跟着穆小姐，好好地照顾着，记住，随侍在侧。”他话里的暗示，是再清楚不过了。

“是，连先生。”

穆瑶简直不敢相信。照顾！说得那么好听，分明就是监视她嘛！

“连……连汉彦，你——”她气得都说不出来话了。

“穆小姐流了许多汗，你去准备照顾她沐浴吧。”

“不用了，我有手有脚。”她怒火冲天地步出舞蹈室。他是他所有舞者中最难搞定的一个，而且也是最不把他放在眼里的。然而，却也是他最想得到的一个，连汉彦苦笑地想。

不准她去看妈妈？她才管他个鬼命令！

好不容易等到那“随身”女佣睡得不省人事，穆瑶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

她小心翼翼地衣橱里拿了衬衫、牛仔裤，赶紧换了衣服。

她拉起被单，看来这被单的长度够长，可以让从阳台溜出去。

连汉彦一定想不到她会半夜开溜吧！

穆瑶将被单的一头绑在阳台的栏杆墙两侧的圆柱上，另一头往下抛。深吸口气，她便横跨过栏杆墙，抓住被单，慢慢地往下滑落。直到安全落地，她才真正松了口气。

她四处张望，确定没有人被人发现，才继续往前走，并不时回头探望。

当她经过泳池时，不经意地瞄到池中，好像有抹黑影。她踌躇了一下，再朝水中察看。

“是错觉吗？”并没看见什么东西啊！

她再度跨步往前时，突然从水中哗地冒出一个硕大的身影，她吓得尖叫一声，还搞不清楚状况时，整个人就失足落进泳池里。

连汉彦，就是那个突然冒出来的黑影，他一向有夜泳的习惯，没想到今夜会意外地撞见个“小美人”扑通落水。

不会游泳的穆瑶在池水中载浮载沉。

连汉彦赶紧捞起她，让她攀着自己，再带她上岸。

他让她在泳池里的小阶梯上坐着。

待她好不容易止了咳。她一对噙出泪水的大眼儿就这么睨着连汉彦的脸，眼底有羞愧。

哎！真是天底下最乌龙的逃脱记了，失足落水，还被逮个正着。

不用质问她，连汉彦也知道她半夜跌入水中的缘由为何。

此刻，穆瑶浑身湿透。潮湿的头发有几撮贴在脸上。发上的水珠顺着发线滑落至面颊，停在她的唇上、眼睫上。衬衫已呈半透明地贴在身上，使得胸衣若隐若现，她的下半身还泡在水里。

连汉彦雄伟的体魄，傲然立于她的面前，使得她被笼罩在黑影中。

他一直不说话，所以她只好先打破沉默。

“我——”当她双眼正视他时，却被他眼中的炽热火给吓着了。

他的视线落在她若隐若现的躯体上，眼中油然生起阗暗的狂焰。

穆瑶直直望进他的眸子，直觉他眼底闪的并非怒火，而是一种更激烈的眼神，具侵略性，更是危险的，甚至让她感到暧昧……当她意识到这点，同时也发现他那男人的躯体，令人脸红心跳。

这种惊觉教她的脸立刻绯红满面，心慌失措。

连汉彦心起眼底狼狈的情欲，深怕吓着她。她不过是个二十岁的女孩，从她的反应上来看，应该是没什么经验的。但不可否认的，她此刻若隐若现的胴体，着实教人心荡神迷，欲潮汹涌。

连汉彦突然靠向她，穆瑶的心口一阵紧缩，两眼直盯着他。心中噗通、噗通地狂跳着，他厚实的胸膛罩上她娇小的身躯，她头一回强烈地感觉到那种很阳刚的男人味，而她对于自己陌生的生理反应感到无所适从。

连汉彦原本是要拿穆瑶身旁的那件浴袍，他微震了一下身体，但他掩饰得很好，赶紧拾起穆瑶身边的那件浴袍，咻地，直接掷往她的脸。

穆瑶愣愣地接住浴袍，双眼有些呆滞地望着连汉彦。

“套上吧！”他力图冷静地说。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并不是思春期的毛小子，自然能克制自己的生理冲动。

刚才，她还以为他是要亲吻她，就像上次，他在毫无预警下吻去她鼻尖上的泪珠。

回过神来，穆瑶略显慌乱地接过浴袍，赶紧爬上池畔套上。

连汉彦依旧站在池中。他仰着头看她。“穆瑶，我们需要谈谈。”

他的表情严肃，刚才的神情已不复存在。

她沉默地看了他一眼。

“回去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到我书房来。”

她不发一语地转身离去。

连汉彦一直等到穆瑶离开，他才从池中出来。

他全身仅着一条泳裤，当他两脚一立于地面上时，强健纠结的肌肉宛若一尊完美的希腊雕像，而他幽黑的眸子，因沉思而显得深邃难解。

他知道，这个女孩吸引他的绝不仅于才华而已，这个认知令他眉头深锁。

穆瑶重新换上休闲服，来到连汉彦书房等着他。

当书房的门再度被开启，连汉彦已经身着白衬及白裤出现。

“你不解释吗？”

都被当场逮着了，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那岂不更糗。穆瑶摇摇头没有说话。

“很好，既然你没有话要说，我请你保证今晚的行为不会再发生。”

穆瑶望了他一眼。“我不能保证，连先生。”她有礼的称呼，拉开了彼此的距离。“要我不见妈妈，我办不到。”“我并不是不让你见母亲，只是希望你在这一个月能专心练习。一个月后你还是可以看你母亲。”

“不行，我无法等到一个月后。你也明白我妈妈的病情，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比得她，即使舞蹈。我答应跟你签约，也是为了我妈。”她丝毫不肯妥协。

连汉彦抿紧着原本就削薄的唇，形成一道性感的弧形。他知道在这件事上，他必须退让一步，否则恐怕会持续僵持下去。

“好吧，我答应你，让你一个礼拜见你母亲一次。”

“一个礼拜？”她还是觉得时间太长了，想要再开口协议。

他打断她，不让她再有异议。“这已是我最大的让步，不要再讨价还价了。”

穆瑶没有一口答应下来，她还在犹豫着。

“聪明的女孩，再犹豫下去，就连机会也没有。”

她明白自己只有接受的命运。

“好吧，我勉强接受，不过，等我一个月训练期一过，你就不能再限制我去看我妈妈的自由了。”她得先声明这点，否则，届时他又想出限制条款，那她只好钳在他的掌握中了。

“当然。只要一个月过后，你正式加入LIAN，是我旗下的舞者，我不会限制你什么。”

这件事就在两人各退一步下达成协议。

星期六下午，在练习完毕后，穆瑶就可以去医院看妈妈了。所以，她今天跳得特别卖力且开心。

指导老师罗丝也感觉到穆瑶今天表现得特别好，不禁赞美着她。

翻译先生赶紧为穆瑶翻译。

“罗丝说你今天跳得非常好，还问你是否有约会？因为你看起来心情很好的。”

穆瑶笑眯眯地回答：“嗯，我待会儿有一个期待很久的约会。”已经一个礼拜没看见妈妈了，她好想念妈妈喔。从来没有跟妈妈分开这么久。

翻译先生转述给罗丝听。

“祝你有个愉快的约会。”

穆瑶由翻译先生的转述中得到罗丝的祝福，她很开心地回答：“一定会很愉快的。”

穆瑶换下舞衣，穿上平常惯穿的T恤、牛仔裤。

她轻快地跳着楼梯的阶梯下楼来，却在半路被老管家给拦了下来。

“穆小姐！”

穆瑶回过头去。“老管家？”

“这是炖鸡汤。”他将一壶鸡汤递给她。

就在她为老管家的有心感动时，老管家接下来的话更教她吃惊。

“是连先生要我交代厨房特别炖的，好让你带到医院去。”

是连先生交代的。她没想到连汉彦会这么细心。

提到连汉彦，她才想起，好像有三、四天不见他人影了。

“嗯？老管家，好像有好些天没看见连先生了。”

“连先生平常是不太回来这里的，通常都住在公司楼上的套房里。连先生只有在较清闲时，才会回到这里来。”

怪不得，他将这里搞得像度假胜地，有花、有草，还有泳池。

那他这几天一定很忙，所以才不见他回来。算了，她才懒得管他几时回来，她现在要去她最爱的妈妈喽！

“老管家，我要上哪儿去搭车啊？”这里她又不熟，总不能叫她搭“十一号公车”，徒步去吧！

“司机已经过来接你了，现在就在外面等着。”

“啊？司机来接我？”穆瑶有些受宠若惊。她不是被签下来的舞者吗？怎么她觉得受到的却像千金小姐般的待遇。在她尚未遭逢家变之前，虽然尚称得上富裕人家的小姐，不过，可也比不上这种等级的待遇。

“这也是连先生特别交代的。”

他人虽不在这里，却将所有的事情全安排好了。连汉彦对他的贴心周到，感到窝心。

“医生，我妈妈的病情现在怎样了？”

穆瑶利用妈妈去做检查的时候，跑去询问主治大夫。

“目前病情控制得很好，没有继续恶化下去。”

“真的？”她忍不住地展开笑靥。“真是太好了。”

“其实穆太太入院后，一直得到非常妥善的照顾，而且连先生曾交代医院只要有新进的药物或治疗设备，不管费用，都要尽量医治穆太太。我想这也是穆太太病情会这么稳定的原因，如果能一直保护下去，应该会很乐观。”

“真的？我妈会好吗？”这对穆瑶来说是最奢求的愿望。“我不能给你任何保证，但是在医学上，的确有癌症患者痊愈的例证，也有的人可继续活个十来年，所以，我只能说我们都乐观看待，尽量地医治。”

现在穆瑶又觉得内心重新燃起希望。在这一刻，她才真正心诚意悦地接受自己与连汉彦签约一事。之前，她只觉得是被迫，非她意愿。但现在，不可否认的，如果发也没有跟他签约的话，妈妈的情况只会愈来愈糟，因为她没有能力供应妈妈更好的医疗。

连汉彦坐在床旁削着水果。

“妈妈，在这一个月內，我只能每个礼拜来看你一次，不过一个月后，我就能天天来看妈妈了。”

“妈知道，你现在是密集训练期。”

穆瑶惊讶地停下手边的工作，抬起头来看着妈妈。“妈，你怎么会知道我现在正在密集训练？”她都还没告诉妈妈呀！”

妈妈笑了一下。“是汉彦告诉我的。”

穆瑶更为吃惊了，一张嘴开得老大。“汉彦？”

“就是连先生啊！”

她当然知道是谁，可是妈妈竟然叫他“汉彦”。什么时候妈妈和他那么熟啦？

“汉彦来医院看过妈妈几次，他会告诉我有关你的情况，而且他怕我思念你，所以特别带来你在练舞时的录影带给我看。”

他竟然瞒着她做了那么多教她吃惊的事情。

“小瑶，他真的是个不错的老板。如果不是他，你可能会为了我这个病人浪费青春，放弃梦想。”

穆瑶眼眶立刻转红。“妈，你别这么说嘛！你对我是最重要的。”

她摸摸穆瑶的手背。“每当妈妈看见你在录影带上卖力地跳舞时，妈妈都觉得很欣慰，你终于可以有机会一圆自己的梦想了。汉彦他真是我们母女俩的恩人。”

看见妈妈眼中闪着感激的神色，穆瑶不禁自问着：

我是否也该该跟他说声谢谢呢？

但同时，她也困惑着，难道连汉彦真的只为惜才、爱才，而如此对待她们母女吗？若以一般雇主关系，他所做已然超出许多。

“小瑶，你一定要努力，妈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看见你站在舞台上，光芒四射。”

“嗯，一定。而且在我往后的所有表演中，妈妈一定都要到场为我打气加油喔！”

“妈妈也希望，只怕天不从人愿。”

“妈妈不可说这么消极的话。刚才主治大夫还说你的病情非常乐观呢！”

“好了，别提这种不开心的话题，聊聊你最近的生活。”她一直很清楚自己的身体，但是她更了解自己的女儿，所以，她在女儿的面前总是表现得很开朗，就是不想让女儿烦心。

家变以后，小瑶变得十分依赖她，表面上是她依赖小瑶，但事实上，小瑶在精神及心理上都非常依赖她。她真的很担心如果哪天她真的就这样撒手而去，小瑶如何承受得了。

### 第03节

---

穆瑶穿了一袭鹅黄色的洋装，然后再将她那头如黑绸般的秀发给拢平在背后。

好久没穿得这么正式了。记得以前，周末时爸爸总会带着妈妈跟她三人一起上餐厅用餐；那个时候她总爱穿着漂亮的洋装，像个美丽的娃娃，邻居见着了总爱叫她：

小公主。

穆瑶着镜子里的自己忆起甜密的过去，不禁面露微笑。一阵敲门声，将她自回忆中唤醒。

“穆小姐，连先生要我来问你，好了没？”老管家隔着门问道。

“喔，好了。”

奇怪，连汉彦为什么突然要带她出去呢？这令她纳闷不已。不过却也令她有些不满，他怎能不事先征得她的同意，就随便来通电话，要老管家转告她，今晚要带她出去，要她特别打扮一下，好像她真是他的卖身奴，啥事都得听令于他。

要不要看在妈妈的病情得以控制，全归功于他的分上，她才不会那么乖乖地听话呢！

“想不到你打扮起来，还挺漂亮而且很有女人味喔！”连汉彦眼中有着惊艳。

平常她总是T恤、牛仔裤，十分中性的打扮。

“你要带我去哪里？”她故意不理睬他的赞美，拉长着脸问他。

“今天LIAN有一场表演，我想带你去观赏。之后，会跟LIAN的舞者小聚一下。”

“你不是说要等我密集训练后，才介绍给LIAN吗？”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她的训练才结束啊！

“今晚并非正式引荐，只是让你们见个面而已。”

“有必要吗？”她的态度并不怎么热中。

连汉彦笑了一下。“反正你就当是陪我去当舞蹈表演。”

“我的合约里似乎没有陪老板吃喝玩乐这项吧？”虽然说好要尽量配合他，但是面对他时，又不免想找一下碴。

“小丫头，你别处处找麻烦嘛！”

“谁是小丫头啊，我已经二十岁了耶！”不知为什么，她不喜欢他将她当做一个稚嫩的小

女孩。

“对我而言，称你小丫头不为过吧，我整整大人一轮呢！”

“哼！你喜欢当老头子是你的事，别因此就将别人当成小孩子。”

或许穆瑶自己没发现，她地连汉彦的面前，慢慢地流露出她以前的本性——家变前活泼淘气的穆瑶。

这是一出现代芭蕾舞剧。

最后一幕，男主角高举着自杀身亡的女主角，动作利落地做了三次和三百六十度旋转，刚好配合舞台上快速交替的灯光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把男主角即将殉情的情绪拉到最高点，最后他一个很漂亮的翻身动作，跌入七彩布幔交错而成的布景中，将整个舞剧臻升到最高潮。

静默了半晌，突然，轰地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

穆瑶热烈鼓掌着，那名男舞者最后一幕的那股悲壮气势深深地震动她的心，就一个同为舞蹈表演者而言，他们激情的演出，完全能撼动她的心灵，引发她深刻的共鸣。

参与演出的所有舞者手拉着手向席间的观众敬礼谢幕。而热情的观众不断地鼓掌喝彩，直到舞台上的布幕降下来，看不见舞台后，观众们才停下掌声。

“这是一场很成功的演出。”以一个舞者的身份来看这场表演，穆瑶是给予极高的评价。

“LIAN的演出，当然是最成功的。”以一个负责人的身份来看这场表演，连汉彦是有绝对的信心及骄傲。

瞧他那副自满的表情，穆瑶懒得应和他，她开口提及：“你不是说表演后，还要小聚一下吗？要上哪儿去？”

“KTV。”

“耶？KTV？”好像怪怪的，一群舞者竭尽所能地将表演臻于完美之后，上KTV去嘶吼一番。

“没什么好奇怪，这不过是可悲的现代人，少得可怜的宣泄管道之一罢了！”

“这一定是你的主意。”想也只有他这种标准的生意人，才会那么没气质。

“错。这是欧阳的意思，我从不干涉舞团。”

“欧阳？”是谁啊？

“就是台湾LIAN舞团的团长，也就是刚才舞台上那个男主角。”连汉彦大略地跟她提了一下。

“团长？！舞台上的那个男主角？”穆瑶脑海中回想着刚才的演出。那个男主角确实是个很有POWER的舞者，浑身上下充满了力与美。她喃喃呓语道：“他叫欧阳……”

“他全名是欧阳，不过我们都叫他欧阳。”

“欧阳。”她记起他的名字。“你说你绝不干涉舞团，那我进去LIAN不就算干涉了吗？你干涉了他们选用舞者的权利。”

连汉彦脸上浮现一抹自信的笑容。“欧阳是我发掘的，还有现在那位首席女舞者也是我发掘的。”他不直接说明，却拐着弯地举出实例，意指——他这等识人的眼光，可谓之伯乐，怎么样也会挑个千里马给他们。

当下穆瑶即明白他的意思了。“喔，所以他们都巴不得你再多引荐几个人给他们。”

连汉彦没有答腔，不过脸上肯定的表情自信满满。

穆瑶坐KTV包厢里最旁边的位置上。

她看着每个人那股疯狂劲儿——高歌、饮酒、大声说笑。尤其那个团长欧阳更是狂放得夸张，整晚他都霸着麦克风唱个不停。

至于连汉彦则并不唱歌，只沉默地聆听，只要有人唱完一首歌，不管好不好听，他都会举起他那双厚实的大手鼓掌，偶尔会别过脸来看她一眼。

穆瑶以为今天他多少会介绍一下，但却没有。不过，这样也好，事实上，她也不晓得要说什么。

虽然不用费心去跟他们周旋，但是几个小时下来听他继续唱下去，也挺精神轰炸的，毕竟他们是专业舞者，不是专业歌者。连汉彦觉得自己的脑子已昏昏涨涨了。

这连汉彦倒挺利害的，几个小时下来，还能依旧保持着风度，面露微笑地为各位鼓掌。

穆瑶趁连汉彦上洗手间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站起身来，悄悄地走出KTV小木屋，她看了下——果真没人发觉她的离开。

小木屋外面有座小凉亭，旁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喷水池，看起来有些滑稽。反正也没地方去，待在这个滑稽的小凉亭里总比进去再被轰炸来得好。

没得选择。穆瑶坐在小凉亭的石椅上，无聊地盯着天空瞧。唉！天空连颗星星也没有，黑压压的一片。

“你宁愿在外面养蚊子，也不愿待在里面，可见我们的歌声多像魔音传脑。”

欧阳 的声音从耳畔扬起，穆瑶垂下望着天空的眼皮，注视着他。眼前这个咧嘴而笑的男人真的是刚才那个舞技动人，且演出悲壮殉情的舞者吗？实在令人很难联想在一起。他看来是那样的——玩世不恭。

穆瑶不晓得该跟他说些什么，只是反射性地问了一句：“你怎么也出来了？”

“我看见你一个人走出来，所以跟着出来看看。”

她以为她消失不会有人发觉，但没想到竟被那个整晚霸着麦克风的人给注意到了，这颇令她意外，也许他并不是那么粗线条的人，否则不可能有刚才那般完美的演出。

“我喜欢安静。”

言下之意，就是他们太吵了。嗯，真坦率的女人，不过，他并不因此生气，反而有些欣赏她，至少她不会惺惺作态。

“那我真该向你致歉了，整晚都是我在呱呱呱地唱歌。”他戏谑道。

“不，你不用向我道歉，这里本来就是唱歌的地方。纯粹是我个人的问题。”她很认真地对他解释。

他很突然地问她：“对了，你叫什么名字？”见穆瑶不发一言地看着他，他才赶紧又补上一句：“我叫欧阳 。刚才在里面连先生好像没有为我们互相介绍？”他现在才想起来。“对不起，我这个人往往在表演过后，一放松后就变得有些秀逗。”

“穆瑶。”她只简单地报上名字。

“穆瑶？”欧阳 沉思了一下，像是想起什么的大叫一声。“啊——”

穆瑶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

“你就是去年舞蹈比赛夺冠的那个女学员，后来还不见了。”那场比赛，他是评审之一。他对穆瑶的舞蹈才能十分震惊，所以才会对她印象深刻。

穆瑶又沉默不语了。碰上她不想谈的话题，她通常都是沉默以对。

“我明白了。你一定是被连先生发掘的，是不？所以你今天才会出现在这里？”推想至此，欧阳 知道不用多久，连汉彦便会正式地将她引进舞团。

欧阳 不断地问话令穆瑶有些招架不住，还好一个女声救了她。

“欧阳，你点的歌——”俞菁晶扬着甜美的笑容唤欧阳。她是目前的首席女舞者。她能荣登LI AN首席女舞者的位置，除了本身舞蹈实力十分雄厚之外，还得天独厚地拥有一张开麦拉费司，是个很有古典味的女人。

“好——我就来。”

俞菁晶看见欧阳 与穆瑶单独在外面，脸上的神情明显地黯淡了一下，但随即又展开那明亮的笑容。

在聚会尚未结束前，连汉彦就带着穆瑶先行离去。穆瑶也因此而乐得轻松。对穆瑶来说，跟一群不认识的人在一起，是非常不自在的一件事。

“你不喜欢上KTV？”连汉彦随口提起。“唱到一半，你一个人溜到外面去了。”

“你不也不喜欢，一整个晚上也不见你唱半首歌。”

“欧阳也出去了？”他又问。

“是啊，我跟他聊了一下。”

“觉得他人怎样？”他云淡风轻地提起，像是不经心地随口一问。

“他人怎样？”她重复他的问话。

连汉彦虽然故意表现得漫不经心，可是心里却很在意她的回答。他从来不管舞者之间的感情私事，但他又担心穆瑶会被一向很有女人缘的欧阳所吸引。

“没什么特别感觉。你为什么这么问？”她不解地问他。

乍闻穆瑶的回答，他的心情竟然像是放下一块石头般的轻松。“没什么。只是要提醒你，欧阳 他很多情——”

她睨着他。“你现在是要说你那些舞者的闲话吗？”

连汉彦笑了一下摇头否认，然后又说了一句：“他现在在跟菁晶交往，两人同居在一起。”

穆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告诉她别人的事？他们同居是他家的事，她才懒得管人家闲事。

穆瑶接受密集训练一段时日之后，连汉彦第一次来观看练舞的情形。他静静地站在舞蹈室的一旁，不希望自己的存在影响了她。

“OK！”罗丝宣布结束今天的练习。

穆瑶气喘吁吁地拾起毛巾，拭着脸上的汗。

连汉彦与罗丝两人愉快地谈天。穆瑶从他们脸上的笑容，推定他们相谈甚欢。

接着，罗丝先走，而连汉彦留了下来。

“你跳得真棒。”他迎面就给她一句赞美。然后，伸手拿起挂在栏杆上的外套，为她披上。两人并肩走出舞蹈室。“我在场会令你紧张吗？还是表现得更好？”连汉彦侧头望着她问。原本问这句话是没什么特别意思，但是问出口之后，却又不免期待着她的回答。

她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没什么差别。”事实上，她因他的观看，表现得更好。

“是吗？”他的眼神瞬间闪过一丝失望。

“对了，你今天怎会有空来？还全程在场。”

他再度展眉笑颜地对说：“来看看我的卖身奴到底值不值得我费尽心思。”

穆瑶两眼直视着他的黑瞳，有些倔强。“那我这个卖身奴可令你满意？”

“简直物超所值。”

舞蹈室位在房子左侧，和房子之间有一道走廊相连，走廊上微风徐徐，略透凉意。

哈啾！穆瑶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别着凉了。”他体贴地伸手到她前襟，帮她将外套的拉练拉上。

穆瑶眼眨也不眨地看着他关怀的举动。

“你流了那么多汗，全身都湿透了，只要稍吹一下风，很容易着凉。”

帮她拉好拉练，抬起双眼正好迎视穆瑶发怔的眸。“怎么了，直盯着我看？”

她别开了眼，心下暗忖：

如果自己不是一个会跳舞的人，他就不会这么关心自己吧？

穆瑶一想及此不免感到落寞。

连汉彦看见她的目光突然黯淡下来，不解地问：“你怎么了？”

她摇摇头，垂下颈子，嘴唇微微噘起：

如果他不是因为自己是他的舞者才关心的就好了……

连汉彦觉得她有些不太对劲，他单手扶着她的肩膀，另外一只手抬起她的下巴。“不开心吗？告诉我是什么事情？”穆瑶迎视他凑近的脸庞，没来由的心脏一阵狂跳，她绯红的双靥，害羞地推开他。“没事啦！我要先回房间沐浴了。”说完，她匆匆地跑掉。

她怎么突然别扭起来？连汉彦二丈摸不着头绪。他忘了，穆瑶还只是一个双十年华的小女孩而已。

“小瑶看这边——”

“爸。”穆瑶摆出一个胜利的V字，笑得灿烂。

这是穆瑶以前庆生的家庭录影带。上回连汉彦去医院看穆瑶的母亲，她交给他的。

他不明白穆太太的用意何在，为什么要给他这盘录影带？

但是他看了影片后，很是惊讶。原来以前的穆瑶竟是如此的活泼。

她是穆家的掌上明珠也是开心果。

但现在穆瑶已经完全找不到过去的影子了。

连汉彦不断地重复看着穆瑶手摆V字的那一幕，甚至定格在萤幕上。

好炫目的女孩！连汉彦的视线完全被萤幕上的她吸引住了。

如果没有惨遭家变，她可能会是这个世上最快乐的天使。

叩、叩、叩。

门外传来的响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这个时候会是谁？他朝着房门问了句：“谁？”

“穆瑶。我有事想跟你谈谈。”

连汉彦关上电视。“进来。”

穆瑶穿着睡衣走进来。

“这么晚了还没睡，要跟我谈什么？”

“嗯——”

看她态度迟疑，肯定要不好说出口的事。

“过来这边坐。”他示意要她坐在他书桌前的椅子上，一副打算长谈的样子。

穆瑶依言走过去，在他面前坐下。

待她坐定，连汉彦便开口。“有什么话要跟我谈，说吧！”

“其实应该说是——想跟你要求一件事……”她的表情跟语气充满尴尬。

“要求？”连汉彦挑起一边眉，颇富兴味地注视她。“要求什么？”

“我想……跟你请一天假。”终于说出口了。

“请一天假？”他重复一次她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段期间你是不能有任何私事，要专心的练舞。”

就是因为有这项承诺，所以她才很为难，不好说呀！

“我知道，可是我真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必须请假。”

“穆瑶，我不想对你太严苛，但有些事情我也有我的坚持跟原则。我已经退让过一次了。”

他说的一点也没错，所以她沮丧地垂下颈，耳际的发丝也跟着垂下，她轻咬红唇。

看她烦恼的样子，那件事对她来说大概很重要吧，他却不主动问她。

“对不起——”穆瑶缓缓地从椅子站起来，企盼的眼神瞟了他一眼，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无奈他不不变的态度依旧。穆瑶走到门口，又停下了。

她再度转身面向他。“我想请假，是因为——”

明天是她父亲忌日，她想去祭拜。她还是没说出口。“算了！”她掩出去。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她非得去做？他无法狠下心不理睬她的请求。人方才离去，心里就挂念起她的事。

连汉彦再度打开电视，看着萤幕上她灿烂如花的笑容。她应该被呵护的。

有股冲动，令连汉彦想要找回从前的那个穆瑶。

“穆瑶，你今天怎么了？舞练得没精打采的？”罗丝关切地询问。以往，穆瑶跳舞总是很有劲的。

翻译先生将罗丝的话转给穆瑶。

“你跟她讲，我昨晚没睡好，所以精神不太好。”

“是为了下午的约会而兴奋得睡不着觉？”罗丝笑言。

是为了今天的“约会”，但却不是兴奋得睡不着，而是难过得睡不着。

今天是爸爸周年忌日，她却没能上坟去为他上炷香，她的心里很难过。

“LIAN告诉我，说你连汉彦今天下午要请假。”

当穆瑶从翻译先生的口中得知时，她很惊讶。“啊？请假？”他昨晚不是不准吗？

“那今天的练习就提早结束了。”罗丝宣布今天的课程结束。

穆瑶仍处在惊异及困惑中——他改变心意？可是昨晚他的态度明明那么强硬。

“穆小姐。”老管家突然出现在舞蹈房门口。

“老管家？”

“连先生交代我，帮你准备一些祭祀用品……”

他怎会知道？他没告诉他呀！穆瑶十分惊讶。

“我帮你准备一些鲜花水果，不晓得你还需要什么？”

穆瑶还一愣一愣的。“喔！这就够了，谢谢你。”

老管家接着说：“司机下午一点会过去接你。”

他什么都帮她处理好了。妈妈的住院及治疗事情，他甚至连她心中的企盼，都能帮她完成，他让她再次感觉到有所依靠的实在感。

连汉彦祭拜完父亲，离开墓园。此刻，她的眼睛哭过而肿得像核桃似的。一时间，她的情绪尚未完全将刚才的悲恸中平复过来。

“穆小姐，你要直接回去吗？”

她直愣愣地点了一下头，旋即又急忙地问司机。“小阵，可以先到连先生工作的地方吗？”她突然有股冲动，很想现在就去跟他道谢。

“是。”

司机将车子掉头，朝LIAN大楼前去。

当穆瑶走进大楼里，她才觉得自己是不是冲动了一点，这样唐突地跑来找他。

可是正当她后悔地想往外走时，已经来不及了。大厅的接待小姐已经站起身来询问她了。

“小姐，你找人吗？”

“嗯，不是——是，我是找人。”穆瑶心慌得有些结巴。

“请问你找谁？”

“我找——连汉彦先生。”

“连先生？”

“你有事先跟他约好吗？”

“没有。”她摇头。

“那请你等一下。”接待小姐不知将电话接往哪里，好像是在向连汉彦的秘书询问。

“好，我知道。”接待小姐挂上电话后，对穆瑶说：“请你直接上十五楼。”

“喔，谢谢。”她愈来愈后悔自己的冲动。原以为自己早已不会对任何产生热切、冲动了，那是以前的自己才会做的事。

电梯直升到十五楼，门被打开来。她看见办公室里的人十分忙碌的样子；接电话的、讨论的、埋首振笔的……

她一走出电梯，便有一位小姐迎上前，一看就是个精明的女人。

“是你要见连先生？”

“嗯。”

对方睨了穆瑶一眼。她现在身上的粗衫布鞋的确跟在场的绅士淑女大不相衬，显得寒伧。

对方以貌取人后给了穆瑶不高的评价，口气自然也高傲许多。“但——你跟连先生并没有约？”

“是的。”

“那你就不能见到连先生。”

连她是为了什么来见连汉彦也不问，根本就不打算让她见上连汉彦的面嘛！如果真是如此，就早说呀，何必不要她白上楼一趟。

穆瑶心里有些不悦，但能怪谁？是自己太冲动了。

“小姐，可以留下名字——”

“不用了。”就算留了，也未必会交给连汉彦，也许还会被当废纸给丢到字纸篓里。“我走了。”她转身就走。

“穆瑶！”背后传来连汉彦惊讶的声音。

他正从办公室走出来，正巧看见穆瑶。

“连先生——”那位小姐表情显得很不自在。她并没想到连先生会认识“这种人”。

连汉彦走向穆瑶。“你怎么会突然跑来？”

“我——”穆瑶笑得有些尴尬。

“哎，瞧你眼睛肿得——可惜了这张漂亮的脸蛋。”

“我——”她觉得好像应该先说明一下来意。

但是连汉彦拉着她的手往办公室走去。“先进我办公室再说。

他突然停下来，穆瑶差点撞上他。他对刚才那个女人吩咐。“林秘书，泡杯咖啡进来。”

“啊——是，是。我马上去。”林秘书刚才的高傲姿态已不复见，反倒因错愕而显得有些笨手笨脚的。

穆瑶瞥了林秘书一眼：喔，原来是秘书啊。态度可真是南辕北辙啊！

进到连汉彦的私人办公室，他往沙发椅上一坐，一派轻松的模样。

“我没打扰到你工作吧？”她愈想愈觉得自己唐突。

“没关系。”虽然工作很忙，但他不觉得被她打扰了。不过她的突然来访，的确叫他吃

惊。这样冲动的表现跟她平常的样子，简直联想不起来，倒是很像以前的她。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情……”她脸上有抹羞赧的红潮。

看她手足无措，连汉彦便主动提话题。“今天跟你父亲谈了很多贴心话吗？”

今天她的确跟父亲聊了许多。她告诉爸爸，妈妈的病情稳定许多，要他继续地保佑妈妈；又告诉爸爸，她重拾舞蹈，遇上了“伯乐”。

“谢谢你。”她的语气充满了感激，她的眼神纯真而诚挚。

他不语地注视着她，第一次感受到穆瑶真心诚意的目光。她脱去了防御的外衣，不再排斥他，不再有怨怼，话里也不再针锋相对。

连汉彦拍拍身边的位置。“来，过来这边。”

穆瑶顺从地走到他的身旁，低头凝视着他，再次的表明感激。“你为我做了很多事，我真的很感激。”

“不要感激我，永远也不要……”他的眼神闪过许多复杂的情愫。他伸手握住她小巧的手，这样的举动中包含了多少他难诉的情衷。

“如果你昨晚告诉我，今天是你父亲的忌日，我不会这么不通人情的。”

“可是你还是能了解我的烦恼，总是能轻易地为我解决。”眼泪竟不自觉地流了出来，泪珠又停留在鼻尖上。

他望着她鼻尖上的盈盈珠泪，觉得那就像是一颗珍珠一样的珍贵，他拉近她，挺身趋她的脸蛋，单手执起她的下巴。就像上次一样的吻去她鼻尖上的泪珠。她一对迷泪眼迎视他的黑瞳。在两人视线相接的无语世界里，翻涌的阗寂情潮交会在彼此的眼底。此刻，周遭就像是静止的网，不断地将他们包围住，让两人之间的距离愈靠愈近，就在四片期待且颤抖的唇瓣将要契合的那一刹那间——

叩、叩！敲门的声音就像是解开魔法的咒语，敲醒了他们两个人，他们几乎是同时震开来。

“连先生，咖啡送来了。”林秘书端了两杯咖啡进来。他刻意以冷淡的声音来掩饰纷乱的情绪。“放下吧！”

穆瑶则是背对着林秘书，知道她现在的双靥一定绯红满了。天啊，她的心跳得好快，她几乎都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音了。

#### 第04节

穆瑶今天正式加入LIAN舞团。

LIAN舞团的位所并不在LIAN大厦里。为了让舞者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连汉彦特别选了一处环境静僻较不易受人打扰的地方，做为舞团的总部。所有的舞者都在这里练舞，交流意见……等等。

连汉彦让司机顺道载她过来。他感觉得出她的紧张，所以在她临下车前，连汉彦鼓励地对她说：“好好加油，你一定行的。”

“嗯，我会加油的。”她挥着僵硬的手跟他道别。老实说，她的心情还是有些紧张。他从以前就很想进LIAN，没想到现在真的走进她最想进入的舞团，她反而有些怯场。

穆瑶一踏进大门口——

“你终于来了，我可老早就在恭候你的大驾。”欧阳 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连汉彦停下脚步，盯着走向她的欧阳 。

“欧阳团长。”她客气地喊他。

欧阳 则拧了一下眉，笑道：“拜托，别加个团长，听起来真可笑，叫我欧阳就好。大家都这么叫我的。”

对于不熟的人，就叫得那样亲热，她挺不习惯的。

“我没记错的话，你叫穆瑶？”

她点一下头。“嗯。”

“刚好，今天大家都在，我先帮你介绍一下。”

欧阳 领着她走向二楼。

在播放室门口停下来，他毫无预警地就开启了门。里面原本黑暗的内室，便从门口射进一道光彩。

欧阳 先踏进内室，主动开启灯光，再关上播放机。原来大家正在看表演的影带，讨论表演缺失，这也是他们主要的工作之一，可以藉此改进缺失。

目前巡回表演已经告一段落，只剩下在加拿大的两场演出。

“各位先暂停一下，我来介绍一位新伙伴——”

穆瑶站在欧阳 的身旁。

“这位是连先生引荐的新舞者，她叫穆瑶。”

“请多多指教。”

一听见来人是连先生介绍的，没有人会多加议论或置喙的，显然，连先生的眼光就是品质的保证。”

“欢迎加入。”声音此起彼落，但诚意十足。

“穆瑶，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舞团的成员。”欧阳 指着俞菁晶。“她是目前舞团的首席女舞者，叫俞菁晶。”

俞菁晶稍颌首以表欢迎。

“而这位是——”

欧阳陆续介绍其余的成员。穆瑶一一跟大家颌首问好。介绍完所有成员之后，欧阳 对俞菁晶说：“菁晶，待会儿就由你来主持检讨会。”

“好。”俞菁晶脸上虽挂着最亮眼的笑容，但心底对欧阳 待穆瑶的热切感到不快。

之后，他们退出播放室，欧阳继续跟穆瑶介绍着其他地方及一些事项。

“关于巡回，只剩加拿大两场，所以目前不会有任何新的计划。”

“这一次的演出你虽然无法参与，但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多观察别人的舞台经验。”

“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加拿大？”穆瑶有些讶然。

“那当然，你现在也是舞团的一员了。”

对于自己的新身份，穆瑶不太习惯。

“中午有空吗？”

“啊？”不是在介绍吗？怎么突然问起她有没有空来。

“中午一起出去用餐吧！”他邀约得很自然。

“就你我两人？”

“是啊！”

穆瑶自然地想起俞菁晶，连汉彦曾说过他们两人正在交往，并且已经同居在一块了。

“这样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吗？”欧阳 反问她。

“单独跟女人出去，女朋友不会吃醋吗？”她没有避讳，直接就问。

欧阳 笑了出来，睇着她。“没想到你才来第一天，消息倒满灵通的。”

穆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笑她？问错了吗？

“邀你出去，只是单纯的想尽一点心意。你刚来，对所有的人事物都不熟，要你一下子跟一堆陌生人吃饭，想必会消化不良吧！”他解释一下他邀约的动机。

穆瑶恍然大悟，才觉得自己想太多了，过反而显得自己心态不纯正，也就欣然应允了。

“你今天中午跟那个新加入的穆瑶一起出去吃饭？”俞菁晶两眼盯着蒸气式咖啡壶，佯装不经心地随口问道。

“没错啊！”欧阳 依旧低着头看他的杂志，却也没避讳的回答。

“咖啡好了。”俞菁晶端起咖啡壶倒了两杯。一杯加奶不加糖，是欧阳 的；一杯加糖不加奶，是她的。

端了两杯咖啡，放在茶几上，端起他的咖啡，挨近他身旁，递给他。

“她是怎样一个人？”她故意像闲聊似地聊起穆瑶。

欧阳接过咖啡。“是个很坦率，但又跟人很有距离的人。”这是穆瑶目前给他的感觉。

“你很欣赏她？”

欧阳不假思索地点头。“她是一个值得人家去欣赏的女人，不管外表，甚至内在，都不是一个肤浅无趣的。而且她很有舞蹈才华。”他笑了一下，然后玩笑地对她说：“你这个首席女主角可要小心，她是匹很强的黑马。”

她脸上的神情转为黯沉。

他以为她为了他的玩笑而不悦。

其实她在下意识里的排斥穆瑶，不单为了穆瑶可能会影响她既有的地位，她最在意的欧阳对她的“特别注意”。

欧阳轻触着她的粉颊。“哎，你也是很有实力的舞者，别在意了。”

“那你说，就你评断，你觉得我跟她哪个比较好？”

欧阳撇了一下唇角。“这种主观又不讨好的事，别问我。”他想蒙混过去。

“不行，你要——”

她话还没讲完，欧阳便堵上唇来，以吻结束她的问题。

欧阳继续以火热的吻攻陷她的脑袋，让她不能思考。果然问题都没了，只剩缠绵的热吻。

“嗨！”

穆瑶正要往舞团走去，突然有人搭了一下她的肩。

她倏地回过头去。

“是你啊！”原来是欧阳。

“你今天怎么来了？”最近他们都一直在重复排练着这次巡回演出的舞蹈，而她并没参与演出，这段期间她是可以不用来的。

“反正我也没事，就过来看你们练习，顺便熟悉一下环境。”

“认真的女人。”他赞赏一句。

穆瑶感到有些好笑地瞟了他一眼。

“没有什么赞美的话能讨得你的欢心吧？”欧阳突然这么问她。因为他觉得她对别人给予她的赞美，只有客气的笑容，却没有真心的喜悦，好似这些赞美都与她无关。

她还是客气地说：“那是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有那么好。”

“穆瑶！”从他们的背后传来一声叫喊。

穆瑶与欧阳两人同时转过身去。

是连汉彦。他坐在宾士车的后座，摇下车窗。

“连汉彦！”她一时高兴，忘了要敬称他连先生。已经有两天没见到他了，他一直在忙公事，没有回家。

她跑向他。“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是经过。刚好看见你们，所以才叫了你。对了，这段期间你不是不用来吗？”所以他才没有特别叫司机去载她。

“我想尽量观摩啊，是你引我进去的，总不能让你丢面子吧！”

汉彦拍拍她的头。“算你有良心。以后如果要出门，事先告知司机一下，让他来载你。”

“不用了，我已经知道怎么搭公车，很方便的。”

欧阳站在不远处看着很不一样的穆瑶。她竟然以一种热切的笑容对待连汉彦，这跟她平常惯有的淡漠疏远，相差甚巨。

“我早上有场会议要主持，得先走了。”连汉彦转向欧阳招了招手。“欧阳，我先走一步了。”

“再见。”欧阳向他道别。

“穆瑶就拜托你了。”

临走还不忘再加句这类的话。穆瑶撅撅嘴——“我是大人，会照顾自己。”

连汉彦笑了笑。“再见了，大丫头。”

当车子要走时，穆瑶突然大喊着问：“你今天会不会回家？”

“如果没有临时状况，我今天会回家。”

知道他会回家，穆瑶不自觉地露出笑容来。

直到连汉彦的车子走远，穆瑶才旋身往回走。

他发现她态度的转变并非刻意矫情，是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对连汉彦的热切，对其他人的

冷淡，这种情形，只有一种解释：

她爱上连汉彦了。

这个小女人已情窦初开。

可是，她不知道吗？连汉彦他早已经——

“……他们搭后天早上的飞机，琪芳，就麻烦你了。”他的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感情。

“什么麻烦啊，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对方传来一阵娇嗔。

叩、叩。门外传来敲门声。

“琪芳，我现在有事情得挂线了，改天再聊。”连汉彦乐得找到收线的借口。

“好吧，那再聊喽，拜拜！”

“再见。”连汉彦挂上电话。“请进。”此刻，他衬衫前襟的几个扣子已经解开，样子很放松。

进来的是穆瑶。“没打扰到你吧？”虽然她还是客气地询问了一下，但是笑容里的距离拉得很近。

“没有。”

“你在工作吗？”她很怕打扰到他办正事。

“没有。我现在很空闲。你有什么事吗？”他关心地探问。

她摇摇头。“没有。我只是有些无聊，所以想过来跟你聊聊。”

“好啊！”

“真的不会打扰到你？”她再确定一次。

“不会，我正觉得无聊呢！”他站起身来绕出书桌。“想喝杯茶吗？我让佣人送来。”

“不用了。”

连汉彦搭着她的肩走至书房左侧的沙发，他坐了下来，示意穆瑶坐在他旁边的位置上。

“在舞团里还习惯吗？”

“还好。现在都还在观摩阶段，所以谈不上好与坏。不过团长欧阳对我倒还不错。”

提起欧阳，连汉彦兴致提高不少。“欧阳对你很好？”欧阳是一个很有女人缘的男人。

“很好是算不上啦，不过挺照顾我的。我在想，是不是你有特别跟他交代，要他好好照顾我。”

“他怎么特别照顾你？”

“怎么特别照顾？”她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所以顿了一下。“例如：我刚到舞团时，他怕我跟一大票不熟的人吃饭会不舒服，便主动邀我去吃中餐。每次团员在讨论巡回表演的缺失优点，因为没有参与演出，所以比较不熟悉，他会很热心地跟我解说，诸如此类。”

“那很好嘛，有人照顾你。”他虽是笑着说，但是眼神却闪着不快。

“怎么了？你不高兴吗？”穆瑶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的不高兴。

连汉彦愣了一下，收起心底那股妒意，压下心中的不是滋味，不想让穆瑶察觉自己的心意。不能否认，对于欧阳对穆瑶的“特别关爱”，他是不痛快的。

他笑得心虚。“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怎会不高兴。有人照顾你，我也安心多了。”

“是吗？”她总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

气氛一度有些尴尬。连汉彦为扭转这样不自在的气氛，他转了话题问她。“后天就要搭机飞往加拿大？”

“嗯，早上的班机。”

“后天我会在公司里忙着开会，所以，我先祝你一路顺风。”

她撇撇嘴。“我倒希望你也能同行。”她毫不加以修饰的神情尽现无遗。自从那次办公室的小小火花之后，她对他明显地亲近许多。

连汉彦越过身子，轻轻捏捏她的下巴。“别一副失望的表情。我答应你，在你首次演出时，一定捧场。”

“即使是个小角色？”

“不管是什么角色。不过我敢打包票，就算不是首席女主角，肯定也是个有吃重演出的角色。”

“你又晓得了？”她不信地瞟了他一眼。

“凭我的眼光，瞧哪个不是在舞团里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穆瑶笑了出来。“万一我是个例外，那不打破了你的金字招牌？”她眨着俏皮的眼睛看着他。

“会吗？”连汉彦很自然地托起她的下巴，凑近直视她的脸蛋，戏谑道：“我还不到老眼昏花的年纪吧？待我再仔细瞧瞧——”

穆瑶吃吃笑个不停。“来不及了，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是啊，是来不及了。连汉彦望着她一派纯真的表情，突然他心里有股强烈的欲望产生，他想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想将单薄娇弱的她纳进胸膛，永远地保护她。

他顺着此刻这般轻松愉快的气氛，手一搭，将穆瑶揽入怀里，她没有抗拒他的搂，反而还很安心地依靠在他的怀里，在他的怀抱下，恍若置身在最安全的堡垒，再也不怕外面的风雨摧折。

舞团一行人来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他们此行的所有行程，早已有人帮他们安排妥当。是一位叫凌琪芳的人安排的，她并不是LIAN的相关人员，是个加拿大的华侨，而且似乎与LIAN的关系很密切——

在接风宴上——

凌琪芳笑容可掬地对待每一个人。

“凌小姐，谢谢你为我们安排得如此周到。”身为团长，欧阳 代表感谢。

“汉彦特别打电话来，要我好好的照顾你们呢！”

“连先生真是很照顾团员的生活。”

“他呀，就差不是真的舞者。其实他跟舞蹈的关系还真是密不可分。”

她好像跟连汉彦很熟？穆瑶怀着好奇的眼光盯着凌琪芳。

欧阳 不经意的眼光瞧见穆瑶打量凌琪芳的目光。也许是故意的，他在席间问起：“凌小姐，你与连先生订婚都两年了，打算什么时候步入礼堂啊？”他想让穆瑶知道凌琪芳的真实身份。

凌琪芳笑了一下。“这种事，怎好由女方回答呢。你该问你们的连先生！”

连汉彦的未婚妻！穆瑶心里震了好大一下。他已经订婚了了？！她从来没想到有这可能，他是已婚未婚？或已有女朋友了？

“现在流行奉子逼婚，凌小姐不如也效法。”欧阳 玩笑道。

席间的人跟着瞎起哄。

凌琪芳瞟了欧阳 一眼。“欧阳，你老是喜欢开玩笑。菁晶，你可要好好管教他。”

大家都热络地聊成一团，只有穆瑶笑不出来，也没有搭上话题。

她的沉默，并未引起大家注意，因为大家早已习惯她的淡漠寡言。但欧阳 却区分得出来，她现在的沉默是为了连汉彦。

“嗯——你怎么了？不舒服？”凌琪芳跟着也发现穆瑶脸上的表情像是快哭了的样子。

穆瑶勉强打起笑脸。“没有啊，只是有些时差。对不起，我想行离席了。”

“先洗个热水澡，再上床睡觉，会很舒服。”凌琪芳体贴地向穆瑶建议去除疲劳的方法。

穆瑶的脸上那抹勉强的笑容消失前，赶紧从位置上站起来。“失陪了。”

为什么会感到心酸呢？她跟连汉彦不过是主雇关系罢了！他是事业成功、风度翩翩的男人，即使有了老婆，也是很正常的，更何况订婚了。

凌琪芳她看来是那么的贤淑，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跟连汉彦两人登对极了，不是吗？穆瑶苦笑地劝慰自己。

躺在饭店的床上，翻了两个多小时，还睡不着。在黑暗的房间，那一对大而圆的眸，就像是一对晶亮的黑珍珠。

铃——一阵电话铃声划破阒寂的房间。

穆瑶翻过身，伸长手臂，抓起话筒。

“喂——”

“穆瑶。”

听见连汉彦的声音，叫她内心翻腾得厉害；但同时脑中又闪过一个疑问：

他是不是已经先打电话给他的未婚妻？

一想及两人情话绵绵——

“有事吗？”她的声音既沮丧又低沉。

“只是打电话来问声好而已。嗯？你的声音怪怪的，是不是想妈妈啦？”他玩笑道。“还是在想念我了？”

“你希望我是在想念你吗？”

“嗯？”他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人更令你期望她的想念。”说着，心里也跟着难过起来。

他明白她指的是谁了，他叹了口气。“你见到她了？”他本来想事先告诉她，但却又不晓得应站在什么立场来说，他跟连汉彦只是合约关系，也许多了几许不寻常的关心，却缺了最重要的——他没有那个资格。

她不再说话了。

“我跟琪芳是两年前订婚的。很传统的藉着相亲认识，条件、家世背景全摊开明讲的那种方式。”他的语气有些嘲弄，有些无奈。

她还是不说话。

“怎么不说话了？”

电话那头的他不知道，在这头的她只能无声地流着眼泪，一人孤单地待在异地漆黑饭店房间里，抓着话筒听着她心恋的那个男人，告诉她，他跟未婚妻的事情。

他也沉默了。他们似乎都明白，多言已无益的道理。但谁也不愿先放下电话，沉默地感受着彼此的呼吸。

今晚是在多伦多的第二轮演出。明天下午便要搭机飞回台湾。

原本没想到穆瑶会上场演出，可是有一位女舞者染了重感冒，全身虚软无力无法上台演出。因为她的出场次数不多，所以并不像主要角色，都有候补人选。原本想找个有参与演出者来顶替她的缺，可是，有一幕是全体出动的大场面，这样又会缺个角。

“穆瑶，由你来替补吧！”当欧阳 说出这句话，在场的舞者无不哗然。大家都是反对的。因为穆瑶从头到尾都不曾练习过，怎能在上演出呢？

“穆瑶一直有参与我们的讨论会议，也看过多次录影带。这个全体的大场面，时间有三分钟。”欧阳 看着穆瑶。“你可以胜任吗？”

穆瑶目光炯炯地看着欧阳 。“当然可以。”她回答得信心十足。那三分的演出内容，她很有印象，并不难。要她替补那名女舞者，不是什么问题，她可以胜任的。

“欧阳——”俞菁晶想要阻止。

“就这么决定了。”他口气很坚定。“演出水准一向是我们LIAN对观众的保证，一点小瑕疵都不行。”他严峻的眼睛扫射过每位团员的脸。

欧阳从未有过如此坚硬的眼神，他一向是潇洒不羁，老是一副不在乎的表情，而此刻的他却显得异常严肃。

这也让穆瑶第一次见识到他不苟笑的认真模样。也许这就是分何以能为LIAN舞团团长的原因。他果真有着卓越的领导气势。

穆瑶的长才，在这次短短三分的演出，彻底刷亮刚才那些舞装的眼睛。

大家都认为她顶多能勉强蒙混过关，就阿弥陀佛了，但她的表现却更甚原来的那名舞者。每个人都震惊于她从没练习过，仅靠着看过数次演出的录影带，竟然能消化得如此快。

在后台，盯着镜中身着舞者的自己，心情有些激动。她一直梦想能站在舞台上尽情地舞蹈，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分钟，但仍使她兴奋莫名。她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站在舞台上交织着光和热。

赫然，她看见镜子里映射出欧阳 的身影。

她转过身去，发见他粲然一笑。这是第一次他看见她如此真切不带距离的笑容。

他来不及说什么，不到十秒钟，就又轮到他出场了。

在他冲出舞台的那一刹那，他回身给了她一个竖起大拇指的手势。

在晚餐聚会结束后，团员们拉都拉着英文能力很强的俞菁晶一同外出逛街，虽然俞菁晶百般不愿意，尤其是在欧阳与穆瑶两人不打算出去只想留在饭店的情况下，她更是无法放心，但是她实在是拗不过大家，只好半强迫地被带出饭店去了。

穆瑶跟欧阳 从餐厅用完餐后，两从同时等着电梯准备回房间。

“谢谢你给我这次的机会。”穆瑶语气中充满诚挚的感激。

“优秀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

“我还是应该感谢你。”

“其实你已经给过我一份最好的谢礼了。”

“谢礼？”她仰起颈子，不解地看着他。

欧阳 回应她一个微笑。“笑容，一个没有距离的笑容。”

“没有距离的笑容？”她还是不解。

他收回微笑，眼神里有着认真。“上回我见你对连先生露出那样的笑容，那令我非常嫉妒。我很希望那是为我而展的笑靥。”

“欧阳——”穆瑶对他的话感到震惊。

“所以你在后台也对我露出那样的笑容时，我真的非常开心，对我而言，那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教他为之心荡神摇。

叮——电梯门打开。

两人还杵在电梯口，两对眼眸相视。穆瑶眉心微陷，眼泛惊异；欧阳 则毫不掩饰，直接而不畏缩。

站在他们身后等着搭电梯的人，久不见他们走进电梯里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们两个一眼，便绕过他们径自走进电梯。穆瑶觉得他的视线太过危险，忙收回视线。见电梯门就要合上，她赶紧同前，手往门缝一伸，门又自动地打了开来。

电梯里面的人见穆瑶冲进来，但欧阳 却还站在门外。于是，其中一名老外便开口问：

“先生，你也要搭电梯吗？”

欧阳 看了穆瑶一眼，随即应允一声，一脚踏进电梯里。

一间密闭的空间，每个人都沉默地盯着显示板。穆瑶虽然没看欧阳 ，但是她可以感觉到他灼热的目光正烧着她的脸颊。

到五楼时，所有的人都出去了，独留下他们两个人。原以为欧阳 会有什么举动。意外的，他很安分地站在她身边。两人的视线都停留在显示板上，却各自怀着心事。

电梯到达他们住的那一层楼，穆瑶率先步出电梯，欧阳 则尾随在后，直跟到穆瑶的房门口。

穆瑶礼貌且客气地向他道：“晚安。”他转身掏出钥匙准备进房间。

突然背后袭上一堵肉墙，然后感觉腰际一紧。欧阳 的唇在穆瑶的耳畔轻柔地响起——

“我喜欢你。”

穆瑶顿时僵住了。

“我喜欢你。”他又重复一遍。在他的紧箍中，她可从背后感觉到他的心跳，怦咚、怦咚，大力地震着。

“我不想隐瞒，我喜欢你，即使我知道你爱的是连汉彦，我还是喜欢你。”

刚才在电梯里，欧阳 的内心在挣扎着，最后，还是决定诉出情衷。

“……”然而穆瑶却只能任他环抱着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口。

回台湾的飞机上，欧阳 坐在靠走道的位置上，从他这个角度的右前方可以看见穆瑶。虽然只能看见她的耳背、一点微噉的唇，他已感到满足。

见穆瑶的左手臂平放在椅子把手上，他将自己的右手平放在把手上，想像着自己的手与穆瑶的手交叠在一起。

昨晚，他虽因一时的冲动，泄漏了心事，但他并不后悔。既然表明了心意，他已无后路可退了。

他要让他跟穆瑶的关系，有着情爱的交缠。

穆瑶虽盯着面前的萤幕，但电影的情节却未真正入她眼。

昨晚欧阳的告白，着实叫她慌了。她很想不去管欧阳说些什么，试着以漠然的态度去看待，但是，她还是被扰乱了。

欧阳一直对她不错，要她完全置之不理，她真的做不到。情况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

在受到连汉彦已有婚约的打击之后，还得面对欧阳突来的告白——啊，天啊！脑袋全糊成一团了……

## 第05节

---

穆瑶走进医院，她想去探望母亲，但现在已经过了会客时间，她只好悄悄地溜进去。见妈妈已睡了，她小声地走到妈妈的床前，看了一会儿，才又悄悄地离去。

她是直接从机场来医院的，行李都还背的肩上。她看看表，时间已晚，不晓得还有没有公车？

突然，砰地一声，听见有人关上车门，随即，一双意大利高级皮鞋立在面前。

穆瑶抬头一看——是连汉彦。原本见到他，应是兴奋地冲上前搂住他，但是现在已经不可以了。

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相接，彼此都不知道该以什么话来做开场白。

“欢迎回国。”还是由他先开口吧。

她微扬起唇角，笑容已录中以往明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司机告诉我，在机场没等到你，便猜你一定是来看妈妈了。”

“你对我倒是挺清楚的。”而我对你却所知有限。

“我还知道，在加拿大第二场演出，你便披挂上阵，演出的水准令团员们大为吃惊，你已经赢得他们的认同了。穆瑶，你真的很杰出。”

一个新人要加入一个团体，得到团员的认同，并不是件简单的，得耗上不少时间去相处，去证明自己的能力才办得到，而她竟如此轻而易举。

“不过是我给你拣了个现成的机会。”她表情始终淡漠如一。

他本想试着让她提起兴致，但是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让他识相地放弃。“我们回去吧！”他伸手接过她的行李，她没拒绝。

穆瑶跟在他的身后，突然她停下脚步。

“我想我应该搬出去住才是。”

连汉彦回过身来。“搬出去？为什么？”他的语气因过度的讶异而显得激动。

“我现在已经正式加入舞团，可以自己独立，不好再麻烦你了。”

“一点也不麻烦——”

“现在是不麻烦，但以后呢？”她睨着蒙上的眸子望进他的。

“以后还是一样，你可以一直住下去。”

“我不能永远依附在你的羽翼下；你也不可能永远守护着我，这你该清楚，不是吗？那不如现在就让我离开。”他会跟凌琪芳结婚，共组家庭。而她将会成为一个很多余的女人。人要有远见，想见了自己尴尬的未来，便该在当下先为自己谋求去路。

他想过她承诺自己会永远守护着她，但理智告诉他不该因一己的私心，而将她留在身旁，像她这样美好的女子，应该放手让她自由的飞翔。“好吧！我答应让你搬出去。我会帮你找一间舒适的房子。”

他答应让她离开他的生活了……这让她感到难过，甚至感到生气，气他竟然那么轻易地就答应她，一点不舍也没有。“又要麻烦你了。”她的语气略显尖锐。

“我都答应你，为什么还生气？”他看见她眼底闪着愠火，不禁探问。

“我没有生气。”她矢口否认。

“穆瑶，我不希望你把不满闷在心里。”

她斜瞪他一眼，气呼呼地嚷着：“我是在生自己的气，不行吗？”坐进车里，她用力地关

上车门。

没错！是自己主动要求离开的，却又不高兴他答应得这么干脆。这矛盾的心情，能期待他的了解吗？全怪自己爱上了一个已有婚约的男人。她没有横刀夺爱的勇气，所以只好放在心里藏着，盼能有解脱的一天。

“你说什么！”俞菁晶尖嚷出声，无法接受欧阳竟然提出要分手。

“菁晶，我们在一起时就协议过，只要有任何一方变了心，就要坦白说出来。我很抱歉，自己是先提出的一方。”欧阳对于恋爱的态度，一向秉持着如果不再爱对方，宁愿分手，也不要纠缠一辈子的想法。

“为什么？我们不是一直处得很好吗？我们甚至很少争吵。我哪里做错了？”她没办法接受他要分手的事实。

“菁晶，你很好，是我的问题，我爱上了别人……我宁愿你恨我、怪我，也不愿欺骗你。”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爱上别人了，只消轻轻松松地对我说：我们分手吧，我不再爱你了。你自以为这是对爱情坦诚，没有欺骗。难道这样我就不会受伤吗？你有没有想过，我能否收回对你的爱？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那么潇洒的。”她忍不住地哭了。

“对不起。”他除了道歉外，还能说什么？是自己变了心，本来就是不可饶恕的一方。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要的不是对不起，我只是你能在我身边。”菁晶哭嚷着。

“菁晶，理智一些。”

“要我怎么理智，我所爱的人要跟我分手，毫无预警地宣判我的出局……欧阳，我们也曾互诉衷曲，要相守一辈子的，你怎能这么轻易地说不要就不要……”

欧阳沉默以对。

俞菁晶抬起一双泪眼望着他。“你还爱我吗？”

欧阳摇了摇头。他知道事实最伤人，但仍残忍地坦白道：“菁晶，我不爱你了。”其实早在他们开始同居时，他就发觉他对她的爱已经逐渐冷却了。

俞菁晶很了解欧阳，一旦他提出分手，是不可能再挽回的。难过的哭泣，只能得到他的怜悯，并不能挽回他的爱。“是为了穆瑶？”早在她第一次撞见欧阳与她聊天时，就有不安的预感的。后来，进入舞团，欧阳对她更是照顾有加，她更加确定穆瑶是两人分手的原因。

欧阳转点头承认。

啊——果然是为了她。

旋即，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只是单恋，她对我一点意思也没有。”

“你单恋她！”俞菁晶极为惊讶。向来女人缘甚佳的欧阳，竟也有单恋女人的时候。

“嗯。”

他竟然为了一个不爱他的女人而抛弃她。俞菁晶着实感到啼笑皆非。

连汉彦已经游了两个多小时的泳了。

穆瑶从连汉彦跳下泳池里游泳开始，她就屈腿坐在她房外的阳台上，背倚着栏杆墙。虽看不见他，却能清楚地听见他在水中来来回回不停地游水的声音。

连汉彦在水中已经游了许久的泳。以前，他有什么烦躁、不开心的事情，只要在水中游个几趟，便能宣泄掉，但现在似乎再怎么游也没有办法完全排解中的郁闷。

“连先生，你的电话。是凌小姐打来的。”老管家拿着无线电话站在池畔，朝着水里的连汉彦喊。

连汉彦从水中爬上岸，老管家立刻递给他一条大毛巾，然后将电话递给他。

“喂。”连汉彦边擦试着身体，连接听电话。

“你正在游泳？”

“喂。有事吗？”说话的口气一点也不像是与对方有婚约的感觉，没有喜悦，没有期待。

“我是要告诉你，我后天会到台湾开会。”

“后天吗？好。我会派人去接你的。”

“你能亲自来接我吗？”虽然跟汉彦是相亲认识的，但是她却是真心地爱上了他。

“后天我有会要开，恐怕走不开。”其实那个会议并不重要，他可以不必亲自主持的，但他不想去接她，所以以此为借口推拖着。

“好吧，公事重要。”

“嗯，那后天见。”他准备挂线。

“不多聊一会吗？”

“后天见面，爱聊多久就可以聊多久，差这么一点时间吗？”

“哎，你们这些男人，就是不明白女人的心啊！”她不过是想多听听他的声音而已。

挂上电话后，连汉彦叹了口气：又有谁能真的了解谁的心呢？

加拿大表演结束后，LIAN所有的团员都有一段自由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以犒赏自己长期以来为了演出而没日没夜练习的辛劳。

而团长欧阳却以找房子、搬家度过他的假期。跟俞菁晶提出分手后，他便搬离两人一同居住的公寓。

他在今天把所有的东西全搬进新家。唉！搬家真是一件累人的，拉拉杂杂的一堆东西，看了就烦。

欧阳 吁了口气，看看他搬进来的东西，皱了一下眉。“算了，改天再慢慢整理吧！”

叮咚——门铃响起。

欧阳 直沉是前屋主的朋友找上门，打开门便道：“李先生已经搬——”

“请问这里是不是要出租——”

两人的声音几乎同时发出。

“穆瑶！”当欧阳 看见站在门口的人，竟是穆瑶时，他吓了一跳。

穆瑶本来视线还盯在手上的红纸上，却在乍闻有人惊呼她的名字后，猛然抬起头来。“欧阳？”她的震惊不比他来得小。

“你怎么知道我搬来这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搬家的事情，所以对于穆瑶的出现，感到惊奇。

“我是来租房子的。”虽然连汉彦说要帮她打房子，但是她自己能做的尽量自己来，找房子这种小事，还是别劳烦他那个大忙人了。

“租房子？”她不是住在连先生那里吗？

直到这时她才反应过来。“啊？你们租啦？”她并不知道他与俞菁晶分手了，所以这么问。

“不，只有我一个人搬来。我跟菁晶分手了。”

“啊？”穆瑶惊呼一声。“不会是因为——”上次他才在加拿大跟她表白，这会儿他又说跟女朋友分手了，还搬出两人合租的公寓，这不得不令穆瑶觉得自己被牵涉其中。

欧阳 斜着嘴角笑了一下。“我还以为你会不副事不关己的冷淡模样。”

“是不干我的事。”她回答得有些心虚。

欧阳 瞄了眼一屋子的箱子及杂物。“里面太乱，我们出去找个地方聊聊。”

“耶——”她还来不及开口拒绝，就被他给拉着走了。

不一会儿，他们已坐在一家精致的咖啡屋里。难得能悠闲地享受下午茶时光，欧阳显得舒适自在；反面穆瑶就拘谨许多，她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

“你不是住在连先生家吗？为什么要搬出来？”欧阳 先部出心底的疑惑。

“一直住在人家家里总不是办法。”她敷衍地答道。

欧阳可以很明确地感觉出来，穆瑶在提及连汉彦时，已明显地拉开距离，这跟以往她在谈到连汉彦时的那股势切神情相差甚远。“是因为连先生有未婚妻的关系，所以你才要搬出来，是吧？”欧阳 一语道出真正的原因。

“你管不着吧！”穆瑶瞪视着他。

欧阳 突然逼近她的脸。“考虑我。”说完才将背靠回椅背上，笑道：“我现在是自由身了，而且我们又同是热爱舞蹈的舞者，有共同兴趣，很合得来。”

穆瑶依旧冷冷地。“是吗？我可不爱霸着麦克风唱歌，而且俞菁晶不也是热爱舞蹈的舞者，可见这理由不成立。”一直以为她寡言，没想到她口才也不错。欧阳脸上扬起一抹深思的笑容。

穆瑶不打算再继续跟他聊下去，她从皮夹里掏出纸钞放在桌上。“我先走了，再见。”

欧阳不发一言地看着她走出咖啡屋。穆瑶实在跟他所认识的女人很不一样，他也曾遇过一些很冷淡或者很酷的女人，但全不像穆瑶那般，她的冷漠像是种伪装，是她的保护色……欧阳一直有这种感觉。可是为什么呢？

去医院看过妈妈之后，穆瑶在街上晃了许久才回去。因为她知道凌琪芳今天回到台湾，她想避开见面的机会。

不过，该来的就躲不掉，还是在走廊给她碰上了。

“你——”凌琪芳一时忘了穆瑶的名字，她并不知道穆瑶住在这里，所以看见穆瑶的出现有着不小的惊讶。

“穆瑶。”看她喊不出名字，便自动地报上名字。

凌琪芳疑惑地看着穆瑶——她的样子不像是来拜访连汉彦。“穆瑶，你住这里吗？”

穆瑶犹豫了下。“嗯。不过，我只是暂住一下，我正在找房子。”她承认之余，不忘赶紧补了句解释。

喔，原来如此。连汉彦一向对待舞者很好，这点凌琪芳很明白，所以对于连汉彦让单身女凌琪芳暂住家中，并不疑有他，

穆瑶没打算再跟她多聊。“那么——晚安了。”她扭开了门正要进房。

“穆瑶——”凌琪芳又唤住了她。

“还有事吗？凌小姐。”

凌琪芳笑了一下。“也没什么啦，只是因为时差的关系，睡不着，汉彦又还没回答，我有些无聊……”她拉拉杂杂地说了一些没有重点的话，最后才绕回本意。“可以跟你聊聊天吗？”

穆瑶很想拒绝她，但还是点了头。

穆瑶一向早起。虽然昨晚让凌琪芳拉着聊天到半夜，但是她还是准时六点起床。她换了舞衣到舞蹈房练舞去了，反正闲着也没事。

她先了一首轻柔的音乐，以缓慢的动作来表达丰富的肢体语言。

音乐声止，清脆的掌声响起。穆瑶从镜子里看见连汉彦站在门口。她猜他大概才刚从办公室的套房赶回来吧！身上是昨天的装束，衬衫的前襟解开了几颗扣子，领带挂在颈子上，手臂上挂着外套，一向整齐的头有些散乱，不变的——是他的神情，永远都是那样自信洋溢。不因他一身的凌乱，折损他一丝一毫的魅力。

她弯身拾起地板上的毛巾拭汗。

“你的舞艺又增进不少。”他笑言。

她面无表情地说：“你一大早回来，想必要见你的未婚妻吧，她昨晚可是等了一夜。”

提起凌琪芳，他脸上的笑容便消散了些。“昨晚我太忙了。”他不若刚才一派轻松的神态，眼底有抹邑郁，连回答都显得不经心。

“你用不着跟我解释，那一点也不干我的事。”她回答得很冷漠。

他还是比较喜欢活泼一点的穆瑶。她现在这副冷得可以冻僵一个人的眼神，真教人难过。

“回房沐浴吧，然后一起吃早餐。”即便她在彼此间拉开多少距离，他仍是关心她。

“我不想当电灯泡。”其实她是不想让自己看了后伤心又伤肝。

“谁让你当电灯泡了，房子里的灯可亮透了，你甭费这个心。”

他妙语如珠的话惹得穆瑶笑出声来。她捂着嘴极力让自己别笑得太夸张。她还是没有办法持续对他冷淡。

看见她的笑脸，连汉彦在心底重重地吁了口气，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再将搂进怀里。

“汉彦！”凌琪芳在楼梯间撞见连汉彦跟穆瑶两人有说有笑地正要上楼来。

她的一声叫唤，让两人的笑容及说话声立即打住，同时望向凌琪芳。

“琪芳。”连汉彦唤了声，算是打招呼。

昨晚她苦等了一晚的男人，今天一大早却跟别的女人谈笑风生地一同走进来。她不是一个小家子气的女人，可是，这并不表示她不会吃醋。

“我等了你一个晚上。”她的声音虽是一样的轻柔，不过任谁都能感觉到她的怒气。

在这尴尬的时刻，连汉彦不想让穆瑶面对这种不好的气氛，他回头对她交代。“你全身是汗，快回房去吧！”

穆瑶什么话也没说，垂着颈子，绕过凌琪芳走上楼去。离去时，她似乎听见连汉彦对自己说了声：“对不起——”

她不得不佩服连汉彦哄女人的工夫好到家了，要不然就是凌琪芳是个很好骗的女人。

在餐厅用餐时，气氛好得不得了。好似方才的不愉快全没发生过一般。

穆瑶原本打算赶紧吃完早餐，然后早早离席。不料，连汉彦的声音却响起。“穆瑶，慢慢吃。吃太快对胃不好。”害得她只好将近塞了三分之一进口中的三明治，又挪了一些出来。她的狼吞虎咽和凌琪芳的优雅从容形成强烈的对比。

凌琪芳笑着对连汉彦说：“汉彦，你别像个老大哥在管小妹妹似的，人家穆瑶怎么说也有二十岁了呢？”

穆瑶此刻完全明白了，凌琪芳一点也不是个好骗的女人，她简直精明到家了。她故意将穆瑶与连汉彦的关系圈制在兄妹的那层上，顺便再提及穆瑶年纪尚小的事实。

“是呀！他老是将我当个丫头管。”穆瑶故意回应她，把每个人的关系界定在适当的位置上，其实比较安全。

她又喝了半杯牛奶。“我吃饭了，你们慢慢用。”

才刚准备离席，老管家走进餐厅。“穆小姐，有人找你。”

“找我？”会有谁来找她？

连汉彦直接就问老管家。“是谁找穆瑶？”

“他说他是LIAN的团长，叫欧阳。”

“欧阳找我？”他找我干嘛？

“你跟欧阳有约吗？”他明显地介意着欧阳来找穆瑶。

“没有啊！我出去看看好了。”她也不清楚。

“反正我也吃饱了，我们一起去吧！”说着，连汉彦也准备离席。

这时候凌琪芳开口了。“既然大家都不吃了，我一个吃也无聊，不如大家一起到大厅聊聊天。”

嘿，怎么搞的？人家可是来找我的，现在倒成叙旧聚会了。穆瑶对于事情演变成如此，感到不解。

欧阳被安置在宴客厅等候。当门被打开来时，先入眼的是老管家，他领着穆瑶——

欧阳笑着喊她：“穆瑶。”

但接着连汉彦进来了，凌琪芳也跟在后头。“连先生，凌琪芳！”对于他们两个人的出现，欧阳有些讶异。

连汉彦立刻展现出主人的风范来，他招呼着每个人坐，又吩咐老管家去泡茶。

“欧阳，你找穆瑶有什么事吗？”不待当事人开口，连汉彦便主动地询问欧阳。

“是这样的，我知道穆瑶正在找房子——”欧阳解释着来意。

“你怎会知道穆瑶在找房子？”他失礼地打断他的话，而且是不客气地回问。连汉彦一直是很有分寸的人，这会儿却失了风度。

被连汉彦这么一问，欧阳只好解释。“我们昨天才碰过面，她正好在找房子。”

连汉彦眉心一陷，立刻转向穆瑶，口气很是严厉。“我不是说要帮你找房子吗？”她竟然还自己去找房子。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想搬走吗？

“我只是觉得你公事很忙，找房子的事，我能自己来就别麻烦你了。”他一脸凶样，害她回答得有些唯唯诺诺。

“谁说麻烦了。”他现在就像是座待爆发的活火山。

在这个有些火爆及尴尬的气氛中，欧阳继续说明他今天的来意。“我今天来，是想介绍一个环境不错的地方给穆瑶。”

他才说完，连汉彦立刻将矛头指向欧阳。“欧阳，你几时又改行当房屋经纪人了？”

欧阳赶紧解释。“我只是刚好有个朋友有门路，所以——”

“其实不正好吗？”这时凌琪芳那轻柔的声调适时响起。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她依旧语调轻柔地说：“穆瑶想找房子，而欧阳帮她找到了一个环境不错的地方，那麻烦不就解决了吗？”

凌琪芳这一开口多少使得气氛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其实看看也没什么关系，如果不好，我们再找别处啊！”第一次看连汉彦这么凶的样子，穆瑶垢口气也变得很轻柔，就像是一个小女人在撒娇。

连汉彦态度软化下来了。一来是凌琪芳开口了，他不好太过坚持；二来穆瑶的柔情攻势多少有了些效用。“好吧，我们今天就先看一下房子。”

“今天就去看吗？你要不要先查一下你的行程表？”他可是大忙人，哪来空余的时间。

“再忙也要陪你看房子，否则，你随随便便进一些龙蛇混杂的地方，这怎么行。不过，我声明在先，如果那个地方我不满意，一切免谈。”

“好，以你的眼光为主。”哎，到底是谁要住的房子啊！

连汉彦这才稍稍露出差强人意的表情来。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连汉彦对待穆瑶的态度，凌琪芳永远不会见到连汉彦真正宠爱一个女人的样子。她一直以为他事业心重，所以对自己总是不够体贴温柔，连她来台湾开会，也没有亲自来接她，甚至一整天也没能见上他一面，而他却为了穆瑶，放下公事，陪她去看房子，原来……

也许真正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总会在某处泄了心底的真意。

## 第06节

---

欧阳 帮穆瑶找的那层公寓，环境还算不错，有健全的守卫管理，在住家安全上应无太大问题。穆瑶本人十分满意，但是连汉彦还是颇为挑剔。穆瑶费尽了口舌才说他勉强答应。

既然决定住下来，岂有租赁的道理，连汉彦坚持要买下来。为此，穆瑶与他有番不小的争执。“没理由要你买房子给我，这绝对不可以。”她又不是他养的小情妇。

“既然喜欢就买下来，那有什么关系，几百万而已。”买下这层公寓，对连汉彦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几百万而已！瞧他说得多轻松，多少人要赚上那几百万要缩衣节食，存个好几年，还未必能存到那笔数目。“如果你坚持要买，可以！那你就是我的房东，我向你租房子。”

“何必多此一举呢？”他每个月收那万把块的房租来干什么？

“如果你不要，那就算了。说什么我也不会住下来的。”

那正好，反正他压根儿不想让她搬出去。“那就继续住在家里。”他抿着笑容道。

穆瑶摇摇头。“不要。我会自己找个地方住。天下之大，我就不信没有我容身之处。”

早该想到她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女人。她态度强硬，连汉彦只好退让一步。“这样吧，就当你预先支借薪俸。反正你也为LIAN工作，我是生意人，不会做亏本生意的。”

最后，穆瑶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反正她是“卖”给他了，为他跳一辈子的舞，应该也够抵欠他所有的“债”了吧！

长假过后，第一天到舞团，就听见许多团员们在耳传着欧阳 跟俞菁晶分手的消息。虽然穆瑶早已知道，但是她并没有加入他们八卦的阵容里，她选择沉默以对，安静地做着她的软身操。

当话题中的男女主角分别到达时，每个人都识相地闭上嘴，但是好奇的偷窥神情却在脸上表无遗。

“各位早。”欧阳 轻松地大家问好。上没有大家所期待的失恋惆怅。

反倒是俞菁晶，她从进来到现在，脸上是一点笑容也没有，而且刻意在避开视线，不去看

欧阳。

穆瑶将目光投射到俞菁晶的身上，没想到却与俞菁晶的目光相接。俞菁晶看穆瑶的眼神，是含怒怨恨的。

穆瑶收回目光。老实说，对于被当成掠夺者般的怀恨，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她抬起视线，看见站在前方说话的欧阳，他的目光也正巧投射过来，他的眼神中充满着关爱。两种极端的视线全都投射在她身上，这令她觉得沉重莫名。

如果单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而使得一对原本相恋的男女分手，那他们之间曾有的爱情，到底算不算是真爱？穆瑶感到疑惑。

这番煎熬终于在欧阳宣布下午要开会讨论下一季分演的新舞码后，获得解脱。

下午的开会结果，讨论出下一季的舞码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另一个是有西方色彩又带点童幻故事的花仙子。

“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下次开会时，我们便要决定演出的舞码。好，散会。”欧阳对所有团员宣布结论。

每个凌琪芳边整理着手边文案稿，边讨论著。

“两个都很不错，你觉得哪个好？”

“我喜欢嫦娥奔月。”

“花仙子较有新鲜感。”

每个人意见都不一。突然有一人问着俞菁晶。“菁晶，你觉得哪个方案好？”

“不知道。”她没好气地回了一句。然后，谁也不理地走出会议室。

“哼！襍什么嘛！”

穆瑶慢条斯理地收拾好她的方案稿，她永远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她不主动攀谈，别人也不会主动搭讪。

原本穆瑶已经准备要走了。突然有位团员开口问她。“穆瑶，你觉得呢？”

穆瑶怔了一下，回首望着向她搭问的人。“啊？”没想到会有人询问她的意见，所以愣了一下。

“我是问你觉得哪个方案比较好？”她又问一次。

原本场面闹哄哄的气氛，突然静下来了。大家都将焦点集中在穆瑶的身上。一时间，穆瑶有些不能适应。

以凌琪芳，她在舞蹈学校时，是最活泼，最有意见的人，但现在的她早已不是了。大家似乎都在期待她的回答，也许是上次在加拿大时，大家真正见识到了她的真本事。

穆瑶看了大家一眼，才娓娓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如果就个人喜好，我比较偏爱嫦娥奔月，因为那是一个我们从小听到的故事，可是就整体而言，花仙子，比较有表演空间，且创造性较强，观众比较不会像对嫦娥奔月有先入为主的观点。”

她说完，大家都露出一脸折服的表情。起先穆瑶还以为大家不会认同，所以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接着说：“我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而已——”

其中一人率先惊赞着：“穆瑶，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耶！”接着其他团员也跟着认同、赞赏着穆瑶的观点。

“嗯，我只是……”面对大家的反应，穆瑶的些不自在。

“我想起来了——”原先发问的团员突然叫了一声，然后直盯着穆瑶瞧。“你是穆瑶嘛！”

周遭的人嗤地一声——“废话，她本来就是穆瑶啊！”

穆瑶也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你是小我二届的学妹，我毕业那年，你还夺得比赛冠军。”但那时候的穆瑶风头很健，很活泼，而现在的穆瑶却是沉默、不好与人来往，所以她一直无法联想起来。“难怪我一直觉得你很面熟。”

事实上，穆瑶对于处称是她学妹的这位团员并没有印象。所以，她只好尴尬地笑着。

而她则继续说着穆瑶以前的风光史。穆瑶阻止不了她，只好红着脸任她说下去。但此刻，她的心情是有些激动的。她觉得好像回到学生时代，有着欢笑，有着骄傲，更有着她逐渐回复的自信。

也许，她真的可以回到从前的自己——妈妈的病情也在稳定中，而她又能重拾最爱的舞

蹈，她再尝到快乐的滋味。

叭、叭！

站在公车站牌下等候公，身边却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她侧首一看——

“穆瑶。”原来是欧阳。

“我送你吧！”

穆瑶犹豫了一会儿。大概是刚才感染了愉快的情绪，她没有拒绝。

“上哪儿吃饭？”见她上车后，他很自然地问。

“啊？你不是要送我——”

“你回家前是不是要先去馆子吃饭？”

穆瑶点头。

“那就是啦！我送你，就是送你到你要去的地方，那问你上哪儿吃饭，没错吧？”

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随便吧！”

“我也还没吃饭。”他露出一抹奸笑。

穆瑶斜睨了他一眼。上他的当了，他根本就是打算要跟她一起共度晚餐。

不过无妨，她现在心情好得很，就当是同事间的交谊吧！

欧阳带穆瑶到一家气氛挺棒的餐厅。

临进门前，穆瑶低声道：“我们只是吃顿晚餐而已，没必要跑到这种地方来吧？”这里看起来像是情侣约会的地方，里面昏昏黄黄的，看起来很有情调的样子。

“跟漂亮的女人用餐，怎能太随便。反正就当是庆祝你乔迁之喜嘛！”怎么说他都有理由。

餐厅大门已被侍应生打开来。

“欢迎光临。”

“女士优先。”

人已到此，只好进去了。果然，是个很有情调的餐厅，不仅灯光美、气氛佳，还有爵士乐队的演奏。

“先生，有订位吗？”

“有的，两位。我姓欧阳。”

穆瑶闻之，惊讶地看着他：

原来他事先都已计划好了。

她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被他耍弄着。

“两位请随我来。”

他们的位置安排在角落处。“两位请稍等，我马上送菜单过来。”

侍应生走后，穆瑶脸上不悦的表情终于浮现。“你这样耍我，很好玩吗？”

“我耍你？这从何说起？”欧阳觉得有些冤枉。

“你先是佯装偶遇，然后说顺道要送我，最后，又说不如一起吃晚餐吧……结果，你早就订好位置了，这不摆明了耍我吗？”穆瑶一向平静的表情上难得出现愠火。

“我并没有耍你。这餐厅订位，是去加拿大前就订了的。我原本打算回来之后，跟菁晶一起来这里共度晚餐约会。但回国之后，我们却分手了。本来是要退位了，没想到会遇见你，所以，便带你来这里了。”欧阳详细地向她解释。

“啊？原来——”了解原因之后，穆瑶有些不好意思地向他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误会你了。”

“没关系，其实能跟你一起来，我更高兴。”他坦白地说。

“欧阳……我、我们，其实你根本不应该跟俞菁晶分手的，我们之间根本没什么啊！”老实说，欧阳的做法让她很有压力。在一个新环境里，她并不希望自己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甚至遭人恼恨。

“我知道你的心里没有我，不过，我对自己很有信心。”他笑言。“给我机会。”

“欧阳，你根本不了解我，这样轻易地喜欢上我，不觉太冒险了？”

“只要你愿为我敞开心扉，我会了解你的，为了——值得冒险。”

(连汉彦不需要我敞开心扉，就将我看得一清二楚，完全明白我的心。)

不知道是心有灵犀，还是怎么的？才想到他的人，连汉彦竟然就出现了，当然身边还有个她——凌琪芳。连汉彦瞥见了坐在角落的他们，两人认真的说着话，并未注意到他的出现，这让他心底不由得一阵光火。

“先生，有订位吗？”

“等等，我看见熟朋友。”说着，也不得侍应生，迳往穆瑶他们这桌走去。

凌琪芳莫名其妙地跟在连汉彦后头。“看见谁啊？”话甫一落下，便见连汉彦停下脚步，同时她也看见了穆瑶及欧阳。

穆瑶乍见连汉彦大咧咧地站在桌旁，她吓了一跳。“啊？你——”随即又看见凌琪芳。

“你们怎么也来了？”

连汉彦脸上的表情可说是难看到极点，就像是被戴了绿帽子的男人，站在自己的女人与的情夫面前，脸色铁青至极。其余三个人只好尴尬地相互观望着。

凌琪芳赶紧回以微笑，打破僵局。“嗨，真巧。”

连汉彦随手抓来侍应生，手指着穆瑶他们座位旁的那个空位。“我们就坐这个位置。”此刻，他的表情实在没有风度到极点。没想到他这样一个见过世面的大男人，吃起醋来，怪吓人的。

于是，穆瑶和欧阳的晚餐就在连汉彦烧着怒火的黑眸监视下完成。再好的情调，都变得无趣。

一边界数天，在离开舞团后，欧阳都主动约穆瑶一起外出用餐或看电影。他可是一点也不受那天连汉彦醋火满天飞的影响，反而让他更加紧脚步地追求穆瑶。

穆瑶并没有拒绝他。对一向没什么朋友的穆瑶而言，欧阳算是个不错的人——外表抢眼，举止优雅，谈吐幽默。欧阳是女人倾心的那种男人类型，这点在与他走在街上，可以得到印证，许多女人会主动向他抛媚眼示好；但她就像绝缘体，他怎么也无法用他那迷人的眼神及笑容电着她。所以跟欧阳在一起，她感到很自在。

看完午夜场电影，穆瑶与欧阳一同走出戏院。

“真有趣的一部电影。”

“嗨，帅哥。”突然身边传来一个很刻意的嗲声。

穆瑶跟欧阳两人同时转过头去看。是个很性感的女人，她正用她那高达一万伏特的电眼勾惑着欧阳。“今晚有空吗？”

又是一个自动上门的辣女郎，而且这个显得十分主动。穆瑶尽量压抑住想笑的冲动，静待一旁。

“恐怕没空。”欧阳回答。

那个女郎瞄了穆瑶全身上下一眼，下了结论：“我能比你更令你满意。”

就胸前的伟大，穆瑶是自叹弗如。不过，她真的觉得那个女人实在不懂勾引美学，她的举止简直像个阻街女郎。

穆瑶猛点头。“这点我绝对认同。”她竟然还加入搅和行列。

那个女郎显然对穆瑶的反应有些讶异，但是还是露出得意笑脸来。“她都已经识相地要退出了，如何？”

穆瑶竟还倒退两步，举起手来挥了两下。“拜拜！”

欧阳没料到穆瑶竟然这样整他。眼看她已走了几步远，而那个女郎即将贴上他。他只好拔腿追上穆瑶，不管后面那个女郎的叫嚷。

穆瑶的笑声响彻整条街道。

“喂，你还好意思笑，那有人像你这样？还硬要把我推给那个疯女人。”

“你怎么这样说你的爱慕者呢？人家可是非常有本钱的性感尤物耶！”她顽皮的本性，今晚显露无遗。

欧阳盯着她那对活灵活现的大眼，眼神突然转为深邃。“我在想——”

“啊？”她收起笑容，但脸上笑意仍在。

“现在的你，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你？”

穆瑶收起笑容，方才的开朗模样已不复见。“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她又缩回保

护色中。

欧阳 也不追问，改问：“明天再一起出来吧？”

原本要答应，后来想起已经有两、三天没去医院看妈妈了。“不行，明天我有事。”

“什么事？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吗？”

“嗯，不用啦，我只是要去医院看我妈妈。”她很自然地就说了出来。

“你母亲……”他这才想到，一直不曾见过穆瑶的家人，以前她住在连汉彦的家中，现在又一个独居在外。在他印象中她就像个独行侠。

“她得了胃癌，必须长期住院。”

那他更得去了。“那明天我陪你一起上医院看伯母，我还没拜会过她呢！”

“不用啦，什么拜会，感觉好奇怪。”

“连汉彦看，就不会奇怪？”他并不确定连汉彦是不是去看过穆瑶的母亲，但是他直觉反应就脱口而出。

“他是我的老板，也是他帮忙安排好一切住院及负担开销的人，他去看我妈妈，奇怪吗？”一直以来，连汉彦为她做的任何事，她都不曾感到奇怪，不过，感到倒是满多的。“就是因为他故事你这些忙，所以才让你觉得非爱他不可？”欧阳问出心底的疑惑，他要知道自己输在哪里。

不只，不家很多很多，不仅是那些有形的帮助，还有无形的，他给了她慰藉和安全感，让她想依靠他寻求庇护等全都让她不自觉地深陷其中，穆瑶不禁在心底说道：“欧阳，别讲这些了。”愁绪又悄悄爬上她的眉宇间。

看她一脸为情困扰，而且不是为他，是为了别的男人——连汉彦。他也不想再谈了。“好吧，我送你回去。”

今天经过表决，决定出下季公演的舞码，由花仙子夺得多数认同。至于选角方面，则先选出主角花仙子人选，再逐一选出其他合适的角色。而花仙子一角则由俞菁晶及穆瑶两人角逐。三天后，由她们两人表演花仙子中开场五分钟的独舞部分，来决定由谁担任女主角。

当天除了欧阳 评审之外，连汉彦也会来，此外，还有几名LI AN国外舞团的资深舞者。

会议结束，大家都走了，整间会议室只剩穆瑶及俞菁晶。穆瑶在收拾桌上的方案稿时，眼角不经意地瞄到俞菁晶投射过来的目光，充满着怨恨及敌意。

穆瑶没有回避，直接地对上俞菁晶不善的眼神。

角逐女主角，对穆瑶来说，并不陌生。以前在学校时曾有过几次类似经验，所以对于俞菁晶的敌视，她并不在意。只是她的敌视多了许多其他的原因，这全托一那个团长欧阳的福。

两人对视须臾。“各凭本事。”俞菁晶蹦出此言。

“当然。”穆瑶回应她的话。

俞菁晶拿了方案稿走到门口，停下来又回头看着穆瑶。“顺便给你一个忠告，‘他’是不可能为任何一个女人而定下心来的，在这个阶段也许对他而言，是最特别的，但说不准哪天就会是最微不足道的。”放一摞下，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是经验谈吗？穆瑶在心里问着，并没有说出口。

其实有点同情俞菁晶，爱上了欧阳 那么样的一个男人，注定是要伤心伤肝的。

“妈。”穆瑶将头探进病房，笑靥璀璨。

穆太太正在插花，穆瑶叫她，她才停下手边的动作朝门口望去。“小瑶。”

穆瑶进来后，接着欧阳也走进来。穆瑶原本没打算让他跟着来，但脚长在他身上，他阻止不了，所以，只好让他跟着一道来了。

“伯母，您好。”他谦逊有礼。

穆太太也客气地颌首。“你好。”眼中有着疑惑。

穆瑶连忙介绍，“妈，他是我们舞团的团长，叫欧阳 。”

“伯母，叫我欧阳或是阿 就可以了。”

阿 ？穆瑶瞟了他一眼——太恶心的吧，阿 。

“小瑶麻烦你们照顾了。”

“ 应该的，您放心。 ”

穆瑶闪开他们两人一来一往的客气对话，直接走到病床旁的矮桌上。“ 妈，这些花？ ” 她想不起来会有谁来探望妈妈？

“ 实在太不巧了，汉彦才刚走呢，这些花是他拿来的。 ” 提起连汉彦招待穆太太显然开心许多。

“ 他来看你？ ” 穆瑶没想到连汉彦私底下也会来医院探望她母亲。

“ 他偶尔经过，会上来看看妈妈。他知道妈妈喜欢插花，常常会叫人送花过来。 ”

他还真细心。穆瑶从欧阳 带来的水果篮里挑了一颗大水梨。

“ 妈，我削水果给你吃。 ”

“ 哎，汉彦刚才也拿了一些补品过来。小瑶，你拿一些回去吃吧，我吃不了那么。我就跟汉彦说，他人来就好了，别再带东西来，他还是拿了好多补品啊！ ”

“ 人家是买给你的，我才不要呢！ ”

在这场对话中，不在场的连汉彦简直占尽了优势，穆太太言谈间明显地对连汉彦感到满意。不过，谁叫自己输在起跑点上，既然如此，只好先改变话题。“ 伯母，你知道小瑶将角逐下季公演女主角的演出权。 ” 再怎么样，自己女儿的事总比得上外人吧，兴致一定比谈连汉彦还要浓。

“ 真的吗？小瑶。这真的太好了。 ” 果然，穆太太的注意力集中在穆瑶身上。

“ 哎呀，只是角逐而已，也不一定能得到那个角色。 ” 她偷偷地瞪了欧阳一眼，怪他的多嘴。

如果到时候没有拿到那角色，岂不害妈妈白高兴一场。穆太太而问欧阳。“ 阿 ，你觉得我们小瑶机会大不大？ ”

“ 妈，事又不是他一个人能拿主意的。 ” 真受不了妈，哪有人这样问的。

“ 跟小瑶角逐的人，是舞团目前的首席女舞者，对手很强，不过，小瑶很有天分。上次在加拿大，虽然只是短短的三分钟演出，却叫所有团员吃惊，因为她完全没有排练过，只单单看过几次录影带，就能有很好的表现，可见小瑶有不错的实力，也许有胜出的机会。 ”

开口小瑶，闭口也小瑶。几时跟他那么亲热了？穆瑶用眼角余光瞪着口沫横飞的欧阳。猛吹猛捧，听得她怪恶心的。不过，她不得不佩服他哄女人的工夫，果然高竿，妈妈一下子就被他逗得开心不已。

跟欧阳 在楼下道别后，穆瑶转入大楼内。她搭电梯到了她那层楼，她抬起头望去，竟见站在她的公寓门口，正抽着烟，再看地板上，横躺着数支被踩扁的烟蒂，看来他来此有好一段时间了。“ 你——怎么突然来了？ ”

他没回答她，直接就问：“ 你上哪儿去？ ”

“ 去看我妈妈啊！ ” 她走上前，掏出钥匙准备开门。

“ 跟谁去？ ”

穆瑶开了门就走进来，原本看见他来，心里有些高兴，可是他却一副法官审问犯人的口气，惹得心情不悦。

“ 怎么不回答我？ ” 他跟了进去。

“ 连先生—— ” 她故意加强语气地称呼他。“ 我有义务向你报告吗？ ”

“ 你这几天晚上跟欧阳在一起，是不是？ ”

她绕过他，走到沙发前，一骨碌地坐下。“ 你知道得很清楚嘛，还有必要问我吗？ ”

他一个箭步冲上前。“ 我不是告诉过你，欧阳已经和菁晶同居在一起了，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呢？这对你没好处的。 ” 他现在满心盈涨着妒火。

“ 那你说我跟谁在一起比较有好处？ ” 她仰着头瞪视他。“ 你吗？ ”

这一问，连汉彦噤了口。

“ 欧阳早就跟俞菁晶分手了，他已经搬出一人独居在外了。 ” 穆瑶低垂着头，语气平板地说。

那个欧阳，真是不改其作风，只要有新目标，绝不恋栈地放弃旧爱。显然连汉彦并不感到惊讶。

“ 所以，你就像个花痴迫不及待地投进他的怀抱？ ”

他的苛责口气刺伤了穆瑶的心。她并不在意其他人认为她投入欧阳的怀抱，甚至俞菁晶对

她的敌视，她都不感觉伤心难过，但连汉彦不行，他应该比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她郁闷的内心。

穆瑶始终垂着颈子，连汉彦唤她，她也没反应。他弯下身趋近她。

“穆瑶！”只见她眼角溢出一行又一行的泪，濡湿了她的双颊。

他将她揽入怀中。“对不起。”对自己被炉火烧昏了理智，说出那样伤人的话感到愧疚。

她噙着泪水哽咽地道：“你凭什么这样骂我？LIAN签下的是我的舞蹈，并不是卖身契，你没有资格管我。”

“对不起，我是气糊涂了。”他轻抚着她的背脊，道歉着。喉间又不自觉地喃喃道：“要是将你整个人都签下来，都属于我，就好了。”他多么希望她只属于他一个人的。

她自他怀中仰起脸来。“你说什么？”

她眨了一下眼，眼眶里残留的泪水又流了出来。连汉彦在泪水滑落时，及时攫住它。像以前一样，他在她的鼻尖上吻去她的眼泪。

他在吻了她的鼻尖之后，将唇贴上她的，她的心口一紧，连双唇也闭得紧。

他在她朱唇前低嚷了一声。“张开。”她便依言张开唇，让他一探她甘甜如蜜的嘴。随着吻得愈深，两人就愈陶醉在这相互诱惑之中。连汉彦火热的唇更是一路来到她的颈间。

她酡红双靛，喉间不断地发出闷哼声音，她觉得脑中一片空白，而心中有某种陌生的渴求在滋长。他们之间是那样的渴求彼此，所有的爱恨嗔痴此刻全化做最原始的呼吸，呼吸着隐藏在心底的真情。

当连汉彦扯开她的衣襟，抚触到她柔软的蓓蕾时，轰地，他顿时清醒了。他放开穆瑶，将身体往后靠，呼吸声粗喘着。穆瑶似乎也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刚才与连汉彦——低头看见自己凌乱且开敞的衣服，她慌乱地将衣襟拉拢，双靛飞红。

连汉彦对自己的冲动和无法自持感到恼怒。他差点侵犯了她，忘了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拥有她。

他倏地起身，抓起外套，便往外走。在门口时，只抛下一句话：“角逐时，加油了。”然后，他便离开了。

穆瑶动也不动地坐在沙发上，泪水在泪眶里打转。他莫名其妙地跑来指责她，然后激情地吻她，这一切到底算什么？

“这到底算什么？”她不可遏抑地吼出来，泪水狂泻而下。

## 第07节

---

今天是角逐的日子，一大早，穆瑶跟俞菁晶都换上了舞衣在舞蹈室等着。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们只好不断地做软身操和伸展操来缓和紧张的情绪。

如果就得失心来看，俞菁晶的得失心比穆瑶重。俞菁晶一向是LIAN的首席女主角，倘若这次没拿到女主角，那可能会危及到她日后在LIAN的地位。穆瑶是个新人，其实只要能得到一个较吃重的角色，对她都是正面的效果。

欧阳先进来了。“两位，准备喽！评审都到齐了。”

接着进来的是连汉彦。穆瑶跟他目光短促地相接一会儿，她旋即别过脸去，想起了那晚的热吻，她的脸上闪着红晕。

其余的评审也都进来了。除了角逐的两个人及评审外，其他的团员们也都在一旁观赏。

评审都入座了。欧阳宣布：“菁晶，穆瑶，你们两个请就定位准备。”

俞菁晶深吸了口气，缓和情绪；穆瑶则闭上双眼，沉淀心情，好让自己完全跟融合在一起。

音乐初起，轻轻柔柔的。花仙子从沉睡中醒来——

后半段的音乐转为中快板的，花仙子已完全苏醒过来，她笑靥璀璨，洋溢春息，不断地唤醒大地所有的花儿……

大家的目光都被眼前这两位美丽的花仙子所吸引住，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待音乐一停，

两人也停下来，一切都静止了。

连汉彦首先鼓掌，大家才跟着拍手叫好。两人刚才的表演实在很杰出，可圈可点。穆瑶的表现的确很棒，果然没叫他失望。

评审们在另一间房间里讨论。

“两个人都很棒。”

“是啊，很难下决定。”

“如果两人都难分轩轻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由菁晶来提任，毕竟她是LIAN的首席女主角。”其中一名与俞菁晶私交甚笃的评审——桃丽丝说。

“如果要以知名度来决定的话，那今天的角逐根本是多余的，菁晶是个专业舞者，演出自然有一定水准，这毋庸置疑。而我们会决定举办角逐选拔，不就是想找出种种不可能或惊喜出来？”欧阳此时也发表意见。

“我同意欧阳的看见。菁晶是个很棒的舞者，她的表演臻于完美。而穆瑶的舞感却很好，她能舞出最内蕴潜藏的灵魂。各位请再仔细回想一下，当俞菁晶与穆瑶两人一同跳舞时，你们觉得谁较有光芒？”连汉彦表达其个人意见，顺便要每个人回想刚才的片刻。

每个人都仔细回想刚才的片段。其中有人先喊出来：“穆瑶。”

接着，其他人也陆续地表示是穆瑶。

“各位都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一定很明白，一个站在舞台上的人，什么最重要？一旦有凝聚众人目光的潜在光芒，那个人就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而显然的，穆瑶在此略胜一筹。”这也是他当初非要得到穆瑶不可的原因。

“花仙子这一角色，本来就是虚幻、灵化的，所以一个未经过多雕磨训练的玉比较能将这样的角色诠释得更加自然完美。”前任的LIAN团长表达意见。

讨论至此，愈多的声流表示应由穆瑶担任花仙子一角。桃丽丝又道：“可是穆瑶舞台经验不足，是个新手，这样实在太冒险。”

“桃丽丝，你可以放心，穆瑶绝对是可以担当大任的好舞者。”欧阳对穆瑶信心十足。那回在加拿大的演出穆瑶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

最后的结果是由初出舞坛的新秀——穆瑶得到到花仙子一角。

比赛的结果，有人开心，一定也会有人伤心的。俞菁晶与桃丽丝两人泡在小酒馆里。

“菁晶，我很抱歉，没能为你争取到花仙子一角。可是欧阳也真是奇怪，他为什么净为那个穆瑶说话——”

俞菁晶苦闷地饮了一大口酒。“分手了。”

“什么？”

“欧阳喜欢上穆瑶，所以跟我分手了。”

“难怪他会一直帮那个穆瑶说话。连先生也站在她那边。奇怪了，你跟穆瑶不都是连先生挖掘的，为什么他对那个穆瑶特别偏心？”

俞菁晶冷哼一声。“有LIAN的两大巨头帮她说话，首席女舞者不再是我了。”她郁郁地再饮下浓烈的苦酒，温热的泪水也自眼角流下。

要摧毁一个人的世界，竟是如此轻而易举。即便她再地珍惜着，她还是失去了所有……

能得到花仙子一角，穆瑶开心极了。她兴冲冲地直奔医院，等不及要告诉妈妈这个消息。感觉好像回到一年前，她握着奖座直奔家里，要告诉父母的那种心情。

“妈，我告诉你——”妈妈却不在病房里，只看见承清理针筒药罐的特别护士。“我妈呢？”

“穆太太去做检查了。”

“喔。”她便走到病旁的椅子上坐着等，两眼不时瞄向门口。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失，显得更加急躁。

终于——门被打开来。穆瑶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妈。”

乍见穆瑶，穆太太原本阴闷的脸色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小瑶。”

大概是因为太过高兴，穆瑶没有留意到母亲的异样。她连环炮似地道：“妈，今天的角逐我顺利地得到女主角。我实在不敢相信，俞菁晶是那么出色的舞者，而我不过是个新人而已，哎，实在太叫人惊喜了。”她掩不住地兴奋。

穆瑶终于又像以前一样了。她很久不曾再像现在这样将自己对于舞蹈的热情表现出来。

穆瑶搂抱着妈妈。“妈，我想老天已经开始眷顾我们了。你的病情愈来愈稳定，我想你一定会好的，在而我竟然能重拾舞蹈，当上下季的女主角……”她将妈妈紧紧地抱在怀里。家变以后，妈妈又生了病，穆瑶曾经一度觉得自己是被上天遗弃的，所以恶耗才会接连不断地来。

“你要加油喔，到时候妈妈一定跟医院请假去看你的演出。”轻拍着穆瑶的头，但眼神却沉闷了起来，脑中响起了医生刚才对她说的话——“穆太太，我们发现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他部位了……”

千万不能再让小瑶知道，她好不容易能在舞蹈里发展，又有那么好的机会。穆太太很清楚自己的女儿，穆瑶一旦知道病况转恶，她是不可能同有精神去跳舞的。就是那样一个死心眼的人。

穆瑶此刻洋溢着兴奋的心情。“对了，妈，以后我可能会忙着排练，恐怕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你了。”

“工作要紧，妈妈没事的。”穆太太安抚地摸摸她的头说。

“啊，我还没告诉爸爸呢！明天到爸的坟前跟他说去。”

穆太太站在病房的窗口看着女儿离去的身影。

“如果我走了，小瑶一个人……”她担心穆瑶会因而垮下，有谁能帮得了她呢？她忍不住地流下泪来。抬头望天，冀求着穆瑶的父亲：

保佑小瑶吧，不要再让女儿受到打击了。

连汉彦一早接到穆太太的电话，便取消今天早上的早餐会报，直接赶到医院。他在医院花园里的凉椅上看见穆太太一个独坐着。

“穆太太？”

她仰头看着连汉彦。“汉彦，真不好意思，要你赶来，不会耽误到你吧？”

“没关系的。倒是您，有什么事吗？”穆太太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他，感觉上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叹了口气。“我的癌细胞扩散了……”

“什么！可是前一阵子不是还很稳定吗？”

“哎，天意！我很感谢你对我们母女俩的照顾。”

“穆瑶知道吗？”

“还不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小瑶。我不想让她知道。小瑶她好不容易重拾的舞蹈，而且，还当上了女主角，我不能让她再为了我，放弃舞蹈。”

“我明白了。”穆瑶对母亲的重视甚于自己，连汉彦很清楚这一点。“我放心，我不会告诉穆瑶的。”

“谢谢你。还有——这个请求也许不近情理，毕竟你跟我们非亲非故的，可是目前能帮助我们的，也只有你而已。”

“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答应。”

“我希望在我死后，你能安慰小瑶，扶助她，别让她因而倒下。”她像在交代遗言似的。

“穆太太，你放心。穆瑶是我的舞者，我会照顾好她的。可是，我觉得你也别放弃希望，一定还有办法的，现在医学那么发达，我去问医生……”

“不用问了，医生建议我最好尽快开刀切除扩散的部分，可是我拒绝了。”

“为什么？”

“如果我进手术房，小瑶一定会知道的。”

的确，穆瑶三天两头就往医院跑，如果穆太太进手术房，她一定会知道。

穆瑶思忖了一会儿。“手术一定要开。”

“可是——”

“穆瑶那方面就由我来想办法，也许安排个密集一个礼拜，让她没有办法来医院。”

“这——”

“你别操心，这些事情我来处理。手术一定要照常进行，我会安排好时间。你千万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不管对你或对穆瑶，你们都是需要彼此的。就算是为了你的女儿，你一定要好好的，别放弃任何一线希望，好吗？”

在最失望无助之际，不能有这么一个可靠且坚强的人，穆太太心里着实注入了股暖流，稳定了她原本极度不安的心。

她握住连汉彦的手。“汉彦，我真的很感激你，若没有你，小瑶现在一定还为我四处打工赚钱，我相信，你一定是上天派来帮助我们的。”

也许冥冥中真的自有安排。一开始，他只单纯地想要得到一个可造人才。但现在已经这不完全是那样单纯了。他看她不再只是个舞者，他关心他，在意他，甚至爱上了她。

欧阳宣布了这次上场表演的舞者名单后，继续说：“各位，接下来就是一连串魔鬼般的舞蹈训练，然后还有花仙子舞码的密集排练，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话是说得满恐怖的，但他脸上善意的笑容，丝毫不让人有压迫感。

“欧阳，你少在那边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

“你们这些老团员当然清楚了，可是还有几个新进的团员不知道。对了，提到新团员，这次我们又有两名新团员加入，根据规定，新团员必须密集训练一个礼拜，这次是到美国去接受罗丝的指导。”

“哇！到美国耶，真不错。我们以前只是在台湾而已。”有些人开始羡慕起那些新团员。

“除了这次新加入的两名团员外，还有穆瑶，你也要去。”

“我也要吗？”

“你进来LIAN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没帮你安排，这次你们一起去吧！回来刚好准备排练了。”

“是。”其实在进来LIAN之前，她就接受过罗丝的特别指导一个月，不过，既然这是规定，她就得遵从。

“对了，菁晶。”欧阳突然喊了俞菁晶。

“啊？——什么？”她本来神游到别处了，突然被叫一声，显得有些错愕。

当两对眸子对上，一时间，俞菁晶显得不自在，表情有些僵硬；欧阳仍是不慌不忙的。

“嗯，下午要开会。”他永远都是那么笑容可掬。

“开会？”她脑中还转不太过来。

“是关于整个舞剧的排场及舞蹈安排。”

“喔，是。”

“菁晶就是不一样，只有她够格参加。”

“当然了，她可是LIAN的首席女舞者呢！”

开始有人交相传着耳语。虽然俞菁晶这次没有被选上女主角，可是在舞团里她还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及地位。

今天是穆太太进手术房的日子；同时也是穆瑶搭机飞往美国受训的日子。

晚上十点，连汉彦从医院回来，今天他特别上医院陪伴穆太太，整整八个小时的漫长手术时间，让他感到体力有些透支。

他回到书房，外套甩在沙发上，边扯领带边走往书桌，一骨碌地坐在太师椅。“呼——”他吐了口气，头枕在椅背上，才闭上眼睛，就听见门口传来凌琪芳唤他的声音——

“汉彦？”

连汉彦睁开眼应了声。“进来。”随手拿起桌上的档案夹，假装在审阅。

凌琪芳走进来。“刚回来？”

“嗯。”

她看见他手上的档案夹。“还要忙公事？”

“嗯。”他随口应着，旋即问：“有事吗？”

“嗯，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我打算留在台湾。”

“为什么？”

凌琪芳见他的脸上并没有喜悦的表情，她感到极为失望。“我觉得我们老是这样分隔两地，也不是办法，既然你的重心放在台湾，那我也只好把我的工作搬移到台湾来。”“琪芳，其实你不必为了配合我，而这么做。”

一对订婚的男女，应该是盼望能每分每秒地聚在一起，而连汉彦丝毫没有此反应。他的回答乍听是“体贴”，但其实是令人寒心。

“我已经跟我爸说了，他也很赞成。他打算让我接下他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位置。”

“既然已经安排好了，你就依你自己的意思吧！”他的语气还是一本平平淡淡的，好像她的事与他无关。

“我留下来，不好吗？”

“很好啊！”他依旧漫不经心。

是吗？真的很好吗？为什么你的回答让人感受不到一丝的温情及诚意。凌琪芳悲伤地想。这时电话响起，连汉彦随手接起电话。“喂——我是连汉彦。”

“是我。”电话那头传来穆瑶的声音。

“你稍等一下。”他捂着话筒，看着凌琪芳。“你还有其他的事吗？我这是国际电话。”他委婉地下逐客令。

她垂下眼睫。“那——我不打扰你了。”凌琪芳见他接电话的欣悦神情，便猜到电话是穆瑶打的，也唯有她，才能令连汉彦有那种神情。

连汉彦立刻抓回话筒。“喂，让你久等了。”

“我可是无所谓喔，反正是对方付费。”

他大笑出声。“好，无妨。”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凌琪芳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凌琪芳悲凉地看着连汉彦开怀的样子，这是他吝于给她的笑容。她悄然地走了出去。

“我会打电话给你，是不得已的。”

“不得已？”不是因为想念？连汉彦有些失望。

“我还没有原谅你呢！”她是指那次他跑到她的住处指责她及吻她的事。

“关于骂你那件事，我很抱歉。”那件事之后，他第一次跟她道歉。

“还有另一件呢！”她指的是吻。

“嘿，那件事可是两厢情愿，我没必要道歉。”至今回想起那个缠绵的吻，还是令他觉得意犹未尽，心动莫名。

“算了，不跟你计较了。我今天打电话给你，可是有重要的事情要麻烦你。”

“到底是什么事情？”

“就是我妈妈啊，我打电话到医院去，可是都找不到我妈妈，我有些担心，不晓得她有没有事？”她一到美国，住进饭店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回台湾给妈妈。

“你是要我帮你去医院看看？”他太了解她了，也唯有此事能让她主动与他联络。

“嗯。可以吗？”

“你大小姐交代下来，我一定照办。”

“那——谢谢你了。再见！”

“先别挂电话——”他还希望她能再多“陪”他一会儿。

“还有事吗？”她不是听不出他语气里的依恋。

“……”他沉默着。

“这样有什么意义？”她在电话那头，不禁叹了口气。

“没有意义也好……”

“……”她也静默下来了。

“医生说手术很顺利，伤口也复原的很好。接下来，就得看癌细胞有没有控制住？以后的这一、两个月是很重要的时期。”

“哎，我的身体我自己很清楚。”她多少有些谱了，切除了一边的肝脏，并没有多少助益，她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日益虚弱，所剩无几的生活不断地在流失。

“无论如何，抱着一线希望总是好的。”连汉彦继续鼓励她。

穆瑶一下飞机，便直奔医院。没想到连汉彦也在。

“小瑶，你回来了。”穆太太的笑容明显地虚弱许多。她两眼直瞅连汉彦，微显疑惑，但又想不出有哪里不对劲？她走到妈妈的床尾立着。

穆太太询问：“美国之行，还好吗？”

“嗯，还不错。”她将视线移至妈妈的脸上，她皱了一下眉。“妈，你的脸色很不好？是不是不舒服？”她果然观察入微。

穆太太跟连汉彦两人眼神交会了一下，随即，连汉彦便道：“穆太太这一、两天患了点小感冒，医生说多休息就好了。”

穆太太赶紧接着说：“是啊，我刚吃了药，有些困呢，汉彦，麻烦你送小瑶回去。我要休息了。”

本来她还多想多陪妈妈一会儿呢！“那明天我再来看你。”

他们一起离开了病房，走到医院的停车场。穆瑶诚心地向他道谢。“谢谢你这一个礼拜来，帮我照顾妈妈。”

“别客气了。”

他们走到车旁，连汉彦帮她开了车门。

“谢谢。”她坐进车里。

连汉彦也坐上车。但却迟迟未发动引擎。

穆瑶不解地看着他。“怎么了？”

连汉彦侧身看着她。“穆瑶，我要你记住，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永远会守护着你，你不会是孤单一人的。”面对他突然的严肃，又净说些叫她一颗心七上八下的话，穆瑶既不解又不安地望着。“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经过幸福消逝的痛楚，她比任何人都还要敏感，哪怕只是无端的假设，都够叫她心惶惶的，她害怕着眼前这短暂，又将从批缝中溜走。

看着她忧惧的表情，他感到无比的心疼。“没事，别担心。就算有事，也有我担着。”他脸上浮着轻松的笑容。

“真的没事。”她有些怀疑。

“别多心了。你现在在真正要烦恼的是公演的事情，要全心全意的放在公个，少在那边疑神疑鬼的，你们女人就是这样，瞎操心一些有的没的……”他反指控她的胡思乱想。穆瑶瞪大眼睛。“喂！是你先在那边危言耸听的。”

连汉彦启动车子。“反正你现在唯一要专注的就是舞蹈。”

“还用你说。”她冷嗤着。

“加油了。”

## 第08节

---

花仙子舞剧已经进入排练队段。通常这个阶段是最辛苦的。每天从早排练到晚，不断地重复。

穆瑶每天排练完，都已经晚上八、九点了。医院的会客时间早已过了，所以每次上医院，都只能看见妈妈的睡容。每回她都会一张小纸条给妈妈，大略地告诉妈妈她的情形。其实她一直不晓得，她到病房看妈妈时，妈妈并没有睡着。穆太太知道穆瑶每晚都会来，所以，她舍不得睡。她想把握住一分一秒跟女儿相聚的时间，又怕被穆瑶发现她日益虚弱的情况，她只好闭着眼睛感受女儿在一旁的陪伴。

今晚她又是直接从舞团里过来。她坐在病床旁望着妈妈。她突然觉得很孤单。虽然她每天都来医院看妈妈，可是，已有一段时间，都没跟妈妈说上半句话。

她好想跟妈妈喃喃低诉自己生活的点滴。“妈——”她并不是要叫醒妈妈，倒像是自言自语。“再过不久，我就要上台表演了。到时候你一定要来看喔！”停了下，又喃喃。“妈，我好想你喔，我真希望在你醒时看着我，跟你聊天说话——”

穆太太突然翻个身背对她。穆瑶以为是自己吵了妈妈，所以不敢再说话。

其实穆太太是忍不住地想哭，只好藉翻身来掩饰心情的激动。

还是别在这里吵妈妈了。穆瑶站起身，抓起背包，依恋地多望了几眼才走。

愈接近演出的日子，大家愈是认真，丝毫不敢松懈。尤其是穆瑶，要更是不敢怠忽。在这场演出中，她有多次独舞的部分，她比其他团员早到团，然后不断地练习过，一遍又一遍，以臻完美。

穆瑶盯着镜中的自己所展现的任何一个动作，不容许一点瑕疵。

“太漂亮了。”欧阳不知何时走进来的，他赞着穆瑶的舞姿。

穆瑶喘着气。“欧阳？”她看了一下壁钟，还不到时间，怎么欧阳也来了？

欧阳走近她，顺手抓起她的毛巾递给她。

“谢谢。”

“从你的身上，印证了一句话。”

“什么话？”

“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欧阳脸上有着戏谑的眼神。穆瑶睨了他一眼。“在说什么啊？”她不理他，径自舞动起身体，专注的眼神，无视于欧阳的存在。

欧阳坐墙角观赏。穆瑶精湛的舞技深深地打动了她。这次公演，穆瑶势必会造成轰动，她将会是舞蹈界最闪亮的新星。

穆瑶又练了半个小时，才停下来喘口气。她转头向欧阳：“你觉得我还有没有哪些地方要改进的？”

“有。”欧阳故作深思状。

“哪？哪里？”穆瑶紧张地问。

“太过专注，无视于我的存在。”他玩笑道。

穆瑶瞟了他一记“卫生眼”。“你好无聊喔，人家跟你说正经的，你却拿我寻开心。”

“哎，放轻松，你太紧张了。”欧阳知道让一个新人独挑大梁，那压力之沉重可想而知。

穆瑶缓了缓气息。

不再开她玩笑，欧阳正经地问她：“这段时间，排练占了你大部分的时间，怎么去看你母亲？”

提起妈妈，穆瑶不由得叹口气。“只好利用晚上。可是每次去妈妈都已经睡了。我只好坐在阖黑的病房里，自己喃喃自语地跟妈妈说话。”

“你一定很想她。”他听得出来穆瑶言语中的寂寞。虽然天天上医院，可是，面对的总是妈妈沉睡的面容。

穆瑶垂下眼睫，神情无奈。“现在是非常时期，没办法啊！”

欧阳拍拍她的肩膀。“等到公演那天，伯母看见了你那精彩的演出，一定会以你为荣的。”

穆瑶很有自信地迎视他。“我绝对不会让我妈妈失望的。”

此时，俞菁晶打开舞蹈室的门，正巧撞见穆瑶与欧阳两人状似“亲密”，她先是怔了一下，须臾，她眼眸的色调转为阴沉，径自走到舞蹈室的一角，开始拉筋，做软身操。俞菁晶的沉默就像是注入了一股冷流。一下子，舞蹈室内的气氛僵凝了许多。

穆瑶与欧阳不再说话，各自做着自己的事。穆瑶走到一旁继续练着舞蹈，而欧阳翻着他的档案夹。直到其他团员陆续地进来，才使得呈现低气压的舞蹈室，再度活络了起来。

“喂，我是连汉彦。哪位？”连汉彦放下手边的工作接起电话。

“是我。”

“琪芳，有事吗？”公式化的口吻，完全提不起兴致。”

“嗯，明天有场慈善晚会，你能陪你一起参加吗？”

“明天——”明天是花仙子首演，他答应过穆瑶要去看的，为此，他还推了一个重要的应酬。“琪芳，恐怕不行，明天我有事情，走不开。”

“是吗？”为了去看穆瑶的首场演出不是吗？她老早就知道了，所以她才故意打电话来约他，结果穆瑶还是比她重要。她的语气有些愠火，叫她怎么不生所气呢？她已经百般忍受他对穆瑶的“过分照顾”了，而现在他在她与穆瑶之间，选择了穆瑶。“既然你有事情，那就算了。”

“真的很抱歉。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会赶过去的。”他略表一下心意。

“随便你吧！”挂上电话后，凌琪芳再也忍不住地哭了出来。

连汉彦不是没有感觉到凌琪芳的不悦，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只要是与穆瑶有关的，他没有办法不理睬啊！

穆瑶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寓所，却讶异地看着凌琪芳站在门外。“凌小姐？”穆瑶的脸上布满疑惑。

凌琪芳笑着解释：“有个朋友也住在附近，我去拜访她，所以顺道过来看看你。”

拜访朋友？这个时候？都快十一点了，不会太晚了吗？穆瑶虽然疑惑，还是请了凌琪芳进去。

“明天就要演出了，今天还这样拼命练习。”

“嗯，其实今天提早休息，是我自己想要再多练习一下，不知不觉就这么晚了。”

“你真是努力。”

“对了，你都忘了问你，想喝点什么？”

“开水就可以了。”

“穆瑶立刻走进厨房。她实在不明白凌琪芳的来意到底是什么？”

穆瑶倒了两杯水，走了出来。

“我已经将事业转到台来了。”凌琪芳就像随口提起般的自然。

“是吗？”对于“他们”的事情，她一向不了解。

“你不知道吗？已经有几个月了。”她脸上浮现幸福的笑容。

“喔！”

“汉彦的事业重心在台湾，而且我们都订婚两年了，总不能一直分隔两地。”

“是啊！”穆瑶像是应声虫回应着。她不明白，凌琪芳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

她继续自顾自地说：“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们今年就会结婚了。”

结婚！当凌琪芳提到这个字眼时，穆瑶的心着实震了一下。她刻意以笑容掩饰纷乱的心情。虽然明白他们迟早会步入礼堂的事实，可是真正听见他们要结婚的消息，仍教她的心揪紧发疼。

“到时候你就当我的伴娘。”凌琪芳故意兴奋地邀请她。

穆瑶的笑容僵在脸上，推却的话还来不及说出口，凌琪芳突然站起身来。“好听，就这么决定了。那我该走了，再见。”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穆瑶只好吞下来不及脱口的拒绝，看着凌琪芳走了。

她来的目的就为了要我当她的伴娘？穆瑶苦涩地想：

他就要娶凌琪芳了！我怎能当她的伴娘？

这比叫她下地狱还痛苦呐！

走出穆瑶的寓所，凌琪芳脸上的笑容消褪而去。什么结婚？她冷嗤一声：凌琪芳啊，你到底在干什么？

她竟然跑到穆瑶的面前大放厥词，虚构了要结婚的事，甚至还邀请穆瑶当伴娘……走进了电梯里，她从电梯里的镜子看见了自己：这是我吗？镜子里那个憔悴无神的女人，早已不是自信练达的凌琪芳了……她不禁苦笑着。

在演出的前十分钟。每个人都很平稳着情绪，蓄势待发。而穆瑶则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两眼无神，不知神游到哪儿去了”

看得其他团员不免忧心忡忡。“欧阳，你看，穆瑶好像怪怪的，她会不会是临场退缩

了？”

欧阳走到穆瑶的面前唤她：“穆瑶？”

穆瑶抬起无神的眼望着欧阳。

“你怎么了？害怕吗？”

穆瑶无言地摇头。

“生产了？”

还是摇头。

有人走过来拉拉欧阳的衣角。“她这样可以上场吗？”

穆瑶的样子确实令人忧心。刚才换穿舞衣及化妆时，她还有说有笑的，怎么——

突然，穆瑶站起来。“准备出场了。”说着，她便走出舞台，此刻，还有帘幕遮着。

其实穆瑶是在酝酿情绪，要将自己融入情境之中。虽然舞蹈需要很卓越的舞技，但是，整个灵魂也必须投入到角色之中，这样才能表现出最完美的境界。

“你可以吗？”

欧阳看着穆瑶盘身在舞台中央。他突然想起来，那天穆瑶在参加角逐时，前一刻，她的反应也是很沉静……他立即明白了。“你们不用担心，穆瑶她现在的情况比任何一个人还要好。”

原本，依穆太太目前的身体状况是不容许出院的。但是她却执意要出院去观赏穆瑶的第一场演出。

最后，在连汉彦保证好好照顾穆太太下，在主治医生才勉强同意。连汉彦还特别帮她准备了一套艳色的衣服及口红，让她的脸色不致看起来那么憔悴苍白。他想穆太太不会希望让穆瑶看见她生命逐渐在流逝的憔悴容颜。

舞台的那道帘幕慢慢地拉起。舞台中央的穆瑶盘屈着身子，缓缓地在蠕动着，周遭则是其他的舞者，趴在地上，象征着未开的花。

所有观众的目光皆被穆瑶的肢体动作所吸引，连汉彦也是被吸引的其中一人，她那凝聚光芒于一身的样子，让他忆起第一次看见她，就是被她炫人的光芒所吸引……霎时，他明白了，原来他对她的爱，早在那时就已悄然萌生了。

当花仙子苏醒过来，开始活跃地四处散播着春息，唤醒所有沉睡中的花朵。她的灿烂笑靥深深打动了每个人的心灵。

这样璀璨如花的纯洁笑容，连汉彦在心底与那卷V凌琪芳录影带上活泼的她，重叠在一起了。他不自觉地牵动唇角回应了她的笑容。

在一旁的穆太太发现了连汉彦的反应，不由得感到欣慰。还好在她生命渐告终之际，还能让小瑶遇上一个这么可靠的人，她相信，连汉彦一定能扶且小瑶，让她勇敢且坚强地成长茁壮。

这是第三次谢幕了，可是掌声依旧如雷。穆瑶果然在这场首演中一举成名，由于她的卓越表现，让她成为观众心中的最为激赏的舞者。

回到后台，大家的情绪依旧高昂着。

穆瑶收到工作人员拿给她的花束，上面附有妈妈祝福的卡片。“妈妈来了！”她兴奋地顾不得自己还未卸妆、换下舞衣，就冲了出去。

团员们来不及阻止她，她根本没法考虑到这一冲出去，会引来多大的骚动。

穆瑶在众多离场的观众中寻着妈妈的身影，终于她在连汉彦俊伟高大的身旁寻得。但是她还来不及冲到妈妈的面前时，她已被一群观众给围了上来。

“是那个花仙子。”

“签名——”

第一次看见排山倒海的人潮，穆瑶吓得瞪直了眼。眼看自己就要被人潮给淹没了。突然她被人给圈住保护着，然后，身体一个腾空，被人给挟带到安全地带。

被松开身体后，穆瑶仰颈一瞧，见是连汉彦，她笑得粲然。“连汉彦。”

“你这个小笨蛋，穿着舞衣就跑出来，也不怕被众多舞迷给淹没啊！”他赶紧脱下外套帮她披上，让她别太显眼。

“我才第一次演出，哪知道会有这情况啊！”她咕哝地为自己辩驳。

“小瑶。”

“妈。”穆瑶冲了过去，抱住妈妈。

“小瑶。”穆太太轻抚着女儿的背，脸上很是欣慰。

“妈，你能来，我真的好高兴，人家好想你喔！”她亲昵地在妈妈怀里撒娇。

“你这丫头，都这么大了，还撒娇，不怕汉彦笑话。”她才不管那么多呢，这段时间里，她可积压了许多话要说呢！

欧阳也跟着穆瑶跑出来，他担心穆瑶穿着舞衣就跑出去，会引起骚动。

他就在角落处瞧见他们的身影。虽然连汉彦以外套披盖住穆瑶的舞衣，避免太过显眼，可是殊不知，他本身就是很抢眼的男人，一下子就让人寻获了。

欧阳不疾不徐地走近他们。“连先生，伯母。”

“阿，谢谢你对小瑶的照顾。”

“伯母，你太客气了。”欧阳看着穆太太，觉得她的气色不太好，虽然她上了点妆，可是，她的眼神不若以前那样光亮，显得有些默沉。

“好了，穆瑶你赶快跟欧阳回去吧！”连汉彦也发觉穆太太的神色渐差。坐了两上小时，大概累了。

“我还没跟——”她都还没跟妈妈好好说上一些话呢！

“是啊，小瑶，快跟阿回去吧，让其他人等你，那就不好喽！”穆太太也开口了。

“可是——”

连汉彦接口道：“穆太太已经出来好一段时间，而且时间也晚了，她该回医院休息了。”

他说的没错，妈妈的确是回医院休息。她只好依依不舍地道别。“妈，那我明天再去看你——”

“你明天不是还有表演吗？现在你只要专心在演出上，不用担心妈妈。”

穆瑶百般不舍地看着连汉彦与妈妈离去。穆太太为免流露出不舍的心情，她一直不肯再回过头去看穆瑶。

“真的不打算让穆瑶知道你目前的情况吗？”连汉彦扶着穆太太上车后，问道。他也发觉到穆太太的情况并不乐观。

“现在对小瑶而言，是最重要的时刻，我不想让她分心。”

“对穆瑶而言。你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如果穆瑶错失母亲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时间，她后悔恨终生的。

“汉彦，我跟穆瑶现在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而已，我希望你答应我，不管如何，一定要扶助着小瑶，帮她度过低潮。”

连汉彦的眼神闪露着诚挚的目光。“也许我没有资格这么说，可是我是真的爱穆瑶——”他在穆太太的面前承认了自己对穆瑶的心意。“不管如此，我会守护她一辈子的！”即使他已有了婚约。

“汉彦，我相信你做得到的。”

“我答应你，无论如何一定扶助穆瑶。”不单是为了守抚穆太太的心，他是真心地想守护穆瑶。

此刻是LI AN舞团巡回至中部地区的一场表演——

欧阳并没有上台演出，他在后台坐镇指挥。突然有一名工作人员跑来。“欧阳，电话。”

欧阳连看也不看对方一眼，口气颇为严厉地指责。“你难道不知道演出时，是不接任何电话的吗？”

“可是，是连先生打来的，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连先生？他应该很清楚演出时，所有的人是不能受到外界打扰的，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

欧阳起身去接电话。“喂，我是欧阳。”

“欧阳，现在开始演出了吗？”

“已经开演过一半了。”

“等会儿我说的事，你先别急着告诉穆瑶。”

“是什么事情？”从连汉彦沉重的语气中，欧阳可以感觉事态的严重。

“穆太太大量吐血，目前正在抢救——”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晚餐过后，特别护士准备拿药给她服用时，发现她开始呕血，随即休克过去，医院紧急联络上连汉彦，要他赶到医院去。

“什么！穆伯母吐血。”欧阳惊嚷出声，惹得在一旁的团员猛瞧。

“等这场演出完之后，立刻让穆瑶赶回来。”

“穆瑶母亲的情况真的那么不乐观？”

连汉彦叹了口气。“先不要告诉她，否则她会受到影响的。”

“我知道，我会等到演出结束再告诉穆瑶。”

欧阳沉重地挂上电话。正好穆瑶跑进来，她现在很专注在演出上，根本无暇注意其他的人事物，所以，她并没有看见欧阳脸上沉重的神情。

穆瑶坐在椅子上略微息一下，等待下一个出场时间。

俞菁晶准备上台，在经过穆瑶的面前，她刻意停下来，斜睨着穆瑶。“你还有心情啊？”

“啊？”穆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你在说什么啊？”俞菁晶讪笑了一下。“问他吧！”她看了欧阳一眼。

穆瑶转而面向欧阳。“欧阳？”

欧阳瞪着俞菁晶：

她刚才听见了。

“我该出场了。”说着她丢下棘手的问题给欧阳后，便出场去了。

“到底什么事情？是不是我表演出了问题？”

“在演出当中，最要紧的是专心，你现在只要专心你的演出就好。”

“可是——”

“什么都别去想。”他很凶地大吼一声。

穆瑶吓了一跳，噤了口。

演出只剩最后五分钟。欧阳趁俞菁晶在后台休息的空档，拉她到角落，压低声音问：

“你知道了是不是？”

俞菁晶装作一脸茫然地望着欧阳。“知道什么？你是反映哪件事啊？”

“你明明知道我指的是哪件事，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我警告你不可能说出来。”

其实俞菁晶本来就没有打算告诉穆瑶。虽然敌视穆瑶，不过，她还不至于耍这么卑劣的手段。她只不过是泄泄忿而已，所以才故意语带玄机地挑了一下。

但欧阳的警告却让她很不悦，她挑了眉，故意唱反调。“你凭什么警告我？人家的妈妈都快没命了，你还不告诉穆瑶。”

不知何时？穆瑶已在两人身旁，脸上的表情很难看。“我妈怎么了？”

“穆瑶！”欧阳没想到她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他大为震惊。

俞菁晶也吓了一跳。

三个人互望着，气氛紧绷到最高点，他们两人都不说话，穆瑶只好逼问俞菁晶。“你刚才说我妈快没命了？是吗？”

“我——”

欧阳为了避开这场要命的对话，连忙拉着穆瑶的手。“快到上台时间了，只剩最后五分钟。有什么事等演出结束再说。”

穆瑶撇开他的手，大吼出来：“告诉我实情。”她的态度非常强硬。

事已至此，是瞒不下去了。欧阳只好告诉穆瑶了。“你母亲因大量吐血，正在抢救——”

穆瑶刷地脸色惨白。愣了一下，她猛地就要往外出去。幸而欧阳拦阻得快。“穆瑶，表演还没完啊！”

“你快放开我，我要去医院——”穆瑶对欧阳即推又打又狂叫的，她费力地想挣脱。她现在在脑中只有妈妈而已，她早已失了理智。

欧阳发狠地重掴了穆瑶一巴掌。“你清醒了没？你是个舞者，呈现最完善的舞蹈，是你的责任，现在，就上台去好好的表演。”他从来没有打过女人，这是他第一次动手打人。

穆瑶原本丧失的心智被他这一巴掌给掴得沉静了些，她脸颊辛辣地刺痛着。上台的时间紧迫，穆瑶就这样怀着杂乱的心情上舞台。

也许不该逼她上台的。在这个念头才闪入欧阳的脑海时，事实便证明了，他的确不该让穆瑶上台的。

最后五分钟，是段最差劲的表演。穆瑶就像是个木头人一样，完全没了灵气，没有生命力。原本最后一段应该是最开心最绚丽的演出，可是，她就像是个枯竭的花精灵。她的舞技依旧完美，可是却搭不上周遭的欢乐气氛。

她毁了这场表演。

这样的演出，被喝了倒采。但此刻的穆瑶一颗心全悬在妈妈的身上，对于演出的结果，她已无心去理会了。

欧阳 面如寒冰地看着舞台上所有舞者沮丧的神情，这是他所面临的巨大挫败，被观众喝倒采，这对一个表演者来说，是多大的伤害。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你得到了。”他冷冷地对俞菁晶说。

我并不想这样啊！

俞菁晶在心里喊。可是解释又有何用？事情的确是因为她的故意挑端而起的。

穆瑶赶到医院时，已经是凌晨时分了。在长廊的那端，连汉彦坐在长椅上。看见他，穆瑶加快脚步，大气直喘着。连汉彦听见声音，仰起头来，看见了她。他知道不管多晚，穆瑶拼了命地也会赶来，所以他下来等她。可是教他如何说得出口，对她来说这会是一个多大的打击啊？

穆瑶跑到他面前，慌忙地抓住他的手。“我……我妈……她怎样了？”

她的焦急、她的心慌，全教他心疼。他用力地将她搂进怀中。

穆瑶快急死了，她推开他，心急地问：“我妈在哪儿？快告诉我啊！”他的反应更是令她心慌。

“你要冷静——”

天啊，她觉得自己的心冻结了……她一对眼睛瞪得又大又圆。

“穆太太已经走了。”

穆瑶倏地僵直了身子，泪水自她双眼奔流而下。

须臾，她发疯了似的大嚷：“我妈到底在哪里？我要去找她。”

“她在太平间。”

“你骗我。我妈妈的情况明明很好的，而且几天前她还来看我的演出。”她没有办法相信，母亲已离她而去的事实。

“穆太太早在几个月前，情况就开始恶化了，癌细胞扩散到肝脏。你去美国受训的那一个礼拜，她还接受了肝脏切除的手术，可是并没有因此而抑止病情恶化，反而愈来愈虚弱。”连汉彦对她说话真相。

“妈开刀？我怎么都不知道。”

“是穆太太坚持不让你知道她的情况，她担心你因此受到影响。那天去看你的表演，还是特别向医生请求，医生才准许的。穆瑶，你的母亲早就清楚自己的病情，所以，她才会坚持要去观赏你的第一场演出，还有——”连汉彦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来。“这是你母亲要给你的。”

穆瑶抖着手接过那封信，急切地读着。看了信之后，穆瑶才真正的相信，妈妈已经辞世的事实。她紧握，跌坐在地板上。“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只顾自己，我真该死！”她自责内疚，在母亲与病魔搏斗时，她毫无所觉，还只顾着为自己在舞团顺利发展感到喜悦。

“穆瑶，这不是你的错，是你母亲刻意要隐瞒你的。”穆瑶蒙着头又哭又嚷。“是我不好！我是个最差劲的女儿。就算妈妈故意隐瞒，可是，如果我够细心，一定能发觉的，全怪我！”她还以为妈妈的病正日益转好，她不客观存在为幸运之神开始眷顾她们母女俩了，结果，上天还是给她一个悲剧……

连汉彦将她搂进怀里，安慰着。“你母亲以你为荣啊！”

“我不要她以我为荣，我只要她活过来。”穆瑶像个无助的小孩哭喊着。母亲去世的打击，让穆瑶彻底地崩溃。好不容易寻回自信的穆瑶，又再度地遭受如此无情的打击，这回她跌得比地狱还深了……

那天失败的演出后，隔天，艺文版便出现了批评的文章，完全取代前一段日子对穆瑶的赞

赏，那残酷的抨击，甚至连LIAN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评论中提到：  
此次表演是LIAN有史以来最差劲的演出！

外面的飞天批评完全进不了穆瑶的心，因为她的心完全塞满了对妈妈过世的愧疚，她认为妈妈的过世，全是因为她一心只想着跳舞，忽略了妈妈所造成的。

在母亲的葬礼上，穆瑶出奇的平静。没有哭嚎，只有憔悴的面容及无神的眼瞳。连汉彦一直守护在她身旁。

葬礼结束，连汉彦搂着穆瑶的肩头正准备离开，没想到竟然会有媒体跑来要采访穆瑶。

一名记者冲上前来，劈头就问：“穆小姐，你那天演出失常，是不是因为丧母的关系？”

连汉彦气愤地推开记者，带着穆瑶加速走向车子。记者们不死心地紧跟在后。

穆瑶突然停下了脚步，回过身去，以寒霜般的眼神扫过记者的脸。“我讨厌舞蹈。”她抛下如此爆炸性的话后，转身离去。

隔天，穆瑶就失踪了。

## 第09节

---

穆瑶失踪至今已经三个多月了。连汉彦用尽各种管道寻找她的下落，结果全让他失望。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寻找穆瑶，他继续在各大报表杂志上刊登穆瑶的寻人启事，希望有一天能找回她。

某纯朴的乡间小镇。

“妈妈，跛脚姐姐！”小孩子不懂事地指着屈坐在门庭前的女孩叫嚷。

“嘘——”那个母亲连忙扯了扯小孩的手，小声斥责。“别乱说话。”她瞟了那个女孩子一眼，深怕她听见了刚才小孩子的“出言不逊”。但是那个女孩依旧垂着颈子，没有任何反应。她黑瀑般的长发奔泻而下，将面容都给遮掩住了。每回看见她总是乌丝双垂在脸颊，没有人能清楚地看见她的面容。

接着小孩走离好一段路，那个母亲才喃喃自语：“真不晓得阿满婆为什么要收留那样一个怪里怪气的女孩？也不知道是什么来路？”

阿满婆推着她的水果摊从市集回来。

“阿妹啊！”阿满婆对那个坐在门庭的女孩叫唤。

女孩看见阿满婆回来，赶紧站起身，跛着脚走去，帮着阿满婆收拾卖剩的水果。“阿满婆，中餐煮好了。”她脸上虽无光彩，但是她的声音却是清脆悦耳的。

“你真乖。”阿满婆露出已掉得所剩无几的黄牙笑着。“阿婆有你作伴，拢麦孤单。”

她只是静静地收拾水果摊。三个月前，穆瑶一人只身流离到这个小镇，孤单无依的她，遇上了她心的阿满婆，她什么都没问便收留了穆瑶。由于不知道她的名字，阿满婆干脆叫她——阿妹。

“哇——五百万！如果让我们找到她，就发啦！”庙口围坐着一些人，正兴致盎然地在讨论著报纸上一则高额赏金的寻人启事。

阿满婆提着竹篮来到庙里。“你们是在看什么？看得那么起劲？”

“在讲报纸上这个女孩啊，找到有五百万的赏金耶！”对方将报纸递给她。

报纸上的那个女孩不正是阿妹吗？“耶，这不是——”

“阿满婆，你认识她？”

“我怎么可能认识。”她连忙摇头。“我要进去拜拜了。”

从庙里烧完香，阿满婆急急忙忙地回家。她一手提着竹篮，一手抓着报纸，嚷着：“阿妹啊！”

“阿满婆。”她从房间走出来。

阿满婆劈头就问她：“你以前是跳舞的？”

她震了一下。“你在说什么？”阿满婆怎么可以会知道这些？

“是不是啊？”阿满婆追问。

“你以前从不问我的过去。”穆瑶不明白，阿满婆怎会对她的过去有了兴趣。

“你看，报纸登的寻人启事，这个人就是你啊！”

她连忙看着报纸。是连汉彦登的广告。

“阿妹，你三个月前，一个人孤孤单单来到我们这个小镇，阿婆看你无依无靠，所以收留你，你从来不谈你自己，阿婆也不知道你的名字，才叫你阿妹……”

她沉默地垂下颈子。

阿满婆继续说：“阿婆看你一直都闷闷不乐，你是因为脚跛了，才离开的？”

她摇头。

“这个找你的人，是你的亲人？”

“是我老板。”

“是老板喔！看他很有诚心想你回去，不会因为你跛了，就不管你的，你应该回去。”

“不。”穆瑶连忙地摇头。“阿婆，求你让我留下来，我不要回去。”她的眼眶泛起泪水。她真的不想回去。

“你还年轻，回去对你比较好，你老板那么有钱，他可以帮你找一个很厉害的医生，你的脚说不定会好啊！那么，你就可以再跳舞了。”

“我不要。我永远也不要再跳舞了。”她语气中透着忿恨。“阿满婆，你不喜欢我陪伴你吗？不要赶我走，好不好？”穆瑶哀求着阿满婆。

“阿婆没有要赶你走，我只是觉得你回去，会对你比较好。”

“不好，我真的不想回去，我喜欢这里，你让我留下来，好不好？”

“有你跟我作伴，我当然欢喜——”

“那你就让我继续留下来嘛！”说什么，她都不要再回去了。

穆瑶坐在庭院外的长凳上，望着漆黑的夜空。没想到连汉彦竟然花五百万元找她。

原本她已平静如冰的心湖，全因连汉彦的那则寻人启事给扰乱了。虽然她口口声声说不想再回去，但是，在心底深处她仍想着连汉彦。

连汉彦，连汉彦，……这个名字，总在午夜梦回时，不断萦绕在她的心头。如果不是心里的愧疚太深，好她不会舍得离开让她依恋的他。

她闭上双眼，任眼角溢出泪水：爸、妈，你们现在是在一起了，但是女儿真真的好难过啊！在她逐渐接受了母亲过世的事实之后，一直缠绕着她的噩梦，已变成在舞台上，被一群叫嚣的观众喝着倒采的情景。她辜负了连汉彦对她的栽培，这教她颜得无法再面对他。

在纯朴的乡间路上，一辆时髦跑车沿路伴着飞场尘土呼啸而过。

道路两旁，正在耕种的庄家人，个个停下手边的工作，引颈而盼。“喔，那是谁啊？”

“外地人喔！”

在大家惊疑的目光下，那辆时髦的跑车在市集外停下，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下了车，市集上每个人都盯着那个男人瞧。

对于大家的注视他丝毫不以为意，直往市集里走。停在鱼贩前，他摘下墨镜。“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位叫阿满婆的人？”

“找阿满婆的。”旁边的人开始窃窃私语。

鱼贩朝里头大呼：“阿满婆，有人找你。”

“谁啊？”阿满婆往外一望。

那个男人连忙走向她。“您好，我是连汉彦，您打过电话给我。”

“喔，你就是阿妹的老板啊！”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连汉彦。

“阿妹？”连汉彦不知道她在说谁。

“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啦！”

旁边小贩问：“阿满婆，这个有钱少年人是谁？”

“阿妹的老板啊！”

“阿妹有这么称头的老板喔！”大家对穆瑶的印象，总停留在怪里怪气外加一头“盖头盖

面”长发的跛脚女孩上。眼见不相干的人纷纷加起来穷搅和，连汉彦只得打断他们的交谈。

“嗯，阿婆，可以麻烦你带我去找她吗？”这三个月来，他找穆瑶找得都快疯了。

“好啊，等我收拾一下。”阿满婆连忙收拾着水果摊。连汉彦当下卷起衣袖，拉下领带，帮阿满婆推着水果摊。

“少年耶，你人真的不错，有钱也不会摆架子。”阿婆夸赞他。

“阿婆，穆瑶这三个月都跟你在一起吗？”他还不太敢确定，这位阿婆口中的阿妹，是不是他要找的穆瑶。这三个月来，他接到不少电话，说是找到穆瑶了，但总是满心期待地去，却失望而回。

“是啊，她一个女孩子家孤孤单单地来到我们小镇，反正我也没伴，就收留了她。”

“你也很好心啊，肯收留一个不认识的人。”

“有缘啦！到了，这里就是我家。”

连汉彦推着水果摊丰阿满婆进院子里。

“阿妹啊，我回来了？”

究竟是不是穆瑶？连汉彦目不转睛地看着门口。

“阿婆，你今天怎么比较早——”穆瑶话还没说完，就看见连汉彦站在院子中央。

真的是穆瑶！

穆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她回头就往屋内冲。连汉彦立刻拔腿追了进去。

“穆瑶——”

她还不及躲进房间里，就被连汉彦给逮着了。“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瞧你把自己搞成什么德性！”看她一副颓丧的模样，心里是既疼又气。

穆瑶被钳制在他怀里动弹不得。“你放开我，你管我变成什么德性？”她大声嚷着，还不忘扭动身子挣扎。

他费力地吼了一句：“我怎能不管你。”他奋力地制住拼命挣扎的她，她不容易找到了她，说什么他也不可能放手。“你不告而别的这段时间，你知道我都快急疯了吗？我担心你会出事，怕你在外头受苦，你知道吗？”

他的这番话安抚了穆瑶的她不再挣扎。

“跟我回去吧！”岂料他这一说，穆瑶又激动起来。

“我不要回去。”她趁他松懈时，挣脱跑开。

连汉彦这时才发现她的行动不便，左脚跛着，“你的脚怎么了？”他惊嚷。

“跛了。”她的语气是那么不在意，嘴唇抿成一条倔强的弧线。

“跛了！你发生了什么事？快告诉我！”天啊！才三个月不见，她竟然跛了。

她避开他的探问。“跛了就跛了。”答得敷衍。

她猛地一退。“你不要过来。我才不管有没有救，跛了正好，我这一辈子就不用跳舞了，你别再对我费心了，我对你已经没有用处，不再是张好牌，而是个废物了。”

看着她变成这个样子，他心好疼。“不管你成了什么样子，对我而言，都是无可替代的。”

不想流泪的，可是她还是禁不住地流下泪来。她立即拂去眼泪。“就算是能跳舞的我，还不是砸了你LIAN的招牌，连汉彦，这次是你识人不清了……更何况是现在的我，你还敢说我是天生的舞者吗？哈……”她刺耳地大笑几声。

“跟我回去吧，我会想尽方法治好你的。”

他朝她走近，她一慌，就要往房间里躲，来不及锁上门，他就已冲了进来，一个小不心，撞上了她，两人双双跌倒在地。连汉彦的左腿撞上了穆瑶的右膝。“噢。”他闷哼一声，怎么她的右膝硬得像个板子。“那是什么？穆瑶，你的膝怎么会那么硬？”

他这一问，让穆瑶心慌地推开他。

他狐疑地盯着穆瑶。“让我看看你的膝盖。”

“不要！”她想要爬起来，却被他给揪住。

他的手探向她的右膝，东摸西触。

“你快放开我。”

连汉彦感到事有蹊跷，他抓住穆瑶的腿，奋力地撕破她的裤管。

“不要——”可惜她的叫嚷并没有用，裤管已经被她给扯个破碎。

“你竟然这样虐待自己。”连汉彦瞪圆了一双黑瞳，又惊又气地吼她。

他看见她的膝紧紧地夹着两个木板。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不良于行，不能再跳舞，而这样对待自己，他的心剧烈地揪痛着。

连汉彦发狂地抓起她的右膝，用力地拆扯。

“不要，你住手。”穆瑶不断地扯动右腿，却丝毫挣脱不了。

拆下木板的膝盖，布满了令人不忍卒睹的瘀血。连汉彦望着她的膝盖，心疼极了。“你这个小傻瓜，你这样做，可知道我会多伤心？”他双手一揽，将她揽入怀里。

穆瑶靠在他的怀里，失声地哭着。其实她很茫然，乍逢母亲过世的噩耗，她就像跌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不断地自责懊悔。当时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再跳舞，来惩戒自己，所以将自己的右膝用木板给固定住，让自己不良于行。再加上上回在舞台上失败的倒采，更让她不愿再碰触舞蹈。

“跟我回去，让我照顾你。”

在他厚实的怀里，仿若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穆瑶没想到自己对他竟有这么深的依恋，他的出现，就像一块极大的磁铁，让她不由自主地被吸附过去。

他招起她的下巴，迎着她泪水汪汪的眸。“穆瑶，跟我回去。”

穆瑶望着连汉彦那对坚定不移的黑瞳，她立刻明白了，今生不管她逃到何处，他都会找到她，逃也逃不掉——于是，穆瑶点了头。

穆瑶的脚“意外”地不跛了，令村民大感吃惊，而且对她清秀的脸蛋也惊为天人。

“阿妹啊，你要跟你老板回去了？”隔壁大婶问。

穆瑶点了一下头。

“有空要回来看看。”村口的大叔对她说。

穆瑶仍是无语地点头示意。她抬头看见阿满婆蹲在一旁劈着木头，她走了过去。“我要走了。”

阿满婆头也没回地继续劈着她的木头。“顺走。”

“阿满婆——”她的声音突然有些哽咽。

“什么都别说了，你我算是有缘啦！”

穆瑶一个大鞠躬。“谢谢你。”

阿满婆停下动作，抬起头来看着穆瑶，脸上还是她惯有开朗乐观的笑容。“人要往前看，你还年轻，人生本来就有不如意，坚强一点。”说完，她又继续劈她的木头。

连汉彦也走到穆瑶的身边。“阿婆，我们走了，再见。”

“阿满婆，再见。”

连汉彦跟穆瑶上了车，离开这个曾收留她的地方。

阿满婆才再度抬起头来望着他们离去的车影。“阿妹，你要坚持地走下去。”她小声地为穆瑶打气。

“我不懂。”穆瑶突然冒出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啊？”连汉彦看了她一眼，又将视线调回前方，专心地看着路况。

“像我这样一个害LIAN名声下跌的失败者，你为什么还能不计前嫌地对我好，依然愿意花费心力在我这个废人身上——”

“你别这样贬低你自己，在我的心目中，我不只将你当作一个舞台般地珍爱着，我更——”

穆瑶偏头看着他，他也看了她一眼，他不想再隐藏对她的心意了。“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说这种话，可是我爱你——”他一对黑瞳再度回到她的眸上。时间恍若就此定格住，在眼波交流间，有着复杂的情愫。

“我曾在穆太太面前坦诚说爱你，要永远守护你，就算我与琪芳结婚有了家庭，我还是会守护你，即使你也结婚了，我依然会守护你，你是我一生永远不放弃的责任。”

“我又成了你的责任。”她苦笑。

“爱的责任。”

“这样对凌小姐并不公平。”

“我知道。所以如果她不愿接受这样的我，而离开我，我也绝无二话。”

不再有隐瞒，不再压抑，一切都开诚布公吧！

穆瑶半垂着眼睫。“那么——我成了你们之间的第三者，就像永远甩不开的鬼魅，如影随形地介在你们之间。”连汉彦将车子停靠在路边，侧身面对穆瑶，一对黑瞳直视她的，语气认真地说：“我并不需要你做我的情妇，我只是要一辈子的关心你、守护你。”

穆瑶回望着他的眼瞳，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抚触连汉彦的脸颊。“难道你是上天派来的守护神，在它夺去我的双亲后，为我安排的依靠？”她的眼眸闪耀着晶莹的泪光。

“穆瑶——”

两人的眼眸在深情中交会，情不自禁地，彼此的唇也吻叠在一起。穆瑶紧紧地环抱住连汉彦厚实的背。忘了吧！就让她在这忘情的拥吻中，得到一丝温情，温暖她一直冰冷的心房。

穆瑶回来了。当凌琪芳看见连汉彦紧握着穆瑶的手走进来时，阵阵的心痛袭上了她。

“欢迎回来。”她依旧不失风度地展开笑颜，欢迎穆瑶。

穆瑶回应她的却是心虚的笑容。原本她要回她那层公寓，可是连汉彦却坚持要她住回连宅。在她失踪的这三个月里，见不着她，听不着她，他已经受够了，他要天天看着她，守着她。

“我先陪你回房间，你一定累坏了。”连汉彦轻拥着穆瑶的肩，体贴地说。

看着连汉彦体贴入微的举动，凌琪芳胸口一阵窒闷。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外人，仿佛她才是那个第三者。

她一个立于偌大的厅堂中央，脸上有的尽是悲凄与孤寂。

连汉彦坐沿，静默地看着穆瑶整理她的衣物。单是这样静静地注视着她，就让他有种幸福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尝过失去她的滋味，所以当重回到他身旁时，那种感觉分外的甜蜜。

将所有的衣物全整理完后，穆瑶合上衣橱。转身背靠在衣橱上，看着他。“你到底要看到什么时候？”

他微笑不语，依旧看着她。

这种气氛搞得人有点尴尬，穆瑶不自在地东张西望一会儿，视线绕回来，他是凝视着她瞧。

穆瑶终于受不了地大呼一声。“哎，你看得我觉得不对劲了。”

连汉彦终于开口。“如果不将你盯紧一点，万一你又飞掉了，我会受不了的。”他是如此地在意她。

穆瑶注视着他的黑瞳，她眸子的色调开始转沉。“飞不掉了……”她的语气显得哀伤。

连汉彦眉心一陷。“怎么了？”

“连先生，有你的国际电话。”门外传来老管家的声音。

连汉彦没搭理对方，径自追问：“为什么突然哀伤起来？想起你的母亲吗？”

穆瑶摇摇头，催促他：“快去接电话吧！”

此时，门外的催促声又响起：“连先生，是你父亲打来的。”

连汉彦不得不先离开。“我去去就来。”

“嗯。”她应和一声，便走到窗口，注视着窗外，喃喃自语着。“翅膀早就断了，飞不掉了——”她的眼神很是悲伤。

她现在连鼓动翅膀的能力都没有，她是个失败者——穆瑶的思绪飘到最后表演的那一幕，观众喝倒采的嘘声……这一幕是她永远甩不开的梦魇。

“这三个月好吗？”欧阳 得知穆瑶回来的消息，特地来看她。

穆瑶耸耸肩，没回答他，旋即又道：“你特地来看我，我却不能陪你去茶馆喝个下午茶，很抱歉！实在是前几天我不过出去外头闲晃几个小时，他回来找不着我的人，差点没把所有的人给逼得人仰翻。”

欧阳 笑了笑。“你失踪的那段日子，他比你刚才形容的还要夸张。”他疯了似地找她，连可信度多微小的消息，他都不愿错过。

他又道：“其实这里一点也不输外面的茶馆。”瞧瞧这宴客厅的装潢，格调高雅气氛宁静。

两人相视微笑。须臾，欧阳 再度开口：“菁晶最近交了一个音乐家男朋友，心情很好，

我跟她恢复了友情。”

“真的！那很好啊，终于走出失恋的低潮。”

他有些懊恼地摇摇头，其实他不是要说那些的。“穆瑶——”

“啊？”

“我很抱歉，在你最失意的时候，没能陪伴在你身旁。”他一直很懊悔，但也因此让他认清了一些事实，他永远不可能像连先生那般疯狂地爱着她，而穆瑶的心里也永远不会有他欧阳的位置。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谢谢你对我的关心。”除了这些老套的感谢词外，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贴切的话了。

欧阳突然伸出手来。“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嗯。”她伸出手与他相握。

自上次父亲打电话来，示意要他早日与凌琪芳完成终身大事，他拖延数日后，终究还是得去面对眼前的事实。

“琪芳，你睡了吗？”他敲了敲凌琪芳的房门。

凌琪芳打开诚心诚意让。“汉彦！”对于他会来找她，她感到惊讶。她还以为他此刻眼中只有穆瑶一人而已，已无闲余时间来搭理她了。

他踌躇一下，才道：“有点事要跟你商量。”

凌琪芳从连汉彦的表情上，多少猜出了他的来意，心想：

该是摊牌的时候了。

“进来吧！”她让开了身。

连汉彦跟进来，两人面对面地坐着。

“想谈什么？”绝望后的凌琪芳反而冷静面对。

“就是我们的婚事，父亲说我们订婚两年多，也该结婚了。”他就像在转述别人的意思，好似这与他无关。

“你的意思呢？”原本一直期待他能开口提起婚事，但如今，她已没有欣喜之情，有的只是怅然而已。

“我的意思是？”连汉彦耸耸肩，答得漫不经心。“那就结婚吧。我们有婚约，不是吗？”

“我们结婚，就因为我们婚约？”她重复他的话。

“嗯。”

“你爱我吗？”凌琪芳问道。明知答案是否定的，她还想听他亲口说出，就让自己心底最后一丝的希望及眷恋，彻底地连根拔除吧！

连汉彦回答不出来。他感觉到今晚的琪芳很不一样，像是有什么决定似的。

她很讽刺地一笑。“一个要跟我结婚的男人答不出他爱不爱我？很讽刺，不是吗？”

“你不也一样不爱我吗？”连汉彦一直认为他与凌琪芳不过是因为条件相符，并没有爱情。

“不，我爱你，我是因为爱你才愿意跟你订婚的。”

凌琪芳的坦白让连汉彦感到错愕。

“如果你肯对我多花些心思，你会发现我对你的心意，可是你的目光永远只追着穆瑶跑……”她这辈子没有这样挫败过，她本是天之骄女，从来都是人家来讨好她，可是连汉彦却让她尝尽备受冷落的滋味。

“琪芳，我一直都不知道……”连汉彦仍是一副吃惊的表情。

凌琪芳笑了出来，同时眼泪却自眼眶滑落。“真可笑，我的未婚夫竟然因为我说爱他而感到吃惊。”

这一刻，连汉彦才真真实实地感觉到自己负了凌琪芳。“算了吧！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看着自己未婚夫的心在别的女人身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不希望自己的丈夫爱着别的女人。我凌琪芳还不至于让自己可怜到那种地步。”除非是伤透了心，彻底地绝望了，否则是舍不得自己所爱的。

“对不起。”这是他仅能说的。他感到内疚，但却也松了口气。

“不必说对不起，那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我希望我们的婚约解除，可以由女方宣

布，是我们主动放弃的。这点尊严，可以留给我吗？”面子留给她，里子却是他的。

“我没有任何意见。”他还能说什么？是他负了她。

“既然这么说了，我明天一早就离开。如果没有其他事情，请你出去吧，我要休息了。”

“晚安。”

他走后，凌琪芳捂着嘴任泪水狂泻奔流。即便她再爱他，但面对他对穆瑶那般浓烈的爱时，她能不放手吗？

## 第10节

---

凌琪芳带着破碎的心离开了，但穆瑶跟连汉彦并没有因此而迫不及等地一起，连汉彦还是跟以往一样忙碌，而穆瑶，她赋闲在家，整天悠闲度日。

这天，她在收拾着旧衣裳准备捐到旧衣回收筒里，结果在衣橱的最角落里，发现一件旧舞衣，她伸出手抚触着那件舞衣——

“穆小姐？”老管家敲门探问着。

她像触电似的，赶紧将手收回来，关上衣橱。“请进。”

老管家手中捧着一个盒子走了进来。

“有什么事吗？”

“连先生叫人送了衣裳过来。请你换上，待会儿他会过来接你。”管家将手中的盒子递给穆瑶。

穆瑶不解地接过盒子。“他有说是什么事情吗？”

“没有。”

老管家走后，穆瑶拆开盒子，里面是件典型的洋装。“他要带我上哪儿？”虽然不明白连汉彦用意何在，但她还是乖乖的换上洋装，等他来接自己。

坐上车许久，连汉彦并没有告诉穆瑶要上哪儿去。

“你还没，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他没回答她的疑问，但却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喔！”

“你的生日！”她一脸惊讶。相处至今，她根本不晓得他的生日是哪天。

“嗯。我今天是寿星，寿星最大，是不是？”

她点头。

“那么今天我不管要求什么，你都会答应，是不？”

她迟疑了一下，不晓得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不过看在他今天是寿星的份上，她还是点头。

见他笑得诡异，令她不免有种上当的感觉。

果然，连汉彦将车子驶入剧院里。霎时，穆瑶明白了。“你——”他故意带她来看舞蹈演出。

“你答应过的。”他提醒她。

“不，我不想进去。”穆瑶面有难色地看着连汉彦，她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舞蹈。

连汉彦两眼直视着她不安的眸子，以平稳地语气安抚她。“你不能一辈子逃避，学着去面对。来——”他朝她伸出手。

穆瑶盯着他厚实的手，紧咬下唇，内心挣扎。“不——”她像泄了气的气球，瘫坐在位置上。“我没有办法。”此刻，她脑中不断地涌上观众喝倒采的情景。

“穆瑶，你不——？”

穆瑶捂下耳朵喊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别逼我！”旋即，她打开车门，冲了出去。

连汉彦没有追上去，让她一个人好好地静静。

穆瑶沿着马路走，来来往往的车辆地交错而过。

她走到一家儿童舞蹈中心前，正好看见一对母女，女儿穿着可爱的粉红色舞衣。穆瑶站在门口，听见那小女孩正兴奋地告诉母亲，说舞蹈老师夸奖她很有天分，舞跳得最棒。小女孩还自许着将来一定成为成功的舞者……

在那个小女孩的身上，穆瑶似乎看见孩提时的自己。她也曾经这样自豪地对她的父亲说同样的话。所以，爸妈总是尽力地栽培她，对她怀抱着期望。

“我到底在干什么？”穆瑶不禁为自己感到悲哀，觉得对不起父母。

在街上闲晃了许久，穆瑶才搭上最后一班公车回家。

她拖着脚步往自己房间走去，经过连汉彦书房时，看见门缝泄出灯光来。她便提了气，轻敲了门板——里面没有回应。

穆瑶还是开了门走进。连汉彦坐在书桌前伏案阅读，没有抬起头来看她。

她走近他。“对不起——”

连汉彦还是没理会她，顺手又翻了下一页。

穆瑶知道他在生气，她轻咬下唇，低头看了一下腕表。“现在还没过十二点，还来得及跟你说——生日快乐。”她见他依然沉默，一点反应也没有，只好黯然离去，转身前她再次道歉：“对不起。”

才刚转过身，他的声音便响起。“今天不是我生日。而你也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该对不起的人是你的父母，还有人自己。”他的口气冷硬地说。

她背对着他，双肩不由得开始颤抖起来，眼泪也一颗一颗地滑落。

“你真的要放弃自己了吗？”

她无言地落着泪。她并不是真的对舞蹈死了心，只是她早已失去勇气及信心。

“回答我，穆瑶。你想放弃吗？”他扯开嗓子大声地问。

“不！”她转声大喊，盈盈泪满腮的样子，惹人怜惜。“可是，我能怎么办？”她觉得好无助。

“面对你的失败，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可以吗？她还有机会吗？

连汉彦从座位上站起来，不由分说地抓起她的手。“跟我来。”

“你要带我上哪儿？”

他没有回答，径自拉着她进了房间，从衣橱里抓出一件舞衣，旋即往舞蹈室走去。

他要穆瑶换上舞衣，站在镜前。刚开始，穆瑶还不肯看镜中的自己。

连汉彦来到她的身后，一手环住她的腰际，另一手托起她的下巴，让她面对镜中的自己。

“你瞧，身着舞衣的你，依然如此炫目。”他的唇贴在她的耳畔，语调温柔地说着。

她的眼神在镜中和他的眼神交会。

“你只是缺了勇气。”

“勇气——”是的，她是如此懦弱。

汉彦攥住她下巴的手，轻轻一带，让她的脸朝自己。“让我给你勇气。”说着，他的唇覆盖住她的。

随着热吻高涨，两人的身体更加贴近。他的吻一路烙印到她的颈间。她娇喘连连地问：

“你都是这样给人勇气的吗？”

他含糊地回答：“这是你才有的专利。”

在连汉彦的鼓励下，穆瑶开始去面对她深爱却惧怕的舞蹈。一开始，她把自己关在舞蹈房里，独自地跳。

在穆瑶恢复了一些信心及勇气时，连汉彦开始喜欢她回到舞团。但她只是摇头，怎么肯再回到LI AN。

在连汉彦好几天的心理建设下，穆瑶终于鼓足勇气回到舞团。她原本以为会被责难，毕竟

是因为她而言舞团的声誉大受影响，但令穆瑶大感意外的，团员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责难于她，要她早日摆脱演出失败及丧母的悲痛。虽然失去了亲情的依靠，但是友情的支持却叫她动容。

俞菁晶竟主动地笑脸相迎。“欢迎归队。”

“谢谢。”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向我道歉？”

“舞者在演出前或演出当中，是不可以受到任何事情的干扰，却故意拿对你最重大的事情来扰乱你，对不起。”事情发生以来，俞菁晶一直希望有机会亲自向穆瑶道歉。

穆瑶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

俞菁晶突然伸出手。“我们做朋友吧！”

穆瑶也回握住她的手。“嗯。”

经过上次“花仙子”的演出失败后，LIAN舞团最近又开始筹备新舞码——断翼天使。LIAN打算再次赢回观众的心。

女主角本来打算由俞菁晶担任，但是她却婉拒了。

“我不适合。”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

“为什么？”大家颇为惊讶。

俞菁晶笑言。“我现在心里可是充满了阳光、欢乐，怎么适应那样BLUE心情的断翼天使呢？”她现在可是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愉快得不得了！

“那该由谁来担任？”

“还是以角逐的方式？”

众人七嘴八舌地建议着。

俞菁晶又开口。“我觉得由穆瑶来担任十分适合，现在的她就像是断翼的天使，你们不觉得吗？”

一个遭逢挫败的女孩，就像是断了翅膀一样，该如何再振动翅膀寻回她的自信？令人期待。

“我？”穆瑶惊惶着。LIAN舞团就是因为她的个人过失才造成声誉下滑，如今让她上台已是件冒险的事，更遑论要她当主角。

“嗯，我觉得菁晶说的很有道理。”有人应和俞菁晶。接着其他人也跟着表示赞同。

“穆瑶的舞蹈才华，我们都很清楚，这个角色除了她，没有第二人选了。”

我可以胜任吗？

穆瑶觉得压力好大。

欧阳看得出穆瑶心里的沉重压力。“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像以前那样就行了。”

“欧阳，你觉得我行吗？”

“当然行。对自己要有信心。别辜负了大家对你的一片心意。”

“有一句老掉牙的话：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穆瑶，拿出你的信心来面对。”

这或许是她唯一能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她该把握住才是。“谢谢你们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跳的。”

今晚连汉彦又留在公司的套房里过夜了，这种情形已经连续一个礼拜。

舞团的新舞码已经进入最后的排练阶段，因为上次的失败，所以穆瑶很重视这次的机会。她几乎都是留在舞蹈团，很少回家去。

既然穆瑶不在家，而他本身公事繁多，干脆就不回家。他从不探穆瑶的班，主要是希望穆瑶能专心的练舞，虽然见不着面，可是，并不表示他对穆瑶的一切毫无所知，相反地，他非常清楚。

晚间八点，他刚吃完一个日式餐盒，躺在沙发上休息，衬衫的纽扣全解了开来，露出他厚实的胸膛。

虽然对穆瑶的一切了若指掌，可是见不着她的面，却也思念得紧。他闭上双眼，脑海中佳人的倩景立即浮现。

“汉彦。”

咦？难不成是想穆瑶想疯了，否则怎会听见她的声音。连汉彦张开眼皮，果真，穆瑶立在他眼前，她的笑脸迎面而来。

“你睡着了？”

确定眼前是货真价实的穆瑶，连汉彦一骨碌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抓着穆瑶的手。“你怎么突然跑来？出了什么事吗？”他着急地问。

她瞟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地对他说：“我给你的印象真的那么差吗？老是惹大麻烦。”

看她一脸促狭的模样，连汉彦才松了口气，搂着她的肩头往沙发坐下。

“不是进入紧锣密鼓的排练阶段吗？你怎么有空过来？”“耶？你倒是挺清楚我的情况嘛！”

“那当然，我可是你们幕后大老板啊！”

“还是幕后的大黑手啊？”她挑高眉睨着他。

“怎么说得我好像在操黑盘似的。”

“不是吗？”她斜睨了他一眼。“这次的新舞码，不是你暗中指示的吗？”

连汉彦笑而不答。

穆瑶突然离开他的怀抱，从沙发上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再转身面对他。她两眼直视他的黑瞳，眼底有着诚挚。“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她深深地躬身致意，长发像黑瀑般奔泻而下。

连汉彦动作利落地来到她面前，轻搂着她。

“你为我破坏了自己的原则，我——”他从来不干预舞团的内部事情，但这次却干预了。

“我不要你的感谢，你知道的。”他只是单纯地以一颗爱她的心，为她做一切的事情。

“我真庆幸我遇见了你——”

“刚开始时，你可以巴不得甩开我这颗黏人的糖。”他故意提起以前的事情。

“还好你是颗甩不开的糖。在我失去所有的时候，只有你给我一切，给了我渴求爱与幸福。”她流着高兴的眼泪，情不自禁地环上他的颈项。

连汉彦的双臂也紧紧拥住她。

相拥须臾，连汉彦捧起她的脸蛋。“看过你流那么多次泪，我最爱这次的。”

她盈着泪水笑了起来。

连汉彦突然敲敲她的鼻头。“喂，小女人，我可是个生意人，做事当然求回报的。”

她眨着一双泪眼，疑惑了一上，便领悟了。“喔。”她主动地凑上唇吻他。

片刻，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的唇，显然意犹未尽。

“这个回报虽然不错，可是——”

不待他说完，穆瑶立刻接道：“我知道。”她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然后动手解着衣上的扣子。

她的举动惹得连汉彦哈哈大笑。她因而停下动作，困惑地看着他——难道她是会错意了？

他勉强止住笑地对她说：“以身相许？喔，穆瑶你电视肥皂剧看太多了吗？”

他这样糗她，让她脸红了起来，尴尬地转身想走。

他赶紧上前抓住她的手。“生气啦？我不是取笑你，不过，我真的觉得你很可爱。”

“那你到底要什么回报？”

他转为正经。“首先，我要你为我在这次的演出中，大放光彩。”

她盯着他的黑瞳坚定的点了头。

“再来——”他露出一个很诡异的笑容。

“是什么？”

“先卖个关子。”

“啊？——你先说嘛！”

“不如——”他一对黑眸迸放出一抹暧昧的光芒。“我们来继续你未完的举动——”

她闻言，不由得双靥飞满红霞。“不要——”

“你刚才不是自动要献身？”

“逾时不候，不算数了。”

岂料，他却一把横抱起她。“不行，你挑起我的兴趣了。”他大步往他那张大床迈去。

不管接下来他们是如何的翻云覆雨，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切都雨过天晴了。

终曲

首演终于落幕，穆瑶偕同其他演出者到台前谢幕，接受观众热烈的掌声。虽然没有爆满的观众，但是穆瑶还是很开心，因为还有人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来观赏她的表演。

观众热烈的掌声不断，甚至有人感动得流泪——

欧阳握着穆瑶的手，一同向观众敬礼谢幕。他小声耳语地对穆瑶说：“下一场的演出，我敢保证一定爆满。”他从在座观众脸上的神情，看见感动，这就是最佳的宣传。

穆瑶只是笑着，她已不在乎下一场演出时，观众多与寡，因为她已经完全地站起来了。此刻，观众的掌声便是证明。

突然，从观众席上，她看见连汉彦站起来，走到中间走道上。舞台上的帘幕已经慢慢放了下来，观众也开始逐一离去。

当舞台上的帘幕完全垂挂下来，舞台上的舞者也都退到幕后去，但穆瑶依然站在舞台中央。她还想多感受一下真实站在舞台上的感觉。

欧阳示意要大家别去干扰他，让她一个人待在那里？

隔着帘幕，穆瑶可以听见观众继续在离开的声音。直到完全静默下来。她伸手去拉开帘幕，在缝隙中她看见他还站在走道上。

她顾不得身上的舞衣未褪，便穿过帘幕下方的空隙，站在台前。

“你跳得很棒！”他大喊。开始一步步地朝她走来。

“我答应要回报你的。”她也喊道。

“还记得我会要求另一个回报吗？”

她点头。“记得啊。你现在就要了吗？”

“没错。”

“你说吧！要什么回报？”在她问他的同时，其他人也来到舞台上。他仰望着她，两人眼神相会在一起。

“这个要求就是——”

“是什么？”

“我希望你一辈子留在我身边。”他说出他的要求。

她眼中闪过一丝光彩。“你现在是在跟我求——”她保留了最后一个字，想等他亲自动口。

“是的，我在向你求婚，嫁给我，穆瑶。”这世上他只要穆瑶一个女人。

她掩不住兴奋地笑了出来。她顾不得人在舞台上，就往下跳。管他什么女人的含蓄，她现在只知道，她兴奋得想跳进他那安全厚实的怀抱里。

连汉彦张开双臂等着她。接住她后，他这辈子是不可能再放开了。

“你这是表示愿意吗？”

她搂着他的颈子。“是的，我愿意！”

她愿意与他厮守一生。在这个世上，还有谁能像他那样的疼爱她、守护她，且她深爱不已的男人呢？就只有他——连汉彦。

听见她的答应，连汉彦觉得再也没有比此刻更叫人开心了。

“穆瑶，今生今世——我将尽我所能的爱你及守护你，不再让你受到任何的折磨。”他紧紧地将她揉进怀抱里。

“喔，我这一辈子是赖定你了。”

她曾经以为自己是被上天遗弃的人，可是，现在她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未来有他相伴的，不管是天晴，不管是风是雨，都将可以无惧地面对了。

所有LIAN的团员皆欣喜地为两人喝彩鼓掌，给予他们最诚挚的祝福。

—完—